海洋文藝

九月號

1975

第二卷第九期

風訊驟變了（套色水印木刻）　　巍立作

加拿大香港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海洋文藝

第二卷 第九期 目錄

小說

斜坡 何方 四

仇恨的延續 謝君誼 元

石匠老池 范劍 三

孩子猢孩子 黎江年 九五

風滿樓 夏易 七三

黑店 瞿明 八三

一天的黎明 夏映棉 一三三

警車上的學生 萍蕊 一四〇

譯文

（埃及）遘哈穆德・台木耳：夏天的假日 穆川譯 一〇一

評論

李商隱和他的無題詩 思嚴 五五

從苦力到作家 杜漸 三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APR 29 2026

雜文

「真有這麼的不同」 曲明 六七

讀書劄記

中國古代的婦女作家 黃健 二四

遊記

雁塔遐想 黃蒙田 一六

每月茶座

高峯從地起 白繁茹 六九

技法與定型 李幸 七〇

在動人的生活面前 馮觀 七二

美術欣賞

愛斯基摩的版畫藝術 夏果 三三

詩歌

洗衣街 舒巷城 六六

講故事的婦人 鄭辛雄 一八

市聲 韓牧 二三

京華零拾 凌亦清 三〇

雨的聯想　陳玉楷　一二四
中秋　浩泉　一二五
繁榮三瓣　曾凡　一二五

隨筆散文

我和我的小兒子　方輔起　一〇七
里程　過千帆　一一〇
無從寄出的信　江映瀾　一一七
海誓　荻笛　一二六

外國文訊

麥美妮徵歪曲污蔑非洲人民　王迅　一三
英出版東方文學大辭典　仲思　一四
英出版意大利民間故事集　秦毅　一六
芬蘭蘇格蘭新訂故事集　禾子　一六
丹麥紀念安徒生逝世百周年　羅亞　一三

畫頁

風雨前（水彩）　歐陽乃霑　插頁
風訊驟變了（套色水印木刻）　巍立　封二
堅尼地道（水墨速寫）　陳迹　封三

*

文藝書訊　本刊　一一九
編輯人語　本刊　一二〇

斜坡

何方

從住所走出來，往上往下，都是長長的斜坡。

這個地方以前是郊外的荒山。後來市區的地皮炒貴了，普通的人家都住不起，於是本來「人迹罕至之地」便變成了新的居民點。起初，屋宇還不多，我們進來的時候還凄清得很。可是慢慢地上上下下都建造了各式各樣的樓房，又開了馬路。馬路就是斜坡。

其他的居民，住進這個地方的時間有長有短。以我來說，住在這斜坡中間，天天走下去，又走上來，也有十年過外了。

誰都知道，平地比斜坡好走。但爲了要有一個棲身之所，便只好不走平地，走斜坡。

開頭的一段日子，因爲沒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到達斜坡上面，外出、回家，唯一的辦法是走路。還不習慣的時候，走斜坡確實很費力，沒有走完，已經臉紅、心跳、氣喘，兩條腿像繫住了鉛塊。有人說，這是與地心吸力作鬥爭。我的想法沒有那麼科學，只覺得是同自己的疲勞和困倦作鬥爭。傍晚下班的時候，經過一整天的緊張和工作，回家過程又要擠船擠車，眞的不想再動了，可是走到路口，抬頭一望，還得爬上這道斜坡！

但一年半載下來，爬斜坡起了運動和鍛煉的作用，這是始料所不及的。說起來，也不一定是有了不起的成效，就是沒有了那種困倦感覺，走完一大段斜坡，臉不紅，氣不喘，如此而已。

「你的身體好像强健了一點，有什麼秘訣？」有朋友問。

我答不上來。要說是斜坡的功勞麼？恐怕不大入信。不過，早上走下斜坡，也可能起了一點「晨運」的作用。我是個缺乏恆心的人，對運動沒有長性。一直以來比較瘦弱，好些熱心的朋友動員我早上行山、打太極，也有人叫我學游泳，他們還可以充當義務教員。可是我很少參加，參加了幾次又不能堅持。這麼一來，朋友們的熱心便轉化成冷漠。但住在斜坡上之後，出門口便找巴士站的老調不能唱了，非走那麼一大段路不可。下斜坡並不很花力氣，然而往下走一蹬一蹬的，有些舒展筋骨的作用，呼吸也自然隨着有節奏地進行，走完了，頗覺「神清氣爽」。回想起來，確實是被迫做了早上的小運動，而且也被迫堅持了下來。記不得隔了三年還是四年，大巴士開到了斜坡上，後來小型巴士相繼穿梭行駛了。然而它們吸引不了我，我還是按已經形成了的習慣，不管上班還是下班，總得走完這段斜坡。

狂風暴雨的時候，走斜坡的滋味可有些不同。颳大風，那威勢在斜坡上特別凌厲。第一次碰到掛風球，沒有思想準備，一張傘便吹反了；第二次學了乖，穿的是雨衣，帽子却隨風而逝。逆風上坡，躬着身子，得花幾倍的力氣，否則很可能吹得倒退。順風下坡，要身往後傾，一步步踏實地面，要不然會打觔斗滾下來。

豪雨，斜坡上出現突如其來的急流。也不知道爲什麼來得那麼快，嘩嘩地往下直冲。顧得了上面遮擋雨勢，脚下的水早已漫過脚面，情形就好像涉溪過澗差不多。下坡的

時候，還得提防踢脚跌跤。

然而，不論風也好，雨也好，都只能成爲斜坡上特有的韻味，是一種可以衝破日常沉悶的刺激，使斜坡在我們印象中更爲親切。

但是斜坡使我最難忘的是兩個青年，小吳和小李。

我和他們的認識和斜坡有關係，而他們又走着不同的斜坡。

那是我住到斜坡上的第二年。

從市區被迫搬到這個地方的人家漸漸增加了，附近稍爲熱鬧了一點。早上，晚間，上下坡的行人多了起來，有些經常碰到的，開始覺得面熟了。

當天刮了大風，頭上的雨帽，一下子被吹走了，在斜坡上輕盈地往下滾。既不知所措，又估計沒有辦法追得上去，我楞了幾秒鐘，心裏決定，這頂帽子，只好放棄。

忽然，一個清秀的身影，從我後面衝上前去，就好像一陣風，不，比風還要快。看上去，背影是個大孩子，還揹着書包。他跑得這麼快，幹什麼呢？朝下坡直衝，如果收不住脚步，是有危險的。「到底是孩子……」我想。可是還沒有想清楚，却看到他已經追上了我的帽子，一手撈不着，帽子再滾了幾尺，他在前面攔住了。他拾起帽子，回過頭，迎面向我走來，臉上露出得意的喜悅。

「帽子，是您的？給您拾回來了！」

我恍然大悟。他跑得那麼快，是爲我拾帽子！我心中有些抱歉，自己不跑，倒累得這個好心腸的少年辛苦了一趟。萬一因此跌倒了，我就更不好過了。

「謝謝！」我接過帽子，不好意思地說：「風太大，我沒有戴好……」

「別再吹掉了！」他稚氣地笑着說。

這時才有機會仔細打量：他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大孩子，身裁稍爲瘦削，臉色却顯得健康；在一付學生眼鏡後的眼睛，小而有神；短短的頭髮被風吹得蓬亂，却反而增添了活潑的感覺。

「彷彿要打風了，還要回學校嗎？」我沒有什麼好說，和他一面往下走，一面問他。

「要的。要掛五號風球才停課哩！」

這樣，我認識了他——小吳。原來他就住在和我同一座樓宇的另一層。他是一家英文中學的初級學生，是個「咪家」，成績很好。他父親是個中級文員，後來小吳介紹我見過，五十多歲了，深度近視，衣裳整潔，老實拘謹，同別

人招呼的時候帶着職業性的笑容。小吳有三個姊姊，年長的兩個都出嫁了，第三個聽說是一家百貨公司的售貨員，小吳是老四，下面還有個妹妹。看來，他以唯一的兒子的身分，在家庭中有特殊地位。一個中級文員，要供養這麼一家也不容易。從小吳的敘述中知道，他的姊姊們讀書並不多，做事或結婚也早。可是，小吳的父母，看樣子是不管如何，只要還能榨出一點能力，也得供他讀書，當然還期望他讀得好。有一次，在門前碰見小吳的父親吳先生，寒暄了兩句，問起：

「令郎讀書的成績還好吧？」

「嘿嘿！」吳先生笑着臉，回答：「差不多，還好。嘿嘿，幾個孩子就是他能讀得上，希望將來能有點出息就是了。何先生，聽說他常打擾你，眞不好意思。嘿嘿……」

聽吳先生的口氣，彷彿在他的兒女中，只有小吳才是讀書的材料。這說法我不相信。因爲我所了解的實情是，吳先生夫婦對於幾個女兒，都是隨便在附近找家免費的或廉價的什麼學校，塞進去讀幾年，有些是只求完成了小學階段，有些再讀一兩年中學，便算盡了父母教養的責任。但小吳却完全不同。別的不說，就以他現在所讀的那家英文中學的「名氣」，要進去便不容易。除了小吳自己的學業成績要相當好之外，吳先生不想辦法請托人事，是不可能的。這種學校，照人們慣常的說法是，將來長大了，就算靠那些同學的關係，找事做也特別有利。「我是××舊生」，這句話說出來便吃香。

當然我沒有怪吳先生「偏心」。着重栽培兒子，在此時此地還不是很可以理解的嗎？

至於說小吳常「打擾」我的問題，是因爲這孩子自從和我熟落之後，由於住所是那麼接近，而我又表示了歡迎，他便成了我的訪客。一則我只是一個人生活，情況簡單；再則我書架子上不多的書，在他眼中却很新鮮，翻閱之後便要求借看，於是來得便比較勤。後來，發覺我可能對語文有點常識，拿他的中文課本來問，也成爲到訪的內容之一了。

「我們學校教中文的那個阿 Sir 不知道怎樣，總是解釋得不明白……」

雖然在我私下裏的生活中一向很少有外面的人滲入，甚至同屋的住客暗中會說我有點「孤僻」，但我實在並非不喜歡朋友。像小吳這樣的天眞大孩子，更是我所歡迎的。因此，在課本知識上，只要我自己懂得，便很樂意告訴他。

當然，從我的願望來說，是希望不只是在課本上對他有幫助的。我介紹一些小說和簡淺的社會知識書籍給他，他很高興地借回去看。他把書拿回來之後，從對內容的談論中，可以發覺他是認眞閱讀的。

有一天，他對我說：

「以前在小學有一位同學，和我很要好。到中學，就不同一家學校了，但我們還時常來往。他也住在附近，我借你的書，他看了，很想能認識你。我帶他來見你，好嗎？」

他提得那麼認眞，我同意了。

過了不久，小吳帶來了一個和他年紀相若的孩子，那就是小李。

小李不戴眼鏡，身子也比較健碩，膚色紅裏透黑，看樣子像個運動員。也許是初相見吧，站在房門口的時候有些羞澀，却增添了幾分孩子氣。

但經過幾次來往，對小李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他是一個不多說話的人，所以顯得沈着；但說話的時候，却是很爽朗的，他的父親是個機器師傅，小李是長子，下面還有幾個弟妹。當時小李的父親——後來我叫他老李師傅——還有固定的工作，憑着他的技術，加上一家人拿些工廠的外工在家裏做，除了維持生活之外，勉强還可以供小李讀書。但是能夠讀多久，小李自己也不知道了。

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小李便有些沈鬱。

「現在是讀一年就是一年，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要停學。我父親身體並不好，而且現在新的機器多，自動化、半自動化，不像以前那樣主要靠一雙手操作，老技工的技術也不一定管用了。他的老板倒是賺了大錢的，還說工廠要擴充，要改善設備，要訂購新機器，這樣，他失業的可能性便更大了。」

我知道小李說的是實話，可是覺得還是得安慰安慰他，只好說：

「有這個可能，但也未必罷？聽說老李師傅是那家工廠的老臣子，老板難道就不講點情誼？」

小李搖搖頭，說：

「父親說，要有這個思想準備，而且類似的例子太多了，不能有什麼幻想。」

這又是實話。我一時不知道應當說什麼。

「如果眞會這樣，那老板就太差了！」小吳也有些憤然：「小李，不要緊，你讀書成績好，可以爭取獎學金呀，那麼就算你父親有困難，你不是還能讀下去嗎？」

小李笑笑說：

「你以爲我讀的學校和你讀的學校一樣嗎？我知道你的學校雖然是有錢人家子弟多，却偏有許多機會取得獎學金、助學金。就像你，不是已經有了獎學金嗎？……」

小吳打斷了小李的話，臉也微紅起來，說：

「我們學校能夠有獎學金的也不到四分之一……」

「我們那種學校，只有收學費，學店嘛，什麼獎學金都不會到我們學校來。而且，縱使解決了學費，雜費也沒有辦法應付。老實說，這還是小事，重要的是一家生活怎麼辦？能夠自己讀書，讓一家人挨餓嗎？」

「這實在很難！」小吳皺了眉頭：「不過，如果連中學也不能讀完，知識太少，將來做事也會很不方便的呵！」

我覺得很需要給兩個青年以鼓舞，所以說：

「當然，能多讀點書是好的。剛才小李說的還只是有讀不下去的可能，並不是現在就要停學。所以還是要爭取讀，讀好一點。萬一讀不下去，那就算了，一個人的前途，主要還不是靠讀書多少才來決定，是嗎？」

兩個人都沒有答話。

我補充說：「舉例說罷，像我自己，其實讀書也不多，抗日戰爭的時候，那麼一跑，便亂了套，中學也沒有讀完……」

小吳插嘴說：「何先生，你那個時候也許可以，因爲反正大伙兒都讀書不成。現在恐怕不成了吧？現在做學徒，只要是帶點現代技術的，都要有中學會考，否則人家也不收。讀書太少，是很難的！」

我看看小李，他有些惘然，沒有顯明的反應。

這是我和他們之間不太愉快的、而且沒有結論的一次交談。但屬於這一類內容而印象很深刻的也就是這一次。其他的時候，那兩三年，只要他們來找我，上天下地，總是談得很歡。有時，如果是星期天的早晨，或是普通日子的傍晚，我們會一道到外面散步，從斜坡的上面走，一直走到這座實在是丘陵的頂端。

在那裏，可以俯瞰附近一大片地區。涼風吹來，特別爽快。當然這是指夏天，山下照例是酷熱的。

「要走完這一道斜坡，確實很累。」我說：「但是得到現在的涼快，似乎剛才的吃力，也很值得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小吳顯出他的敏銳：「如果說人生也是一道斜坡，那麼爲了將來的幸福，我們得準備走過一段艱苦的歷程。」

我承認小吳的領悟力很强，而且對這一點我一直是比較欣賞的。但我沒有答覆他的話，只是微微點了一下頭。

「小李，」他轉過頭去，看看這個同伴：「你也同意這個說法嗎？」

小李却似乎另有所思。遲疑了好一會，才說：

「這一段斜坡，我以爲已經在走着了。但是，將來的的幸福是什麼呢？」

小吳有些愕然，眼鏡後面的眼睛流露着懷疑的神色，却又笑起來：

「小李，你什麼時候變成哲學家了？將來的幸福就是幸福嘛，難道會是不幸福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幸福當然不是不幸福。可什麼才是幸福，你爲什麼說不出答案呢？」小李對這一點顯然有些執拗。但我以爲他的確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因此我說：

「小吳，你不妨做個答案。」

小吳胸有成竹，用不着怎麼想，便說：

「幸福是什麼？是達到自己理想的時候。我以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不是嗎？經過長期的奮鬥，這個理想終於實現了，還有什麼比這更爲幸福呢！」

他的話似乎言之成理。然而我又覺得其中還有些可以斟酌的地方，但問題在哪裏？一下子又分析不出來。

小吳看看小李，期待着對方有同意的反應。

但小李並沒有表示同意。他深思着，好一會才說：

「以前，我對這個問題的想法，也同你差不多。但我現在覺得這太模糊——不，應當是不對。說想法的變化，也有個原因。過去，父親是經常很晚回家的，我只知道他常上工會，爲工友辦些事，似乎一向如此，我也很少理會。直到有一天晚上。父親一放工便回家，他病了，飯也沒有吃便睡在床上。我知道，父親一向小病不當病，要睡床，情形可不簡單。叫他去看醫生，他說不妨事，已經吃了成藥，睡一晚便會好。他只是說，本來有些事情要同工友商量，現在却回了家，心中牽掛着。我說，有什麼要告訴工友的，說給我聽，讓我去找工友罷。可是父親搖搖頭，說：『這些事情你不懂！』接着他又感慨地說：『本來你這麼大了，應該要懂一些事情了。主要是平日沒有帶動你關心工友的事情，也少參加工友的活動。』……」

小李歇了一下，好像回憶着當時的情景。小吳好奇地看着他，似乎不大明白，爲什麼他要說那麼一大段話

兒。

「講下去罷，小李！」我鼓勵他。

「我有些不好受。因爲我忽然發現，原來我對父親關心得太少，也了解得太少了。我一向只想自己的事情，即使像那一回我們所談的：我父親可能失業，並且會對整個家庭發生影響的時候，我腦子裏還只是塞滿了自己的問題。到底這是什麼一回事呢？我當時想了很久……」

他稍停之後，再說下去：

「到了晚上，有兩位工友到我們家裏來，他們正是父親要找的，可能知道父親病了會掛心他們，便趕快跑來了，在旁邊，我聽到他們的談話。父親的精神本來很困倦，也同工友一起談了接近兩個小時。整個談話內容，都是關於工友大夥的事，沒有一句是爲自己着想的。也沒有談到他們本人，主要是說到工作上的困難，却是着重研究怎樣解決。我雖然實在並不很聽得明白，但精神是了解的。特別看到父親越談越興奮，連病也完全忘記了的時候，便突然明白，爲什麼自我懂事以來，父親工作和生活都是很艱苦的，但他從來是那麼快樂，那麼愉快。甚至當他好幾次說到會失業的時候，還是很樂觀。因此我想到，什麼叫做幸福？恐怕是一個大問題。」

一面聽小李的話，我腦海裏浮起和老李師傅幾次碰面的印象。老李師傅個子不高，年紀大概是五十歲罷，頭髮半禿，也白了不少，額上的皺紋很深，看來是反映了他人生的軌跡。但使我印象最爲深刻的，是他那開朗、歡愉、熱情的笑聲。那一回，小李介紹我認識老李師傅的時候，就是在門前的斜坡上。

「哈哈，你就是何先生！」老李師傅緊緊抓着我的手，起勁地搖着，聲音洪亮：「我兒子多次提起你，你對他幫助，很好。這孩子只知道讀書，其他什麼都不懂，很多謝你開導他！」

加上剛才小李的話，使我對老李師傅的形象「立體化」了。對這位老工人，是應當表示敬意的。而對小李，我又應當怎樣給他幫助呢？這對我，倒眞是一個大問題了。

「我不覺得這是一個什麼問題！」小吳還是不理解，皺着眉頭說：「每個人有自己的理想，難道不對麼？難道每個人的想法都要一樣？像我的父親，一輩子做文員，他的理想，就是找一份安安定定的工作，薪金不太少，老板容易對付，不會隨便被開除，做到老了，有一筆退休金。將來我長大了，能夠照顧他的晚年。這就是他的理想。他對

我的希望，看來也和這差不多。要我的理想和他一樣，我是不願意的。」

「那麼，你的理想是什麼呢？」小李問。

「這個……我也想得不大清楚。」小吳的眼望着遠方：「從現在的情形看，我覺得這個地方太小了，世界是在進步的，人的眼光不能太狹窄，所以有可能的時候，我想爭取到外國去留學。」

「你父親有這樣的力量支持你嗎？」我有些奇怪。

「父親當然沒有這樣的經濟能力，」小吳說得很肯定：「但是，我相信有把握能夠得到獎學金。」

「到外國留學，是爲了什麼呢？」小李再問。

「這是下一步的問題了。」小吳的眼睛還是望着前面廣闊的天空，那裏升起層層的低雲，看樣子是醞釀雷雨了。「我想，學到了有用的本領，總是有好處的。小李，我不知道你以後怎樣，不過，我們是好朋友，將來應當還是一道合作。我眞是這樣想，而且相信一定可以辦到。你同意麼？」

「我……當然也希望這樣。」小李說。

「好，我們握握手，」小吳熱情地伸出手來，「何先生可以做見證！」

小李有些猶疑，但還是把手伸出來，兩人緊緊地握着。隨之而來的是他們的笑聲。

「到底還是孩子！」我想。

遠方一聲霹靂，烏雲飛集而來，颳起一陣飛沙走石的狂風。

「快下雨了，回去罷！」我說。

兩個青年人跑在我的前面，三個人很快地走下了斜坡。

下面是幾年以後發生的事。

首先是小李，他果然沒有能夠讀完中學。那一回，還是小吳同他一道來找我的。從情緒來看，小吳比他更憂鬱。

「小李不能讀下去了。」小吳悶悶不樂地告訴我。

「老李師傅失業了？」我問小李。

「廠的老板投機失敗，被人清盤。」小李說得簡明扼要：「父親和工友們同老板磨了幾個月，總算得到一點點遣散費。往後，也許能做些散工，但能否找得到也沒有把握。父親說，有一家紡織廠要找保存工學徒，工友可以介紹，叫我去。」

「你的意思怎樣呢？」

「很好。」小李答得爽快：「我早就想通了，父親是個工人，我也當然是做工人的好。還有可能讀書的時候，多學點文化，對工人有用處。現在要我到工廠了，便到工廠去，這不是很順理成章嗎？保存工是修機器的，恰好是父親這一行，正合我的心意。」

「不過，」小吳歎着氣：「你還差一年就可以參加會考，不讀完，到底可惜！」

「很感謝你的關心。」小李說：「但我自己並不以爲可惜。小吳，你到外國去的計劃怎麼樣？」

「大概沒有問題。只要明年會考的成績達到他們的標準，便可以得到獎學金，到外國去讀預科，然後再讀本科，三、四年就能夠回來了。」說到自己的計劃，小吳顯得神采飛揚。

「他們？」我聽不明白：「他們是誰？」

「這裏的一個工業獎學金機構。」小吳解釋：「你知道，我對工業是比較有興趣的。這個機構送學生到外國去，也是各種工業的專業。將來回到這裏，也是到工廠的，這是這項獎學金的條件。」

他忽然想起什麼，對小李說：

「你現在到工廠，將來我也是到工廠，那麼我們眞的有可能合作了。」

「可能吧？」小李哈哈大笑。他坦蕩的笑聲，使我想起老李師傅。

「你的路走得很對！」我懇切地告訴小李：「你走的是和你父親一樣的路，而且會走得更好！」

「你不祝賀我嗎？」小吳說：「何先生！」

「還早呢，」我說：「到明年你會考之後，要起程去外國的時候，再祝賀也不遲。」

可是，我却沒有機會向小吳表達「祝賀」，因爲第二年，他到外國去了，但我見不到他。

本來我還不知道。只是有好長一段時期，兩個青年都沒有來找我。小李的情形我了解。他進了紡織廠之後，跟那些老師傅學得很認眞，放工很晚，又要上工會，抽不出什麼時間。而小吳，我估計他會考、辦去外國的手續也會很忙。却總以爲在他起程之前，會來看看我。直到有一天，我在斜坡上碰到他的父親吳先生。

「吳先生……」我跟他招呼。

「啊，是你，何先生！」他也發現我了，臉上仍然是那機械的笑容。但看起來，他蒼老得多了。

「很久不見令郎了，他現在……？」

「嘿嘿，原來何先生不知道麼？」吳先生也有點愕然，「他前月已經去了外國，我還以爲他會去向你辭行呢！」

這消息略爲使我惆悵，不過很快我又啞然失笑：這個青年大概已有自己的新天地。至於斜坡上的友誼，在他心目中，恐怕不會有什麼地位了。有些人就是這樣看待人生遇合，也不值得奇怪。

自此之後，好幾年不知道小吳的消息。

小李倒還常常碰到。對於小吳的不辭而去，他比我的感慨更少，不大放在心上，彷彿是估計如此。偶然眞正有空的時候，他還會來找我談一陣。從他的言語中，覺得他成熟很快。技術上固然是，有中學幾年的文化水平，又有個老技工的父親，上手得特別好，不過一年多，已經是可以獨立工作的技工了。更突出的是，他對問題的看法，他對工人集體利益的關心，都進步得出乎我的意料。當他分析一些事情的時候，我覺得我這個「書生」的一些書本知識，已經比不上他了。

直到最近，小李在有一段時期很少和我見面之後，突然來找我，而且，有些罕見的忿然。

「有什麼事情了？」我注意到他的情緒不平常。

「我們工廠突然採取了一連串嚴重損害工人利益的所謂新措施，美其名爲『革新計劃』，工友都氣憤極了，一致認爲要堅決反對。」

「這種事情不是常有的嗎？爲什麼你這一次特別激動？」

「何先生，你知道麼？推行這個新措施的主持人，也就是工廠新任用的一個高級職員，外國留學回來的『專家』，他就是小吳！」

「啊！」我立刻明白小李憤慨的原因了。這也難怪。雖然也可以說是心中對小吳的發展有一個估計，但這樣碰上了，到底難免會在感情上引起波濤的。

「原來他回來了麼？」我說：「那麼你在廠內沒有見過他？」

「當宣佈有那麼一個人上台的時候，我就知道是他了，他當然不會知道工人中有一個是我，我也不打算找他。直到今天早上，全廠工人決定派三個代表去見廠方，反對『革新計劃』，廠方的三個代表中就有小吳。他見了我，愣了一下，似乎想招呼，可是很快便當做不相識了。」

「那麼，你有向他招呼嗎？」

「當然沒有。我面前的小吳，已經不是過去的小吳

了。這個人我不認識，他是代表老板的。」

「你說得對！忘了這個人罷。」我說：「不過，小吳還年輕，他要向上爬，却不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條怎麼樣的路。也許有一天他跌了下來，吃了虧，受了教訓，那麼作爲曾經是朋友的我們，還是有責任拉他一把的。」

「何先生，你的想法很好。不過，這樣的可能性是否存在，那是以後的事了。至於今天，他只是我的對手——看來是一個拙劣的對手。」

這件事，實在也使我有幾天不舒暢。

過了不久，在斜坡上又碰到了吳先生，他顯得更老，身體也有些佝僂了。

「吳先生，聽說令郎已經回來了。很好罷？你的心願也達到啦！」我說。

吳先生的臉上第一次失去了機械的笑容。他神情落寞，顏色慘淡，搖了好一會頭，才慢慢地說：

「何先生，我也不想瞞你。對這個兒子，我本來是期望栽培他，老了也有個依靠。可是這次回來，有人介紹他到什麼工廠，他就把那個老板當成了老子，根本很少回家。薪金也不拿回來，還說他到外國讀書，是靠了自己拿獎學金，和我無關。何先生，你看，他去了外國幾年，連個中國人也不像了！」

「吳先生，你……」

我不知道應當怎樣安慰這個一手製造了自己的「失望」的老文員。看着他蹣跚地在斜坡下消失，忽然對這斜坡有新的了解：小李是在斜坡上的眞正奮鬥而一直在上進的青年，而小吳呢，雖然他自己也以爲是在斜坡向上爬，其實却正在滾到個人主義的泥坑裏！

人生的斜坡比道路的斜坡複雜得多了。可不是麼？

雁塔遐想

黃蒙田

今天黃昏就要離開這個城市。我們將會在慈恩寺消磨下午這一段時光。

西安的三月雖然還有輕微的寒意，對一個來自南方的旅客，會感到此時已有一點春暖的意味，特別是今天的陽光格外好。車子穿過寬闊的鬧市東大街，在平坦的林蔭路上向南郊駛去。夾道楊樹和槐樹已經抽芽，有些不知名的街道樹趕在春天降臨之前掛滿綠葉。出了市區，公路兩旁

是一望無際的麥田，我們就像在一片蒼翠麥苗鋪成的地毯上前進一樣，不知道那裏是起點和盡頭，只能看見它和遙遠的白雲藍天相接。微風掠過，田野上的麥苗像波濤那樣一湧一湧向前推進，車子過處，彷彿帶動了近處的麥苗突然浪花翻滾。車上每一個人感到像在麥浪上前進，心情無比舒暢。

忽然在麥浪遠處出現了一座樹林，樹林裏冒出古老的房子。坐在旁邊陪我們出遊的朋友說，到了到了，慈恩寺到了。車子轉了一個方向，一座塔在那些屋子背後矗立着。你看，那就是大雁塔了，朋友遙指着那座在明媚的陽光下顯得莊嚴、穩重的方塔。對我來說，大雁塔的形象是古老的西安若干標誌之一，來到這個城市幾天一有機會我就找尋它的影子，現在透過車廂的窗子望着它一直沒有轉移視綫，塔身愈來愈大，也愈來愈看得清楚。車子終於在慈恩寺的石獅子前停下來。我和旅伴們穿過慈恩寺院子的樹林花徑和老屋，登上大雁塔。

我登臨最高一層。這是郊外一座最高的建築物，四個不同位置的大窗可以從四個方向眺望西安。我在西安幾天積累了許多古老的和新鮮的事物印象，當我站在窗前俯瞰這個城市，由最近到很遠很遠，這些事物便此起彼落地重現着。我在看這裏雄渾蒼莽的景色，我在回味這個古城悠久的歷史，我在思索這個古老城市今天何以會充滿了蓬勃生氣。

在塔上四面遠望，八百里秦川最富庶的中心就在眼前。這裏四山聳峙，八水環抱構成的西北門戶眞是險要。南面終南山和東面驪山雄踞其間，渭水和其他七條河流合稱「長安八水」和蜿蜒的山脈互相呼應，而渭河泥沙冲積而成的原野更是無窮無盡，綠樹滿佈其間，到處是古老的房屋，而新蓋的紅磚大樓和廠房更多。這一片景色大得有氣魄也美得有氣魄。人們從這裏遠眺這個歷史久遠却充滿青春朝氣的城市久久不能說出一個適當的讚美字眼，最後只能說，西安眞大呀。這句話包括面積和氣派兩方面，氣派乃是勞動人民在八百里秦川付出了辛勤勞動而創造了它的大面積，而這大面積上的一切又使西安縣有震撼人們心靈的大氣派。不錯，在盛唐時代的西安即那時的長安，全城一百零八坊，規模之大不止在中國，即使在全世界範圍來說也是最大的文明都市。但在這以後，由於經濟重心轉移到長江以南和通到西域去的道路轉向水路，唐長安城就因爲失去了它的重要性而漸漸荒廢、縮小了。在五十年代以前，西安城和盛唐長安時代比較是小得多了，在古老之中還顯得既破落又暮氣沉沉。我們現在面對着的西安是踏入了歷史上的新時代以後二十五年，不止

是它呈現了一片蓬勃生氣，那不斷發展着的西安城毫無疑問比五十年代以前的舊長安規模大很多。向朋友打聽，事實正是如此，現在的面積二千二百八十二平方公里，已經回復盛唐長安時代的規模了。翻開筆記，記着此刻西安的人口是二百四十五萬人，回來一查一九三九年出版的一本西安遊覽指南之類的書，上面記着當時西安的人口是二十一萬七千五百八十四人！兩個不同數字的人口居住在一個相同的地方而時代不同，數字的差額還不足以說明這個城市在今天的飛躍發展麼？

塔上遠眺，會呼吸到西安特有的古老氣氛，會輕易找到顯著的歷史痕跡。在城裏，那是始建於隋代的碑林，那是唐長安城的城垣遺址，那是建於明代的鼓樓和鐘樓。在城外，放眼遠望北方，朦朧中的渭河對岸不是曾經以長安爲京城的漢王朝一些帝王的陵墓麼？向東望去，丘陵起伏的驪山，每一個遊客都盼望能看到的華清宮舊址就在那裏，而秦始皇陵就在這附近——現在想起來，當我們在大雁塔上向驪山遙望的時候，較近時期公佈秦陵東側出土的大批大型兵馬俑當時正在那裏開掘……每一處或早或晚的遺跡都說明了這個城市久遠的歷史，說明了這個城市曾經是自公元之前十一世紀西周時代開始到公元第八世紀唐代爲止十一個朝代的京城，這一段歷史留在地下和地面的東西之多是可以想像得到的，而這個城市對人們之所以具有這樣迷人的魅力就不難理解了。

視綫從驪山拉近——實際上不可能清楚看到而只是感覺到它存在，在滻河和壩河相交的橄欖形平原上，那不是昨天到過的新石器仰韶文化遺址半坡村麼？這樣的遺址在西安分佈很稠密，朋友告訴我，發掘出來的已經有三十多處。這說明了遠在六千多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已經在這裏過着繁榮的原始氏族公社生活了。想起了我們此刻站着的當時只是一片山坡，人們聚居在圓形或橢圓形的泥屋子裏，使用陶製器皿，使用石頭、骨頭製成的生產工具和武器，同自然和野獸搏鬥；他們懂得農耕、捕魚和飼養家畜，而且是集體勞動生產。這個城市有證據的人類活動歷史可以追溯到六千多年以前，這裏自然是中國文化發源最早的地區之一。想着想着，半坡村現場新石器時代人類勞動和生活起居場景又湧現出來了。

城市的發展從這裏也可以看得出來，條條平坦、寬闊的林蔭大道從市區通向四面八方市郊去。到處是新蓋的紅磚大

樓，一組接着一組有規則地排列着，被圍在楊樹林裏，老城以外幾乎全是如此，這些廠房和工人宿舍在陽光下顯得格外耀眼，代替了原來一片灰黯的色調，使這個古老的城市變得活躍年青。這時候朋友指向東西邊說，那一帶就是原日的壩橋，今天的新工業區，那裏集中了各種工業，因而人們又說那裏有一個紡織城，有一組電力城。阿房宮和未央宮之類大名氣的遺址被一連串工廠代替了。五十年代以前，這裏的工業落後得只有電力、紡織和火柴等三間小廠，而此刻這裏幾乎包括了各個品種大規模的工廠超過一千家。只要擺出事實已經足夠，別的話都無須多說了。想到這裏，遙望壩橋一帶廠房，似乎看到煙霧瀰漫正在熱火朝天投入生產，彷彿聽到那些機器的轟隆巨響。記得舊時的長安八景稱這裏爲「壩橋風雪」，現在這一景的內容和性質完全改變了。

看哪，那裏紅樓綠樹相間。朋友指着南邊說，那就是擁有幾十所院校的大學城了，你看那裏的環境多麼優美。從這裏再望遠些，環繞着市區和近郊的廣闊地區，沃野千里，一片青翠中點綴着楊樹林，楊樹林裏的人家。這些種了麥子和棉花無法看到盡頭的田野是屬於六十九個公社的。田野規劃得齊整，看來像圖案那樣美，但更重要的是公社的優越性在這裏發揮得淋漓盡致。我記着朋友的一句話：近年不是有過天旱嗎？你能想像過去了的那個時代農民在這種情況下遭遇到的將是什麼，而現在在這樣的條件下却奪得高產，甚至打破了歷來的紀錄。我相信這句話已經說明了和回答了許多問題。

在塔上待了好一會，看得很久、很遠，也想得很多，又逐層踏着蹬道下塔，實在有點累了，在塔脚外的石欄上坐下來休息。面對着堅固的塔基支持着穩重深厚的塔身，不禁又因爲聯想起和它有關的故事而陷入沉思。大雁塔最早建於第七世紀，原是磚砌的，只有五層，半個世紀以後重修，增爲十層，後來由於自然的原因毀去最高三層，於是索性改爲七層。第七世紀四十年代，玄奘從印度留學了十五年之後帶着六百五十七部梵文經書回到長安，大雁塔就是玄奘修建作爲藏經之用的，其時是他回國以後七年了。這座塔不但是玄奘設計，而且部份時間和當時的建築工人共同勞動。我撫摩塔脚的基石，仰望藍空白雲底下的塔身，設想回到一千三百二十三年前，慈恩寺的鐘聲在晨光初展中響澈進昌坊，玄奘和工人們一起在這裏搬石頭，運灰沙，挑青磚，把大雁塔逐步建起來。如同別的工人一樣，玄奘也曾付出了自己的勞動——正因爲這樣，玄奘對於大雁塔有着深厚的感情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我想起了，當年大雁塔建成，玄奘又在塔畔修建了一座

宏偉的譯經場，在那裏進行翻譯佛經工作。我不知道譯經場在什麼時候消失了，原地現在只能看到一些樹木陪襯着大雁塔。說起樹木，我又想起了，塔下原先曾經植了很多柿樹——西安和驪山下的臨潼都以產柿子著名，每年寺僧收集凋落的柿葉是寺裏燃料來源之一。前人的筆記說有一個讀書人在寺裏掛單，撿拾柿葉代替紙張臨池，寫了一個落葉季而書法大有進境。看到這裏已經沒有柿樹，也就很自然地想起這個故事。

距離休息的石櫈幾步以外，有些文物強烈地吸引着我——這是自己有意安排在慈恩寺之行最後才作細緻欣賞的一部，那就是拱門外的碑刻和門楣上的石刻綫畫。人們一說起褚遂良書的「大唐三藏聖教序記」碑和「三藏聖教序記」碑都把它作爲最珍貴的文物看待，這兩塊碑刻便是嵌在大雁塔向南正面拱門側的。石面上書體的筆劃鋒稜如新，氣勢暢順有如流水，不但看到褚書柔婉的藝術特色，刻工的藝術技巧更是一絕。古往今來許多人面對着這兩塊碑刻拓本欣賞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我想，除了褚遂良之書，刻工怎樣表達褚書的氣勢韻味也是一個因素，刻工不是消極的複刻，他深入了解褚書，他是用金屬的工具在質地細密的石上再現褚書的風格和精神。

對我來說，大雁塔四個門口門楣上的半圓形石刻畫更爲喜歡，這四塊大抵製作於七世紀初典型唐代的石刻綫畫，石刻藝人就像畫家——或他們根本就是畫家以刀代筆，在石面上刻出優美而多變化的白描式陰紋綫條組織成形象的，這是唐畫的特色，閻立本和吳道子就是這種形式的一部份創造者。這些作品不是畫而是在石面上刻出來的畫，它刻出畫家用綫條表達形象的性質、形體和性格，那才是值得我們驚異的事情。

站在西門前，望門楣上那幅刻着佛殿內的坐佛、菩薩、供養菩薩和佛的故事的石刻綫畫。比它看得更久的是西門門楣上那幅佛、菩薩和供養人。並不是對這些形象引起什麼共鳴或者受到什麼感染，完全不是這樣，我是在思索古代石刻藝人用怎樣的藝術技巧表達這些形象的。對象的性質不同決定了表現形式各異這一原則同樣在這四幅石刻綫畫看到，具體表現在綫條的運用上。你看，有些如游絲，如行雲，如流水的綫條是那麼柔軟又感到堅韌；有些剛勁得像屈鐵盤絲的綫條是那麼剛勁如鐵綫又感到剛中帶柔。綫條不是畫出來而是用金屬的工具在石面刻出來，以刻代畫，石刻的綫刻劃了衣服的輕飄和肉體的飽滿，刻劃了形象動勢的穩重和性格特徵。這些形象的創造者石刻藝人依靠的除了綫條也還是綫

條，多麼神奇的綫條呀。

面對着大雁塔門楣上的石刻綫畫原是極其愉快的藝術享受。但是我看得很困難，或者說很苦惱，原因是在全部細緻的陰綫石面上被後人刻上題詩。書法的筆劃比綫畫要粗得多，石刻綫畫被作爲襯底看待澈底破壞了。我們欣賞時心理上雖然可以無視它存在，但眼睛不可能也如此，在那些字跡之後仔細地找尋綫條的來踪去跡和它組成的完整形象，你說，這樣的欣賞能不困難、苦惱麼？伴隨着這種情況出現的是無比的憤怒和傷心——宋代以來，那些文人墨客以至官僚到這裏來遊覽之餘，顧了工匠刻上一些即興詩和他們的名字以代替「某某到此一遊」，這些破壞者就是這樣無知和無視石刻藝人的藝術勞動，彷彿不把它敲碎或整塊帶回家去已經算客氣了。看到這四塊石刻綫畫雖然是很好的眼福，最後也不免帶着一些感到遺憾的悵然心情離開。

我們在慈恩寺漫步。遊人眞多，有工人和農民，有集體而來的紅領巾，還有包括許多外國友好人士在內的外來遊客。我不知道這些外國遊客的國籍，這時候我忽然想起他們的先人可能在唐長安時代就到過這裏訪問或居留，那時候曾經有過幾千阿拉伯人、日本人、印度人、波斯人和羅馬人居留在長安呢。

我們在院子裏紅領巾的輕快歌聲中離開大雁塔，離開慈恩寺。趁着旅伴們在寺前拍紀念照的短暫時間，我一再撫摩着門前兩隻石獅子中的一隻，然後踏上回程汽車。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外國文訊

安徒生逝世百周年
丹麥全國獻花紀念

安徒生(Hane Chrisian Andersen 1805-1875)是十九世紀丹麥的童話作家，他的童話迄今爲止已被世界各國翻譯成一百多種語言。今年八月四日，是他逝世一百周年，爲此，丹麥各地曾舉行了紀念儀式。

在紀念日之前，丹麥電視、電台和報紙曾經討論過舉行紀念的形式，丹麥外交部也盡一切力量來宣傳這個"安徒生年"。八月四日，安徒生協會的人員即在首都哥本哈根的安徒生墳墓、和全國各地許多安徒生紀念雕像前獻花。

安徒生除童話外，還遺下了一大批詩歌、戲劇、小說和傳記。這些文學作品在他出生地丹麥以外的地方幾乎是沒有太多的人夠知道的。

（亞羅）

范劍

石匠老池

七月天時，下午三點鐘。頭頂那個大火盆，要燒得多熱辣便有多熱辣。瞧，下邊沙灘那些天不怕、地不怕、渾身頭皮勁的海浪，是讓那火盆晒得貼貼伏伏，它們好像招架不住，退潮，讓岩礁露出醜怪難看的嶙峋樣子來；而那大叢大叢的，本來歡蹦歡跳在風中的狗尾草、蘆葦、竹樹林，也讓日頭晒得垂頭低臉，再也活潑不起來啦！

丁，丁，丁……

這是用粗籐鑲坎鑿子鑿打在大麻石的聲音，黃老池心目中的動聽音樂。其實，這單調的音樂聲，就是他自己彈奏出來。他粗黑的雙手，揮動那籐柄鑿子，用力均勻，一下，一下，又一下地彈在這個面積巨大的石琴上。

丁，丁，丁……

哈哈，他黃老池就沒有海浪那般畏熱，更不似草草樹般脆弱，經不起毒日一晒，便低下頭來。那算什麼打石好手？

不錯，比起海浪和山草竹樹，他是肯動腦筋，有辦法應付那火盆樣的太陽。——前幾天早上，他來工地開工，發現一張破舊沙發棄置野草叢中，他罵了一句：「暴殄天物！」便走過去伸脚踢了踢，心想——把它搬回石屋去，修理修理，可以成爲一張很好的床……

另一個念頭促使他——想到可以用來做一把遮陽傘，撐在工地鑿石場，不是能對付那火盆的照晒嗎？

吹着口哨，像二十幾歲的青年人，身手活潑地在草叢裏掀動破沙發的黑色膠面。他隨身帶了個鐵鍬，憑藉它的幫忙，很快便把那塊膠皮掀離沙發架子，像有人在非洲叢林把一隻死犀牛的皮掀起來似的。

他想——讓那木架和彈簧留在那裏，傍晚下班把它們搬回去，那些木條木塊至少能燒熟三四頓飯，至於幾條彈簧，拆下來給孩子們玩……廢物利用，天物不暴殄，哈哈。

回到工地，即刻找來幾塊木板、木條釘個架子，把那塊黑色膠皮往上蒙蓋，然後用鐵釘釘緊，再找來一枝長木棍，穿插在木架上，打下幾口接駁的釘子，用力把它豎將起來，哈哈，好一把又大又厚的遮陽傘撐在他的頭頂上啦！

在工地安裝電燈柱的老黑、老崔，和專門安裝鐵欄杆的大隻明，跑過來看他的遮陽傘。

「老池，弄那麼一把橡皮傘，虧你想得到！」老黑大力拍在他赤裸的胳膊上。

「比起戴頂草帽開工好得多！」大隻明也以他放大炮似的聲音說。

「還有，老池幹到哪裏，橡皮傘便移到哪裏！」矮個子老崔還替他做解說。

其實，他尚未想到這一着。目前，他這樁鑿魚——把一塊巨大石頭鑿成大鯉魚的功夫，至少要六十個工作日才能完成。

——把一尾鮮蹦活跳的大鯉魚鑿出來，顯出我老池的

看家本領，然後再去工地另一角，把那些舊石柱鑿開，分成一塊塊，好讓他們砌築矮石牆。

丁，丁，丁……

把橡皮傘撐在頭頂上，不錯，它是發揮作用，替他把陽光遮擋。他坐着鑿石的地方，出現一塊蔭影，蔭影外，便是一望無際的炎炎燦燦陽光。你遠遠望過去，他黃老池好像坐在一葉扯帆的輕舟上。

儘管有了橡皮傘蔽日，但那股炎暑之氣，仍從四面八方把他包圍。

他光赤的上身，經過陽光長久塗抹成爲古銅色。個子並不高大，但在熱浪中，他毫不受威脅，也並不倦累。一下又一下地鑿着，鑿着，汗水從臉上、脖上、身上滲透出來。

丁，丁，丁……

鑿子打在大麻石上，迸出一陣白塵，然後那些風吹雨打過的髒黑陳皮脫掉，出現米白色。他就是一下又一下地啄，啄，啄。他現時啄的是魚嘴。僅僅是那麼一個鯉魚嘴，已有尺半長，半尺闊。

他認爲最難打的部份，是鯉魚嘴和鯉魚眼。都是整條魚的精華所在，得特別用心打，不疾不徐，使用的是陰柔之力。鯉魚嘴的兩條鬚要弄得生猛，鯉魚的兩隻眼睛，要骨碌骨碌有神氣，那就要看黃老池的巧心妙手。如果他把這兩個重要部份幹完，其他如魚肚、魚鰭、魚尾，還不容易對付嗎？

「老池，三點三啦！」大隻明用一塊抹布揩抹胳膊上的汗濕，移近他身邊說。

揮鑿的雙手停歇，他說：「剛好鑿到魚鬚，不想停手。」

「他媽的，管他鯉魚鬚鯉魚尾，天氣那麼熱，去樟樹下檔口弄點喝的吃的嘛！」大隻明高聲說。

山谷裏新舖築好的水泥路，已移行着二十幾個穿背心、或索性光赤上身的短褲工匠。他們都是在這工地開鑵泥車、築涼亭、安置木椅的賣氣力的人。在這炎熱的下午三點三時間，他們趕緊跑去樟樹下的小食檔口，喝點什麼或吃點什麼，休息休息，補充一下體力，然後再回來繼續工作。

「整條魚靠兩條鬚和眼睛撐場面，我不想罷手！」黃老池說着，繼續揮鑿鑿石。

「蝦線！」大隻明罵一聲，他也向那條水泥路起步。

拖一條長長黑影，大隻明跑了好幾步便停下來，回頭高聲問：

「老池，你要喝點什麼？」

「什麼都成！」老池仍鷄啄不斷地「丁丁」着，臉兒不轉去望他。

「一瓶啤酒？」

「不，一杯奶茶、一個菠蘿包成啦！」

「那麼慳吝，發達啦，你！」大隻明打着哈哈，直朝遠處那棵大樟樹下奔跑。

整個海灣公園的工地靜下來。整個工地再也沒有活動着的工匠影子，只有黃老池在活動。天上無雲，陽光繼續撒野，管他，黃老池仍繼續鑿石「丁丁」，汗珠一點一點又一點，洒滴在闊大的鯉魚嘴裏……

全神貫注於自己的精工巧鑿。他偶然抬頭溜觀——那些近海山邊鐵欄杆；那些迂迴的水泥路；那些石椅和木椅；那兩個用以給藤蔓攀延的木架；那個左看是圓右看是方的大涼亭；那些特別砌築的燒烤爐，旁有石桌石椅；那個正在興建假山、石洞的兒童遊樂場；還有那些燈柱……

一個海灣公園的雛形！

如果營建一個公園，也可以說是女人懷胎十月的話，這裏已是懷胎五月或六月，再過三四個月左右，便呱呱墮地啦！

他熟悉這塊地方。大隻明說：我脚毛掉落不少在這裏！他却另有說法——我每天在這荒場走來走去，野草給我踏死不少，泥地給我踏平許多。

荒場，對，這海灣在一個月前是一塊荒場，到處是野草雜樹亂石。再以前是亂葬崗、金塔、墓穴遍佈。再以前是日本鬼子駐軍把守海峽之地。再以前是海盜打家劫舍登陸的碼頭……

他熟悉它，乃是荒場時期。不曉得怎的，先幾年，那些金塔和墓穴被搬掉，但沒有人在這上面重建什麼？只有那些野樹野草蓬勃生長，附近村子的貓和狗常跑來消遣打架，拉屎撒尿。老池想——這塊好風好水之地沒人光顧問津，大概因爲它是亂葬崗經常「鬧鬼」吧？

他和大隻明、老黑、老崔那幾個幹粗活的人，也就是拜「亂葬崗」、「鬧鬼」之賜，才在這到處是樹木，到處是岩石、海礁的地頭，安居好多年……十年？不止，好好歹歹，風風雨雨，他們至少居住二十幾年。他記得，自己是滿頭黑髮來這裏尋覓窩巢，現在，已是滿頭白髮啦！老伴呢？她從一個黑黑實實的姑娘變成乾瘦的婦人啦！至於

他們唯一的兒子，在二十歲那年拍翅往外頭一飛，不再歸家。兒子二十三歲娶老婆，在西環包租一層樓，兩夫婦在鐵工廠做工，約莫一個月回來看老人家一趟，坐不了兩三個鐘頭，就沸水燙脚似的走人，老怕兩老拉住他們在老家過夜似的。

黃老池知道後生子女有後生子女的想法，他才不會强拉硬留。倒是那個小孫兒把他和老婆子的心牽扯得緊緊。除掉幹工程外，他不喜歡到市區去。那就像癲牛狂馬般奔撞的汽車，那些嘈吵得教人心煩的女人嚎叫唱歌聲，那些箍頸黨打劫……攔阻了他到外面去看看的興趣。但是爲了看孫兒，他和老伴只好時常買餅乾、水果之類去西環。每次去，兩老總是讓那鬼靈精留住，要吃了晚飯，街巷店舖上燈才能回家。

鬼靈精阿國仔今年才六歲，很知道非洲爺爺（因爲老池一臉黝黑，同樓的幾個孩子見到他，總是喚叫一聲非洲爺爺）的心意，每次見到他來家探望，他定必牽扯爺爺的手，嚷：

「爺爺，走！」

做媽媽的明知兒子要爺爺帶他去什麼地方，但她仍笑着責備：

「傻孩子，爺爺剛來，茶也未呷一啖，便嘈吵出街？有沒有搞錯？」

阿國仔不理會有沒有搞錯，還是拖拉着老池粗糙的手，聲音嘹亮：

「走，爺爺，去那銀行！」

去銀行幹什麼？提款？不。存款？更不。找熟人？嗯，他黃老池怎會有做銀行職員的熟人和朋友？

在那家大銀行的門前石級上，他倒有兩個好朋友的。那就是雄赳赳的石獅子！許多年前，他還年青力壯，就在一處山坡的榕樹下，揮鑿「丁丁」地創造兩隻獅子中的一隻。另一個和他拍檔工作的，是師兄大力成。那年那月那日，師兄弟倆就用多少自豪、自慰和歡忭，用多少精力和汗水，把兩塊直豎的大麻石，鑿成兩隻北京天安門前那種規模，那種形神兼備的石獅子，賦給它們生命。眞的，他每鑿成一樣動物，總覺得是自己用雙手把生命安置到它們身上去似的。有一種母親生產孩子的感覺！

他親眼看見人們用貨車把兩頭石獅子運到銀行門口；他親眼看見別的工匠小心翼翼把它們安置；他親眼見到人們隆而重之舉行揭幕禮，還放爆仗哩！就在這時候，他在看熱鬧的人叢中迸出熱淚……母親是把孩子送到社會去了！

以後，他除非不到鬧市，如有事必須經過，一定跑去銀行門前，探望探望好朋友。

自從孫兒懂得喚叫爺爺帶他去逛街遊玩，非洲爺爺就花兩毛錢電車費，帶他去中環的銀行區，看那兩隻石獅子，並逛遊那一角鬧市公園。

「阿國仔，兩頭石獅子好不好看？」有次站在那銀行門口，他故意問。

「好看，好生猛！」孫兒答。

「它們的年紀比你大！」爺爺說，他在數着締造它們的年月。

「媽媽說你也有份造的，對嗎？」孫兒很崇拜地問。

「去問石獅子吧？看它怎樣回答你？」爺爺笑得黑臉漾開條條波紋。

小孫子果然走向石獅子，雙脚蹬高，伸手拍了拍它的脚爪，煞有介事問：

「石獅子呀石獅子，我有許多事要問問你。」

石獅子好像聽到阿國仔的問話，欣然向他點點頭，跟他交談些什麼話似的。

等到非洲爺爺笑嘻嘻走近孫兒身邊，他說：「我問過石獅子了。」

「獅子怎麼說？」爺爺笑得雙眉差點飛掉了。

「它說——」阿國仔做出獸類的粗笨聲音嚷：「叫爺爺請你吃雪糕！」

爺爺笑彎了腰，他伸手輕拍孫兒的背部：「你這爲食鬼！」

「是石獅子這樣說的。」阿國仔仍然一本正經。

「傻瓜，獅子根本不曉得雪糕是什麼！」爺爺說着，拖拉孫兒走向廣場的雪糕、雪條單車檔。

丁，丁，丁……

不錯，黃老池是個打石工匠。從十七歲起，他便繼承老父衣砵，與石頭結下不解緣。這一幌眼的幾十年間，父親逝去，母親在一次木屋區大火被燒死，他變成個孤單漢子。僅憑那麼一個鑿子、一個鎚子，他可炮製、馴服了多少石頭，舖築多少公園、建築物的石牆和石路；也曾精心弄出一些石獅子、石猴子、石人像、石花石果等，讓遊人欣賞。

日子就是在「丁丁」的鑿石聲中渡過。他的許多作品，都陳放在公園、海邊，讓人們賞覽。黃老池，在鑿石製作這一行，頗爲有名。他並沒有在什麼石廠供職、受長薪。他只在摩星嶺附近一家石廠掛個名字，他們接到工

程，派個人來喚他去開工。如果幹的是石牆、石路，他每天計算，如果幹的是模型製作，則是每件計數……

爲了接近石廠，方便跟那裏的人通聲氣，他在這銀絲灣的灣頭建立自己的家。

說起建家也好笑。當年，他是王老五一名，天不怕地不怕，就選定這人跡罕至、風聲鶴唳，「一時常鬧鬼」的荒僻山谷做居留地，不用購地，不用付租。更妙的是，在山澗邊聳立一團有如磚屋般大石頭，中間却是空的。他打量着那麼一個石洞，心想——我老池既與石頭打交道，住進這山澗石洞，不是很合情合理嗎？

他弄了張床，跑去舊傢俬舖子買些桌椅，求求其其搬進石洞裏去，然後施展巧手，開鑿別緻的天窗，在石壁上鑿龍、虎、鳳，還大興土木加造兩扇可以開關的木門。一個風雨無侵、小偷不會光臨的石匠之家，就是在他不斷塑造添補加建下完成。然後，好些貧苦的賣力人家，因爲不用付租，也來到這灣頭蓋搭木屋居住，形成一個有十數人家的小村落。

也就是這個小村落，使他娶到老婆阿思。她是個工地女雜工，靠氣力吃飯，把皮膚晒得黑黑，正是你不嫌我米碎，我不嫌你籮疏，這樣便結成夫婦。反正黃老池已擁有石屋一座，在門口兩邊貼上對聯，親自炮製幾味菜式招待友好、親戚，那已不算太寒酸，很對得起祖宗了吧？

兒子阿良是在石洞裏出世的。外婆叫他做「石鬼仔」，石鬼仔就石鬼仔吧！他就是健硬得有如石頭。但他歇不下來，中學未讀完，便飛到外面做工廠鐵匠，吃大鑊飯。夫婦倆在西環包租一層樓，把兩個房間租給工友，以爲還有許多地方似的，叫爸爸媽媽也搬去跟他們同住。

黃老池當然連想也未想過，搬去享兒孫之福，他對兒子說：

「那麼一席之地，能藏得下我和你媽媽？」

「你們肯搬來，我把客廳改成睡房。」阿良說。

「叫我放棄那石屋？不，它是我的一生大製作，冬溫夏涼，風雨不憂，又那麼寬舒……老實說，我那家屋比你的房間好十倍！」

「別把那石洞說成天堂。」阿良笑瞪爸爸。

「它至少遮蓋保護我們二十幾年，你也在那裏長大的。」老池永遠以微笑揉滲感激之情，講到那間一半天然一半人工的石洞家屋。

不景氣猶如大片烏雲，遮蓋在港九的上空，籠罩着那

些大小工廠，籠罩着那些大小商店市場，籠罩着每一個靠手脚吃飯的人。

他媽的，黃老池去年八月底，替赤柱海灣一家別墅把一條石板路築向沙灘後，便一直沒接到工夫幹，把自己困在家裏，幫女人在園子裏摘甕菜、掘蕃薯芋頭，然後兩口子抬去附近新區市場販賣。

時日，在他煩悶和數手指間過去。九月，他沒接到工夫，吃白果。十月，他吃白果。十一月，他吃白果。十二月，他吃白果。一月，也吃白果。二月，亦吃白果。豈有此理，他倒的什麼霉？竟在半年時間內沒接到工夫幹，竟在溜溜逛中渡日，跟女人種植，做買賣，他認爲要多沒趣便有多沒趣。在這種情況下，他發覺自己的確是條廢柴，做起事來，簡直不靈活。只有石塊、石頭，才使他見獵心喜，才使他手急眼快，才使他年青活躍，才使他吹口哨，說起話來夠大聲，響亮！

半年沒親近石頭，他發覺自己老了十年。時常去打石廠打個轉，看見那裏水靜河飛，那些石塊乖乖地躺在棚寮裏，老趙、阿黃、阿陳他們躺在石塊上睡大覺，便嘆口氣，又轉去西環探望孫兒啦！

三月，郊野已是一片新綠，紫荊花、杜鵑花開得燦爛，他黃老池仍然吃白果。就在這時候傳來消息，他們居住的鬧鬼荒蕪灣頭，要建築個海灣公園了！好讓附近的村落、廉租新邨的人們早晚或假日有個好去處……

黃老池的家和那幾十戶人家呢？人說屋漏更逢連夜雨。他呢？他是長期失業更逢拆遷苦。

他不願意相信——那是事實。但是人家找上門來，撇撇脫脫告訴他：爲了使海灣環境好些，附近幾條鄉村和廉租大廈的人們奔走交涉後，很快便在這灣頭建築公園，他們十幾戶人家要搬遷了。

灣頭有一條大石澗，這趟他們建築公園，只伸展到石澗西邊，石澗東邊則仍讓他們蓋搭木屋居住，另外也補回一點點拆遷費。人們於是紛紛拆掉灣頭的木屋，在澗東邊另起爐灶，蓋搭可憐的居亭。

黃老池的石屋怎能搬遷呢？

兒子阿良和媳婦跑來勸他搬去西環。老池難捨窮家，難離故土，他把牙一咬，忍痛在東邊石澗找到兩塊對峙的岩石，在上邊架設屋頂，在前後加牆、設門戶，便又草草重建一半天然一半人工的石匠之家。儘管所有的工程皆由老夫老妻和兒媳動手，有好些料子取自山野、海邊，但他們仍用去兩千塊錢。

雖然如此，黃老池仍覺得新不如舊。石澗西邊的那間石屋，的確第一流，那裏的石壁，還留下他的心血結晶哪！他很喜歡那些鑿出來的龍、虎、鳳壁畫……可惜，搬家不能把它們搬走！

他們從西澗搬到東澗已是五月尾。六月中，便有工夫找上門啦！打石廠的老趙四處查問，才問到他的新家來。看到黃老池，劈頭第一句便說：

「有工開啦！」

足足九個月沒聽見老趙來向他說這句話啦！九個月，如果他不慳儉，留下一些穀種，如果他女人不種點瓜菜幫補，他恐怕已經餓死，骨頭打鼓啦！關於年老夕暮，倚靠兒媳的事，他從來不動這種灰念頭……現在，聽得老趙喊話，他多少有點守得雲開見月，苦旱逢甘雨的感覺。

「哪裏的工程？」他高興得伸手拍打老趙的胳膊。

「銀絲灣公園。」老趙說。

驚訝、呆木了好半晌，然後他把老趙拉出石屋門口，向那荒涼，經過拆遷，四處是石堆、破木、破鐵片、廢物的灣頭指了指，嚷：

「你是說這個銀絲灣？」

「正是！」老趙點點頭。

「我剛從那邊拆遷，搬過來。」黃老池嘆口氣。

「大隻明、老黑、老崔、老何、阿唐他們，也不是從那邊搬過來的？既然有工夫可幹，他們都接受了！」

「我的工夫是什麼？」

「打一條大鯉魚，放在噴水池中間；然後，鑿石築矮牆。」

打一條大鯉魚！在黃老池來說，的確是一件賞心樂事，九個月來的游手好閒（指鑿石而言），他早已技癢，但想起那塊地方，本來是自己二十幾年的舊居，是自己的家園，如今……他的感情算盤子總是打不開。遲疑地呆站在那裏。鯉魚！鯉魚！他們怎會知道我一直想鑿一條大鯉魚呢？他們都知道我老池善於製作石像？

「老池，你還猶疑什麼？這公園的工程由六月中旬開始，至少幹半年，可能不止哩！」老趙說。

「爲那些傢伙把荒場弄成美麗的公園，值得嗎？」黃老池喃喃。

「你說的哪些傢伙？」老趙不明白地追問。

「建築商。」

「搞錯了！在這荒涼灣頭建築公園，是附近幾個村落和那個廉租屋新邨的居民，他們三番幾次交涉爭來的，就

是要弄個公園，讓居民有地方晨運、休息走動，讓孩子有個遊玩的好去處，款項是他們搞什麼賣物會，搭棚做戲籌措回來。」老趙說：「幾個搞手，還要優先請這裏的人去做工，讓大家賺啖飯吃。」

黃老池抬頭打量對面的荒場。他想起那兩個來關照他們搬遷的中年人，老說在灣頭建造公園，是附近幾個村落居民的主意，他們不是設法讓西澗的十幾戶人家搬到東澗，並補貼一點點搬遷費嗎？

「老趙，走吧！去石廠談談這樁工夫。」黃老池說，和老趙朝山那邊的馬路走。

丁，丁，丁……

眞的，他現在比前生猛多了，比閒坐磨屁股時活躍得多了。只要揮動鑿子打石，只要看見那些迸發的石粉和火星，只要呼吸到那種磷石的氣味，只要想到——我是在創造一個生命，而生命將活在公園裏，讓千千萬萬人來觀賞，他便覺得自己每揮一下鑿子，每花一次心思，每流一滴汗，都是很有意思，很快樂的了。

最巧的是，他現時正在鑿呀鑿的那塊鯉魚大石，竟是從居住過的那間石屋爆出來的……那天，銅鑼敲過，燃着的引線迅速導致隆隆的聲響，他居住二十幾年的舊家給爆開……眼見這情況，他在東澗的新家門口嚷：

「我的家，我的壁畫沒有啦！」

丁，丁，丁……沒有家，沒有壁畫，算啦！這塊大石，現在不是仍由他親手處置製作嗎？他發誓要鑿出一條使人驚嘆，使人讚妙的生猛大鯉魚！

三點三的休息時間已過。大羣工人紛紛回到自己的崗位工作。大隻明用牛奶罐盛了杯奶茶、用紙袋放了兩個菠蘿麵包移近他身邊，把東西遞給他：

「老池，吃了東西再幹！」

接過牛奶罐和紙包，他正要騰出手來往褲袋裏掏錢，大隻明說：

「別婆婆媽媽啦！」

「還錢給你，算是婆婆媽媽？」

「我請你。」

「你比我更婆婆媽媽。」老池說着，又去掏錢。

次年春節後的人日。銀絲灣公園揭幕。

那向海的灣頭、灣尾，已穿上新裝，換了模樣。那些石亭、花架，那瞭望台，那些燒烤爐、石桌、石櫈，那個

兒童遊樂場，……把山坡、谷坳和沙灘、海灣串連起來，成爲一個風景區域。

多少人來到這公園走動，趁熱鬧，孩子們有如脫籠小鳥，在公園裏飛來飛去。

噴水池，那圓盆形的噴水池邊擠着許多人。他們都在欣賞水池裏的那尾石鑿大鯉魚。

「嘩，好生猛呀！」

「瞧，那雙眼睛眞的一樣！」

「鑿出這麼一條大鯉魚，並不簡單呀！」

有個六七歲的孩子，他在池邊跟鯉魚喃喃着什麼話，然後擠出看熱鬧的人羣。當他跑回瞼膛黝黑、滿頭鬚子的爺爺身邊，爺爺開心問：

「鯉魚跟你說了什麼話？」

孫兒一本正經說：「鯉魚說——阿國仔，請你代我買杯雪糕給爺爺吃，表示我多謝他！」

爺爺笑彎腰：說：「怎麼？不是它叫我請你吃雪糕？」

孫兒堅決地搖搖頭，說，「不，是它叫我請你，我口袋裏有錢！」

麥美妮薇的恰卡傳
歪曲汚蔑非洲人民

南非出生的白人女作家妮奇·麥美妮薇（Nickie Mc Meremy）最近在英國出版了一本惡毒汚蔑攻擊十九世紀初南非洲著名祖魯族英雄恰卡的歷史小說。這位女作家自稱她在南非當過記者，長期以來，對恰卡“這個嗜血的暴君”感到興趣，於是寫成了這本小說。

麥美妮薇借用了幾個歷史人物，但作爲書中的主角，却是一個虛構的人物杜娜（Thola），她是一個黑人女奴，長得很美，由於沉船，被南非海岸的“蠻人”救起，而恰卡這個祖魯族國王保護她，被她的美色所迷，而她亦愛上了這個“嗜血好戰”的“殺人王”，於是杜娜必須在恰卡這個愛人和被他屠殺的人之間作決擇了。

其實，把恰卡汚蔑爲“嗜血”“暴君”“殺人王”，這是白種人一貫來對這個致力統一非洲祖魯民族，建立强大的統一帝國的民族英雄的攻擊，即使虛構出一個美麗女奴的“哀艷”故事，目的也是爲了汚蔑非洲人民。所以“時代”周刊乃有“這本小說寫得生動有力，大有哈葛特遺風。”的說法。英國作家哈葛特就是以白人至上的觀點寫過非洲獵奇小說的，麥美妮薇的這本關於恰卡的小說，也同他一樣，把非洲人民寫成淫蕩、野蠻、瘋狂、不文明……等狀貌。

外國文訊

（王迅）

風雨前（水彩）　歐陽乃霑作

當代世界文談

從苦力到作家

馬來亞青年作家陳國盛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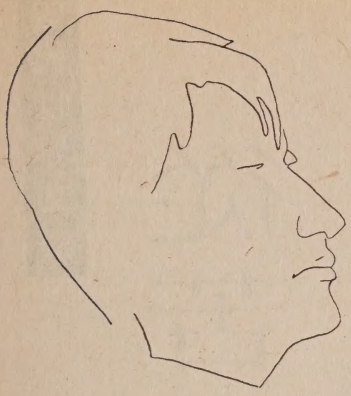
杜漸

馬來亞的文學在近二十年來，有了新的發展。自從星馬獨立以後，關於發展馬來亞民族文學的問題，益發在當地輿論界引起了廣泛的興趣。

過去馬來亞文學中，來自英國移民的作家曾一度佔了統領地位，他們的文學作品在數量上是相當可觀的，可

是，這種文學並不能引起馬來亞人民的興趣，主要的原因是它們絕大多數「並不是爲他們」而寫的，而只是在「談論他們」。

這一類英國移民的作家，他們所關心和描寫的，並不是馬來亞人民的生活，而僅僅是描寫他們移民的生活和心理狀態。不錯，在英國國內某些人會對這類作品發生一定的興趣，足可以使某些「亞洲研究專家」們感到滿足，但在馬來亞人民看來，都會覺得索然無味。加上這類移民作家往往帶有白人殖民者的優越感，他們也喜歡以獵奇的筆觸，來描劃一些馬來亞的風土人情，以便使其作品增添一些「異國情調」，馬來亞人民的生活只是他們作品的一幅「活動布景板」，甚至有些還專門描寫個別生活的落後面，這是使人很爲反感的。



陳國盛寫連像畫

另外一類作家則是馬來亞人，他們運用馬來亞的方言和人民喜見樂聞的表現方法，刻劃描寫馬來亞人民的現實生活，這類作品帶有很濃郁的地方色彩。這類作家中也有一些是移民，但他們跟上一類移民作家截然不同，在他們的作品中看不到那種對馬來亞人民使用的譏諷侮辱的口吻，例如寫過「蛇酒」的帕特立克·安德遜和寫過中篇小說「飛狐」的梅里·馬克敏尼斯，就是移民作家。又如寫過「馬拉耶」一書的金基歐和曾長期在馬來亞生活的著名女作家韓素英，他們都很能了解他們所描寫的馬來亞人民。不管他們的作品在英國出版界並未受到特別重視，但在馬來亞讀者中是得到頗爲不菲的評價的。

近幾年來，馬來亞作家中又湧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新作家，那就是發表了「新加坡之子」(Son of Singapore)和「馬來西亞的男子漢」(Man of Malaysia)這兩本自傳體小說的作者陳國盛(Tan Kok Seng)。他也可以歸入到第二類的作家隊伍之中。

陳國盛這兩本書的出版很能說明當前馬來亞民族文學發展的問題，「新加坡之子」出版於一九七二年，「馬來西亞的男子漢」出版於一九七四年，根據書評介紹，這在

新加坡是「首次由一個苦力寫出自己生活的小說」，「在亞洲的創作中，是一部引人矚目的、反映現實生活的文學作品」。甚至指出，這些作品「不只是反映出個人的肖像，而且是整個國家的肖像，馬來西亞，它的精神和環境氣氛，在那節拍急促的、多樣化的，完全眞實的生活中表現出來的現實主義的小說。」

一個勞動者能寫出反映馬來亞現實生活的作品，而且能獲得較高的評價，相信是經歷了不少曲折，克服了很多困難，才能實現的。讀完了這兩本書後，使人感覺出這一個青年作者是在不斷的成長，從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頭尾還不到三年，他已顯得更爲成熟了。

這位馬來亞作家，父親原是廣東普寧縣的一個農民，一九二〇年由於家鄉生活困難，迫得離鄉背井，飄洋過海，到新加坡謀生，最初在郊外給一家地主看鴨，後來省吃儉用，幹了一年半，積了點錢，回鄉把老婆和兩歲大的女兒接到新加坡，總算搭起一間木屋，有了個自己的家，他們就在新加坡落籍，生兒育女，陳國盛是他們的第二個兒子。

陳國盛乳名叫阿南，國盛這名字還是進學校唸書時校長給他起的。在他四歲那年，日軍佔領了新加坡，他們的生活非常困難，一家幾口，全靠他父親一人幹活維持，淪陷後養鴨的生計沒法繼續，他們連飯也沒得吃，他的兩個妹妹就在這種情況下，生下來就送給了人家。

「新加坡之子」第一章就是從日軍進村開始，給我們展開了一幅淪陷時期南洋農村的生活悲慘的圖景，戰爭年代農民生活的苦況。父母自己挨餓，省下一點點食物讓給孩子們吃，父親累病了，一家就以眼淚洗臉過日子。

好不容易才挨過了那可怕的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歲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生活稍得好轉，陳國盛和他的哥哥才進小學讀書。一個農村孩子讀完了小學，畢業後對自己的前途是很感覺渺茫的，像他這樣的家庭環境，當然無法繼續升學，他流着淚，拿了文憑離開學校，回農村去幫助父母養鷄放鴨。

後來得到朋友的介紹，他離開農村到新加坡一家店舖去當「苦力」（Coolie），從此走進了社會大學。所謂「苦力」一般是指碼頭上的搬運工人，這兒所指的却是通常的體力勞動者，陳國盛在店舖裏當工人，搬運貨物和送貨給客戶，活相當重，工資很低，而且還經常遭受店主辱罵。因爲他年紀還很輕，只會講潮汕和一些福建話，英語和馬來語還不會說，所以在送貨時由於語言不通，鬧了不少笑話。在這些章節中，作者對於工人受到的剝削虐待，

有相當深刻的描寫。老闆對待這些童工處處刻薄，甚至受傷流血不止，也不很好照顧，只倒一些咖啡在傷口上，後來送進醫院，又受盡了醫生的氣，好歹還是自己治好了傷，他就憤然辭了工到另一家店舖去打工。可是天下烏鴉一般黑，仍然要受到剝削與虐待。

書中對跟他一塊幹活的工人，雖然着墨不多，但處處都流露出深厚的感情，特別是工人之間互相幫助、眞誠相向的關係，寫得相當生動。他們每天傍晚下班後，都愛聚在一塊談天說地，也發發牢騷，議論老闆的刻薄作風，而一個兇神惡煞的工頭跑來恐嚇他們，陳國盛抱不平，講了幾句公道話，那工頭就撲過來揍他，結果反而被他一拳打倒在地。工友們因爲他性格豪爽，勇敢無畏，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鐵漢」。

陳國盛幹了幾年「苦力」，他省下零用，決心學一門手藝，雄心勃勃要學駕駛汽車，經過一番努力，考到了駕駛執照，由朋友介紹終於離開新加坡到吉隆坡去當汽車司機。在離開新加坡的前夕，他回鄉去見父母，發覺自己與從事農村勞動的兄弟姐妹之間，無形中有了一層隔膜，照他自己看，認爲兄妹是怪他到這麼遠的地方去打工，這對他是一種無言的譴責，無疑大家在思想感情上有了一段小小的距離。由於他在城市生活，自然也受到社會上一些複雜的思想影響，但他對自己的家庭，還是有深厚的感情的，在遠離親人時，他懷念的是勞動勤懇的雙親，團結友愛的工人，這使他心頭感到溫暖，他沒有脫離他們，沒有忘本，他還是一個勞動出身的鐵漢。

在「馬來西亞的男子漢」這本小說中，是接着「新加坡之子」，繼續描寫他到吉隆坡後的工作與生活。假如說「新加坡之子」是描寫他的童年少年時代，那麼「馬來西亞的男子漢」則是描寫他青年時代；前者還顯得稚嫩，後者則相當的成熟。在這本續集中，作者以細膩的筆法，描寫了自己的初戀，他在英國使館當司機時，結識了上一層樓在阿聯使館當女工的一位姑娘。當晚他認識了兩個女人，這兩個女人對於他都產生了很深的影響，一個是他主人請來作客，他負責開車送她回家的女作家韓素英，這一段路上兩人有一段很有風趣的談話，作者寫出了韓素英的風姿。另一個女人就是他愛上了，後來熱戀的姑娘Cheong。

他的愛情生活，是佔了這本書一個重要部份，從相識到相愛，從相愛到分離，從分離到結合，都有着動人的描寫。

但「馬來西亞的男子漢」的中心還是描寫這個青年在社會上掙扎奮鬥的經過。因爲英國使節回國，他結婚後失

了業，於是經濟上發生了困難，這段期間他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開過小店，結果虧了本；給人去推銷肥皂，結果因爲太老實不願意欺騙顧客而失業；在泰國使館開過一個月車，因爲不肯扣工錢做制服，又被辭退；他當過美國明星威廉荷頓的臨時演員，也在錫礦場當過司機，最後回到新加坡去賣鷄蛋，終於成了著名的「蛋仔」。

在他當司機的時候，曾跟主人一塊到馬來亞各地，甚至到沙撈越去旅行，見識日漸增廣，眼界也開闊了，對世界上各種事物，也有了自己的看法。

失業，尋找職業，這一段描寫是全書中最感人的部份，有時使人讀着不禁引起同情，熱淚盈眶，普天下受苦受難的人多麼多啊！

陳國盛雖然經歷了很多困苦，但他保持着農村出身那種淳樸眞誠的品質，在維護人的尊嚴方面，他絕不向老闆屈服。例如他在錫礦工作時，給一個滿腦子殖民主義思想的白人工程師開汽車，這傢伙非常苛刻，認爲在馬來亞也像他在非洲那樣，能隨意侮辱有色人種的工人，把人當奴隸一樣支使，他迫使陳國盛超時工作，開車送他夫婦去吉隆坡參加舞會，搞到半夜兩點才回來，第二天陳國盛才起得晚了一點，就肆意辱罵，在忍無可忍的時候，陳國盛爲了維護人的尊嚴，憤而辭工，還把這不可一世的白人工程師狠狠地教訓了一頓。

看來，「馬來西亞的男子漢」只是陳國盛自傳體小說的第二部，只描寫到他在新加坡成了個賣鷄蛋的「蛋仔」，生活稍爲安定下來。事實上應該還有下一部的，相信不久他將會寫出更動人的第三部。

當然，並不是說陳國盛的小說已經十全十美，應該嚴肅指出，在思想上作者還未能突破自我，更廣泛地描寫社會，同時由於社會上各種複雜思想的影響，也沾染了一些向上爬的作風，這是難以同意的。但總的來說，作者的主流是健康的，那種積極向上的精神，貫串在這兩部小說當中，即使有些缺點，也掩蓋不了那熠熠生光的美質。第二部比第一部顯得成熟，其中也有不少哲理和抒情，有時寫上幾句相當幽默而有風趣的話，使人忍俊不得。從兩部比較，更顯示出作者無論是藝術技巧和思想上都在漸趨成熟。第一部假如說只是平鋪直敘的述寫，那麼第二部已具備了小說的特色，在內心獨白的思想刻劃方面，相當細緻，人物也更爲生動了。

當然，這是自傳體小說，寫得眞切生動，是其突出的優點，正因爲它不是出自知識分子的手筆，而是一個沒有

高深文化的青年工人的作品，內容都是自己親身的經歷，是眞實的生活反映，因而樸素無華，沒有文人作品那種雕琢的花飾，沒有矯扭造作，在平淡中顯得誠懇眞摯。假如作者能提高一步，把視野再擴展開些，那麼描寫社會的面，就會更具深度和廣度了。

陳國盛不是以英文寫成這本書的，目前韓里曼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是著名作家柯士甸·哥迪斯的譯筆。陳國盛的英語完全是自己靠聽着學來的，哥迪斯根據他以小學程度的中文寫成的初稿，再根據陳國盛重新口述，然後譯成英文，哥迪斯的譯文相當忠實，沒有加以太多的修飾，甚至有些地方用拼音來記下中文，再加上註釋。所以兩本書都保持着青年工人筆下那種樸素無華的風格，讀起來非常親切生動。

據說新加坡在「新加坡之子」出版後，曾引起相當的轟動，新加坡的「新民族」（New Nation）報，曾將陳國盛選爲一九七二年度的「十大名人」之一（Top Ten Men of the year）。

陳國盛的書代表着馬來亞民族文學的一個新的方向，它們很美，這種美是一種樸實的美、眞摯的美，它向我們傳達出一個馬來亞工人兄弟的心聲。我們熱切希望作者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寫出更多更好地反映馬來亞工人眞實生活的書來！

英出版意大利民間故事集

秦毅

意大利伊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編寫的"意大利民間故事集"（Italian Folk Tales），已由西爾維亞·穆爾卡望（Sylvia Mulcahy）英譯，埃馬努爾·盧薩蒂（Emanuele Luzzati）插圖，丹德出版社（Dent）出版。

編寫人卡爾維諾說，意大利沒有像德國的格利姆，法國的伯羅，俄國的普希金或丹麥的安徒生那樣的童話作家，出版這本引人入勝的故事集，是爲了彌補上述此項不足的一個步驟。這本集子收集了流傳於意大利各地的二十八個故事。歐洲神話中所有素稔的角色都可在這本集子裏見到。在有些故事裏，有些爲人們熟知的角色也以淡薄的裝扮出現在讀者面前。

其中好多故事讀後會使你戒懼，有的會使你發笑，有的還會使你流下幾滴眼淚。故事分類之精至處也成爲這本民間故事集之一特點。

外國文訊

續延的恨仇

謝君誼

悶熱極了。連花草樹木也靜默下來了，沒有半點聲息。而小珍的情緒却比這天氣更悶更熱，似乎有什麼慾在心頭。她需要發洩些什麼呢？或者是她希望取得些什麼呢？她自己也不曾明確知道。她難道也有人們所謂的「淡淡的哀愁」？

不是說「中年心事濃如酒」嗎？

小珍也曾紮着辮子奔跑歡笑，也曾猝然把母親擁抱着，「耳鬢廝磨」……但這到底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了。如今，她已經是五十歲的婦人了。

青春連道別也來不及說一聲，就消逝得無影無踪了。眞的就過了數十個春天了嗎？

還好像在燈下看見母親拉開衣襟給弟妹哺乳。

那時候母親是年輕的，雖然瘦小，但充滿活力，但這些活力都給生計慢慢磨盡了。而且那是不公平的「交換」，母親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辛勤勞動着。能夠做的她都做了。這裏糖果舖需要幫工，她就去幫工，趕工的時候，從早上七時做到晚上十一時。那裏人家需要幫傭，她就去幫傭，整天不是服待「老爺」，就是服待「奶奶」，裝煙、搥骨、潔淨，有什麼做什麼，就是沒有什麼，那些人也無中生有的覓一些工作要你做。反正那時候，「忠僕」、「義僕」是備受讚揚的。母親又怎能逃避那愚人的網？這網如天之覆地，無處不在。所以她從沒有怨恨，也許有，但也只是藏在心中。

母親除了早生的華髮，一雙粗厚起繭的手，她得到了什麼呢？兩個被她視如命根的兒女，也是在飢寒中長大。她自己除了穿別人給的舊衣服，一生人沒爲自己剪裁過一寸布。

父親又怎樣呢？小珍對他的印象已很模糊。她依稀記得父親是泡水館的一個小夥計，差不多是有食無工的。父親健康不好，又「蠢笨」，除了燒燒開水，做那一仙兩仙的生意，他又能做什麼呢？

所以，在泡水館關閉以後，他再找不到別的工作。就在無聊和委屈中，在貧窮和徬徨中，過早地離開了親人，到那沒有競爭的、靜靜的地獄去了。也許死亡的地獄並不可怕，要不然，爲什麼誰去了也不再回來了？

因此小珍敬愛她的母親，她覺得女人眞是一個奇怪的「物體」，她們看來多麼軟弱，多麼缺乏力量，但是實際上，她們在生活面前，在兒女面前，又是多麼堅强和勇敢啊！

貧窮如影之隨形。夫死、子幼，……然而小珍的媽媽啊都頂過來了。沒有粗活，她幹幼活。再不，她就攀上山頭找那些可吃的花草來充饑。一些詩人墨客，歌頌這是神仙生活，是清高，是飄逸。但是小珍三母子知道，這是非人生活，這是血淚人生。

然而，饑寒貧病摧殘不了頑强的生命，小珍兄妹都長大了。

哥哥小牛是沉默寡言的，這並不是說他胸有成竹或城府甚深，而只是他對生活的茫然。

小時候，母親担心他長不大，但他長大了。母親在安慰中也同樣茫然。兒子能做什麼呢？許多時女人比男人更易做會說話的牛馬。因爲婦女較爲溫馴，而且方便「穿堂入室」，而男人……

小牛除了青春，除了氣力，他再沒別的。他沒有「背景」，

又是個半文盲，拿起筆來寫自己的名字也要手顫半天。

他除了出賣勞力，母親還能爲他安排什麼呢？

他做人力車夫去了。這是好天晒，落雨淋的苦工。

當母親一針一線用那些車碌膠爲兒子做「千里馬」（一種最簡單，最耐穿的「鞋」，只是鞋底和一些縛脚的繩而已）的時候，眼淚往往忍不住奪眶而出。她只有這麼一個兒子，她對他愛憐還來不及。但她却要「迫」他去幹這牛馬都要喘氣的苦活。

當狂風暴雨的時候，她會攔阻兒子去開工，但兒子把手一撥，邊說不要緊，邊披簑衣開工去了。當猛烈的陽光熱得狗也吐着舌頭躺在牆邊不願動彈的時候，她一邊埋怨老天爺不憐惜窮人，一邊就給兒子煮一些凉茶，什麼九味茶哩、三丫苦哩……去給他解暑。那無盡的愛心，在母親的一言一行中毫無保留的傾瀉而出。

這之後小牛變得更沉默了。他不是沒有話，而是表達不出。有時辛苦一天所得，還不夠交付車租，就要受到「收車」的威脅，還要按時交那些「地頭費」。許多時，還有些「有力人士」坐了霸王車，還風凉地說給自己「面子」……這些合理嗎？公平嗎？他不知道。但他總是意憤難平。

他沒有把這些苦惱跟親人說，說又怎麼樣？她們「婦道人家」，既不懂，又愛莫能助。……但他心裏總有一團火。父親在泡水館燒開水，做那一毛幾分的生意，終於鬱鬱以終。而自己又怎樣？那粗壯如牛的軀體，可擋暴雨狂風，可攔那暑天猛毒的烈日。但心裏除了憤怒和抑鬱，對那無處不在的迫害，他是一點辦法也拿不出來的。

可是那團火，那團火啊……

有一段日子，生意差極了。常常是連車租也掙不夠。母親左挪右借的才籌夠車租。那些「地頭費」仍沒着落。他給警告、給恐嚇……由於老糠眞的搾不出油，那些人才答應讓他分期清付。

做牛做馬還有人依時依候把吃的給牠，不用憂心這，担心那，可是小牛……

那些「有力人士」又要來坐霸王車了。他氣往上衝，什麼後果也沒想到，要那惡爺坐車付錢。惡爺罵他不給面子，罵他「剃眼眉」。小牛吼叫得震天響：「你要面子是你的事，我可要交車租，養老母……」他一邊大叫，一邊火遮眼似的亂揮他的拳頭。他把那惡爺打傷了。

他沒有笑，沒有勝利感，只是呆呆的看着自己的鐵拳，這樣子的鐵拳有什麼用？它是孤掌難鳴啊……

小珍母女，把親人埋了。埋了屍體埋不住仇恨。

車舖再不敢把車租給他。舖裏的人說「惹不起」。他一踏出家門，就有人揍他。他雙拳難敵四手。何況分分秒秒都在提心吊胆，他的精神狀態陷進「四面楚歌」中，他失常了，瘋了。

他母親求神拜佛，沒有用。他母親向那惡爺道歉、差點沒跪下來，但當她聽到他冷笑，聽到他陰鷙地說：「這叫做殺——一——儆——百！」她的悲傷就化爲憤怒，她恨不得一掌就打過去，她也恨自己，爲什麼要這樣來求他。

兒子終於在氣憤、憂傷，和內部受傷底下折磨而死。他死的樣子很可怕，睜眉突目，一副心有不甘的樣子。

小珍母女，把親人埋了。埋了屍體，埋不了仇恨。小珍的母親本來是平靜如水的一個女人，但也驟變了山洪爆發般，她隨身携帶了利刀，分分鐘伺候着那「殺」子仇人。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她見那惡爺帶醉歸家，她伺機就在他背後給了他一刀。再拔出來又一刀、一刀……她變得瘋狂，她失去了理智……到她筋疲力盡的時候，她才住手。由於過度的衝動，由於心力交竭，由於年老體

衰，到她住手的時候，她再也站不起來，把身一倒，也追隨她的兒子去了。

小珍一夜之間成了孤女。但她來不及悲傷，又要東躲西藏了。她怕自己成了別人的復仇目標，那麼她的小生命分分鐘都可能完結。但她不願死，她還沒有活夠。

在左鄰右里的幫助下，她逃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在一戶人家裏佣工。她像母親一樣勤勞能幹，但她不像哥哥的沉默。她喜歡笑，喜歡唱歌。日以繼夜的勞動，只能使她更結實，更靈巧。似乎她不是一個人，而是一股用不完的力量。

當她每早起來，她就用微笑來點綴晨曦。她有時也會思念兄長和母親，就會有一剎那間的傷感。然而很快又淡却了。她並不覺得自己「飄零」，她驕傲自己能照顧自己。

每天她提着菜籃走過街市，一些小販會微笑跟她招呼，他們知道，她不是大顧客，但她的笑意，她的和藹狀貌，使人不自主地爲她所吸引。

這天，一個新來的小販却引起她的注目。他賣的不是菜，不是魚。而是一些玩具。這些玩具是用鐵皮做成的。是鏟、鍋、火爐……做得那麼小巧精緻。

這一類炊具是小珍每天都接觸着的。但和這地攤上放着的不同。它們那麼小，像是炊具裏的嬰兒，使人很想去撫摸一下、親一下。

小珍還是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她童稚的夢雖然讓貧窮蝕褪了色彩。但她童心未泯——就像躲藏着的小兔，什麼時候都要竄出來。

她笑盈盈的蹲下來，拿着一個小鍋，左看右看，高興得由心裏笑起來：「眞好玩——哎，爲什麼我從來沒有見過你？」她瞪着他，一臉的純眞。

「爲什麼我從來沒有見過你？」她問得眞是又坦率又奇怪啊。他這樣想。

「我是第一次賣這些的。沒有工作，又沒有本錢，只好找些廢鐵做做這些小東西，看看有沒有人要。」

「是你自己做的嗎？」小珍驚奇地叫着，邊叫邊想去捉住他能幹的巧手來欣賞一番。當她的手指接觸到他的時候，她才醒覺對方是個男孩子，一顆心不由得怦怦地跳動着，少女的羞恥心，使她紅了雙頰。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他覺得這姑娘天眞而大胆。他感覺到她正低頭，就忍不住放肆地多看她兩眼：她是健康的，不能稱身的寬濶的衣衫，掩蓋不住她身體所孕含的魅

力。那衫裾的圓角，那寬口的馬蹄袖都透着青春的氣息。大紅的上衣，分佈着藍色的鳳凰和白色的小花。這古老的圖案雖然俗，但却像傳說中一樣，有說不出的神秘。一條純色的長褲，更顯得她的玉立亭亭。

那條又長又黑的辮子掠過肩膊垂在前面，纏着長口的紅頭繩。額前的劉海跟她的睫毛一樣又長又密。

他看着她，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感動，他眼睛的光彩忽然滿溢了，溢滿了他那黑黑的方臉膛上。

他感覺到自己的輕佻，忙把眼光收回了。他想自己是個男孩子，應爲她解窘，就笑着說：「你是我的第一個顧客，送了這個小鍋給你吧。」

「不。你也要吃飯的嘛。我買一個小鍋、一個小風爐、一隻鏟子，還要鏟鏟和鏟蓋，要多少錢？」

「隨便吧。」他優優的說。

她一笑，就掏了一把角子給他。

「太多了。太多了。」

「不要客氣了。你那麼大個子，要吃許多飯的嘛。錢掙少了，要挨餓的。」

「那麼，謝謝你。姑娘，你的心腸眞好。」

「不。你別讚我。我只是知道餓的味道，眞是餓得兩眼出火，想把什麼都吞進肚裏去。」

「啊，姑娘——」

「別姑娘姑娘了，我叫小珍。」

「小珍姑娘，我叫家良。」

「又是姑娘？」小珍忍不住噗喇一笑，別轉身就走了。留下家良呆呆的站在那裏……

小珍每天都經過街市，每天都見過家良。不知怎的，他們相見多了，小珍反而失却了爽朗。她許多時故意走近他的「檔口」（只是在地面舖上塊布），但又裝作看不見他。

家良許多次想喚她，都給自卑心壓住了。一個家無隔宿之糧的窮漢子，那麼出色的閨女怎會把自己放在眼內呢？

其實小珍是關心他的，但由於她「心懷鬼胎」，便矜持起來了。少女的心像什麼呢？像海吧！鍾情就像微風，使它飄流不定，而又動盪不安。

當她發覺他老是穿那件破衣，心裏不由陣陣憐惜。但衣服雖然殘舊，却並不帶點汗臭，看他一定是晚洗早穿的了。

她把那套小炊具珍藏在自己床邊，每晚伴隨自己入

夢。他那粗大的手多麼零巧，但他……他的「生計」無論如何不能塡飽他的肚子的。

叫他賣別的吧，但他能賣什麼呢？他沒有本錢……唉，他跟自己有什麼關係呢？爲什麼要這樣爲他操心？

每晚她都想着同樣的問題。她消瘦了。工作的時候也失魂落魄。主人一次又一次的責罵她，她也想收拾起心猿意馬，無奈……唉，她只是一個單純的女孩子，還不懂得愛情。但他是她所認識的第一個男人，所以就神迷意亂了。她輕佻嗎？也許吧。

主人的不滿日增，終於把小珍解僱了。

茫茫人海，她往那裏去呢？當她挽着包袱在十字街頭，才明白流浪的滋味。

她在一間小旅館住了一宵，第二天，她又不自覺地走去街市，當她見到家良的時候，眞想對他訴說自己的一切委屈，但是……

「小珍姑娘。你早。」他先叫了她一聲。

「你早。」她聲音低得只有自己聽見。

「咦？你今天不用買菜嗎？」他奇怪她竟沒有帶着菜籃。

小珍的眼淚斷線珍珠般掉了下來，把家良嚇了一跳：

「你怎麼了？小珍姑娘。」

「你收市後，我再告訴你吧。」

「有什麼生意呢？賣少一天半天也沒有關係啊，我們走吧。」

小珍感激地點了點頭，他們離行離列的一道走着。

家良把她帶回家，這又破又舊的屋是星鐵、紙皮、木板七拼八湊而成。但還寬舒，不太迫塞。裏面除了兩塊架起的床板，和兩三個紙盒，一些空的小鐵罐，就再沒有別的。但小珍感到親切，她彷彿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但而今，她已是家破人亡了。

……

「小珍姑娘，你如果不怕人家閒話，你如果相信我，你可以住在這裏，待找到了工作再算吧。一個女孩子住在旅館，總是不方便的。好嗎？」

別人的閒言閒語？是的。孤男寡女共處一室是難免招人物議的。但是「禮教」，又怎能束縛一個自小奔跑於窮街陋巷的，失却「教養」的姑娘呢？

「好吧。讓我先回旅館拿東西。」

他們「同居」在一起。小珍像陽光一樣，使這陋室增添了光輝。她用破布，用勤勞、用智慧，用她的盈盈笑

語，使這個「家」溫暖起來。

然而，閒言閒語是免不了的。有時家良也覺得使小珍深受委屈。但小珍不介意，她滿足地對自己說：「我無父無母、無兄無弟，終有一天，我會撮土爲香，自己嫁自己。只要他說出那句話。」

家良的收入是不足以餬口的。他雖然什麼工作也願意做，但是他「英雄無用武之地」，小珍常掏錢出來買柴買米，小珍是不計較的，但是却使家良增添了不安。他自卑起來。

小珍安慰他，說他的手是能幹的手，沒有工作，不是他的錯。日夕的相見，使他們自然地解除了拘謹。當小珍不自覺地捉着他的手的時候，溫暖、感激，直透他的心頭，他的眼睛模糊起來了。

這雖然是個金錢說話的世界，但當兩顆赤子之心溶合於愛情之中，貧窮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種驕傲。

當他倆並肩在綠草叢中瞥目天空，當他不經意地把野花插上她的雲鬢，當她把綠草繞過他的手指……她不肯讓皇宮來交換她的綠草叢，不肯讓金釵來換她的野花，不肯讓翡翠來換她的草指環……

幸福就是這麼回事。

閒愁，他們是沒有的。但生活迫使他們面對現實，「愛可療饑」是暫時性的。

小珍一時找不到工作。她再不願爲奴爲婢，做別人呼喝役使的工具。但她目前能做些什麼呢？家良是待僱者，也是兩天打魚，三天晒網的。而賣那些小玩具又能換多少錢呢？

小珍說服了家良，把她佣工時的積蓄拿出來，正正式式的做個小販。

他們決定賣柴，因爲他們想，就算一時間賣不去！也不會破爛或變壞。

於是他們買了許多柴回來。家良劈柴，小珍一綑一綑的紮好。家良一面揮汗如雨，一面由於木屑泥塵沾在身上，又癢又髒，把臉和身都弄得一塌糊塗。小珍拿濕毛巾替他揩抹的時候，這樣說：「你現在是個名副其實的賣柴佬了，你知道有個故事怎樣說你們的嗎？」

「怎樣說呢？」

「從前有個姑娘，媒婆替她說親。她說有三不嫁：賣魚佬、腥羶羶。豬肉佬、肥騰騰。賣柴佬、一身痕（癢）……我看你呀，嘿嘿！」

「那樣的姑娘我才不要。是了，小珍，你不會學她吧？」

「你怎麼又說到我頭上了？是我叫你賣柴的呀。」

「小珍，你——」

「我去給你倒杯茶。」小珍走進屋裏去了，她雖然大胆，然而羞澀。她坐在床沿發呆：爲什麼不讓他說下去呢？

第二天。他倆一早就推着一架很大的木頭車，沿街叫賣：「好靚坡柴，好靚松柴。」他們交替地叫喚着。但生意很少，他們的門檻不精啊。

柴，雖然是家家都需要的。但他們早就有了相熟的字號和小販，他們非萬不得已，是不會光顧別家的。一些很窮的人家，買也買得不多，有些想買又拿不出錢來。

當兩個人都覺得越來越倦的時候，天空突然掀起狂風暴雨。他倆躲避不及，渾身上下都濕了。最心痛的還是那車柴，淋濕了又重秤，又難着火，用時又會冒煙的。誰再要買呢？今天看來是連車租也要賠上了，他們相互凝視臉上的水珠，也不知是雨水還是淚水。

車重了，他們的脚步也重了，但最沉重的還是他們的心。要時間、要地方來晒乾那些柴就使人煩死了。看來又要獃在家裏吃她的穀種，但小珍所餘，已經無多了。

他們想，如果他們有塊油帆布就好了。下雨時，只要把它一張開就成。但是買不起啊。

他們回到了家，把濕漉漉的柴搬進屋裏。小珍就覺得昏沉沉的想睡。她從沒有白天躺在床上，一來她不習慣，二來她覺得難爲情。但是頭不聽她的話，痛得要裂開。四肢軟軟的毫不着力。她不自覺地倚在床沿，也不自覺地睡着了。

家良奇怪地看着她，她的臉頰怎麼這樣紅？口唇又像要裂開似的紅得赤紫。難道她病了？他摸一摸她的額頭，熱得燙手。她眞的病了。他急得手足無措，怎麼辦呢？

他把她扶倒床上睡好，替她蓋好被。

他像母親在他小時候照顧他生病時一樣。買些盒仔茶、加羌加葱白煮給她喝，待她喝了後，又用被把她蓋嚴了，要她焗出些汗，把內感揮發出來。

在病中，小珍知道伴侶的重要。在病中，他才感覺到她在他心中是多麼重要，他眞怕失去她。

小珍年輕力壯，偶爾的風寒相侵，算得了什麼呢？很快她的病就好了。但是，她的眼睛大了，下巴尖了。家良呆呆的看着她，有說不出的憐惜。小珍不再躲避他的眼光，她希望自己眼裏的愛意也能給他信心。是的，信心。

他握着她的手，她自然倒向他懷中。「和衣睡倒郎懷」，小珍對愛情的嚮往是奔放而大胆的。

家良激動起來，他第一次知道女性的胴體是這樣溫暖而柔軟。好比綿羊的毛，好比白鴿的胸脯。他，他含糊不

清地問着：「珍珍，你願意永遠住在這裏嗎？」

她只是閉着眼睛說着：「不知道，不知道。」……

他倆殺了鷄，買了燒肉，請了幾個鄰居吃頓便飯，舉行了他們簡單的婚禮。

新婚之夕，紅燭高燒。紅燭高燒，像爲他們祝福，但紅燭爲什麼又在流淚呢？

他們的柴很難賣出去，把本錢壓死了。怎麼辦呢？他們只好收回三份一的本錢，把柴廉讓給柴舖。當「小魚」去餵「大魚」。

他們夫婦轉做苦力。有次，小珍從貨船挑着兩包炭，走在那搖擺不定的跳板上，步步驚心，又不能走得太慢，後面還有人跟着來嘛。她俯視那深沉的海水，一陣暈眩，脚下一滑，就掉進海裏去了。她又不懂游泳，只會伸手亂抓，又浮又沉的。

工友和家良奮不顧身地跳下去救她。大家合力把她抱了上岸。她昏迷不醒，待醒轉過來的時候，委屈地流了眼淚，她恨自己沒有用，她怕別人再不僱用她。

家良沉默着，他的自卑感又來了：養一個老婆也養不起？

事後，不管怎樣說，他都不肯讓小珍再做苦力。

但，家良從沒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小珍下了決心，把僅有的錢用來做小買賣了。她買了繩子，買了竹籮，準備有什麼適合就賣什麼，有時賣菱，有時賣辣椒，有時賣水果……她本錢短缺，只能賣一些下價貨……

不久，小珍懷孕了，將爲人母的喜悅，只是加重担子的負荷吧了。

她每早還是默默地挑着貨物沿街叫賣。

但是，有些人是不許他們這樣「平平靜靜」的過日子的，其實，他們又何嘗平靜過呢？查牌鬼的追捕總是如影之隨形。他們的窮兇極惡，很眞實地說明了「狗比主人兇」這句話。

這些失却本性的傢伙，此刻又拼命在追捕「流動」小販了。一個高大的查牌鬼把小珍作爲獵取物，窮追不捨。

小珍爲了保持血本，又沒命的逃。一來她是個孕婦，二來她又挑着重担，當然跑不過他了。他一手扯着她的辮子，破口大罵：「他媽的。你這個□家剷，害我跑得身水身汗，看你還跑不跑？跑不跑？」他邊罵邊一脚踢向小珍。小珍由於驚慌、憤怒，再加上他這重重的一脚，又怎能支持呢？她暈倒在地上了。

旁觀者齊聲喝打，這喝打聲中，有對弱者的同情，有對「强者」的憤恨，更含有一種無可奈何的發洩。但是那個時候，那些憤怒還不會，還不會積聚成一股力量，它只能起一點極小的作用——查牌鬼在衆人的叫罵聲中，喪家犬般的跑掉了，解救了小珍。但沒有人懂得（？）需要攔阻他，要他承担後果。

一些好心人上前去爲她擦藥油，去扶起她。一個女人驚叫起來了，她看到小珍褲上的血，她大叫着：「陰功啦，她落了仔（小產）呀。」……

小珍的第一個孩子就這樣夭折了。家良和小珍都傷心到極點。家良發狂地握着小珍的手臂：「珍，就因爲我沒有錢，要你吃不少苦，連我們的孩子也保不住，我沒有用，沒有用啊，你嫁錯人了。」

「家良。」小珍軟弱地叫着，眼淚就是回答。……

小珍變了，不是心靈，是身體。小產後欠缺補養，加上了勞累愁苦，她突然「衰老」了許多，她昔日的光彩似

家良發狂地握着小珍的手臂：“珍，就因爲我沒有錢，要你吃不少苦，連我們的孩子也保不住，我沒有用，沒有用啊……。”

乎一下子就消失了。

家良也變了，他的外貌還是那樣强壯，可是他的心……他半輩子都安份守己，然而有什麼用呢？這到底是一個金錢和權勢說話的世界。他的幸福和快樂的泉源來自小珍，但是他却抵不住那生活的風雨，使她憔悴、枯萎。

他沉迷起賭博來了。開始，他還受着良心的責備，隱瞞着妻子。然而，當小珍知道了一切的時候，他就放任起來，變本加厲的賭下去，小珍的眼淚和苦勸只能使他清醒一陣子……

小珍又懷孕了，她撐着大肚子沿街叫賣。手停口停嘛。她的第一個孩子不就是在街頭分娩的嗎？

此後，她又接二連三的懷孕，由於貧窮、由於操勞，懷的胎有些小產，有些在出生不久也就夭折了，但這些打擊却不能再使他夫婦悲傷了，他們已經麻木了。他們除了工作還是工作，再沒別的。像猪狗般的生活，連温飽也成問題，還有什麼娛樂呢？

他們的孩子餐粥餐飯的，在饑寒中長大。

家良還是做着散工，有了錢就去賭番攤、賭骰寶。輸了也不回家睡，就坐在碼頭，坐在橋邊，在那裏後悔。贏了嘛，就歡天喜地的買些肉回家，餘下的錢全給了妻子。他對這個家還是眷顧的，但不能自拔。

這頭家的重担主要放在小珍肩上。她除了懂得生果、菜蔬的價錢，她除了懂得應付那些喋喋不休、討價還價的顧客。她早就忘記了別的。

還在襁褓的孩子，她不是背着，就是把他放在菜籮中。學步的留在家裏，不是綁着他，就是「三斤孭兩斤」（大的照顧小的）。

孩子們應怎樣長大，孩子們的失學問題，她連想也沒有想過。也許想過吧，但她沒有力量，沒有辦法。孩子們喜歡讀書的，就自己找間免費學校，讀它一兩年，就是這樣。

有時丈夫澈夜不回，她也毫不牽掛。只是她已經熟悉了他的咳嗽聲和鼻鼾聲，突然靜了，她是有點不習慣吧了。

有時，當身旁少了鼻鼾聲和咳嗽聲，她就會想起父母和哥哥。母親過早失去了丈夫，自己得到的何嘗不是一具軀殼？男人，眞是這麼難於了解嗎？

哥哥死在拳打脚踢下，而家良又「死」於什麼呢？她的眼淚就會湧上來，她只是默默地用手去揩抹，她覺得放聲悲哭是一種羞恥。

五個孩子是她的全部希望，她精神之所托。對家良，

她已經是一點幻想也沒有的了。

這大半輩子，她懷過十七個孩子。流產了，夭折了十二個，留下的五個，也許是他們命不該絕吧。

大兒子在工作了以後，開始還有點錢拿回家，漸漸連人影也不見了。他說這個家沒有溫暖，他說看不慣五十多歲的父親「游手好閒」，他自動失蹤去了。

二女兒、三女兒非常早熟，她倆在「吉士誘之」的情況下，偷吃了「禁果」，不得不「奉子（旨）完婚」。不要說什麼禮金、喜宴的事了，連給新房交房租，買點新房傢具也辦不了。家良夫婦眞的給他們氣個半死。小珍還要盡自己的力量給予他們一點點錢哩。

人家說「養兒防老，積穀防饑」，小珍想到這句話就只好苦笑。

家良不久也病死了。

小珍現在只有四子和五女相依爲伴，渡其餘生。

她還在賣菜，但她已經不用去怎樣「拚命」了。她的兒女已經自立，她再沒有了奮鬥的「目標」。她雖然已經老弱，但她手中的秤子無論如何不肯放下的。

她懷念家良，這個曾經收留過她，在病中照顧過她，在海裏救過她的親人，縱有不是，但他的愛心，她會一輩子記住的。她並不很思念「失蹤」的兒子，他應該有自己的世界。是好，是壞，他都應自己承担，他到底長大了。

只是二女和三女，又爲了家苦苦經營，像自己一樣。她們這麼年輕，還要捱多少日子才捱到盡頭啊？只望女婿們好好做人就是了。人窮沒有關係，重要的是有志氣啊。

四子和五女又怎樣呢？他們會不會離去呢？

不會吧。不會吧。但願不會。但縱使留在身邊，自己對他們又能了解多少呢？

小珍覺得天氣更悶熱了。

四兒子喚作家信，他像父親的巧手，像母親的勤勞，但又偏像舅舅的沉默。

他是一間有五六百工人的玩具廠的「設計噴油」師傅，全廠只有兩個師傅，他比另一個年輕、能幹，所以他是很爲老板所「倚重」的。

人家師傅前，師傅後的稱呼他，他不快意。這不是矯情，他覺得這稱呼使他「與別不同」，這是他所不樂意的。他沒有忘記自己是個工人。雖然許多工人也被稱師傅的。

母親曾又安慰又高興地說：「我們家信到底有一份眞眞正正的工作了。他可以吃口安樂飯了。」

母親不會明白，這個社會是沒有「安樂飯」吃的。自己爲什麼得到「倚重」，只因爲自己「技藝超羣」，但是技術是不可靠的，當有一天，機器比手工更優勝的時候，生活就沒有了保障。而現在因爲自己的「突出」，無形中又影響了另一個老師傅的飯碗，自己又無形中陷進了競爭的漩渦中。

自己喜歡這個工作，常常想鑽研什麼，但都給自我約束了。「創作的扼殺」是使人痛苦的。

但如創作成功，除了對老板有利……唉，這些問題使家信又矛盾又不快，他變得更沉默了。

他看到了老板怎樣用「科學管理」（其實是高度的剝削工人的勞力）來戕害工人，又看到老板怎樣踢走再無利用價值的工人，他寒心。他憎恨。但如果他消極對抗，在工作上毫無表現，他又會遭受到淘汰的命運。他應該怎麼辦呢？他在追求着答案。

這些都不是母親所能了解的。

他覺得自己心裏有一團火，隨時可以燃燒。他不明白受盡了熬煎，壓榨的母親這幾十年是怎樣渡過的。

五女小月像極了當年的母親，潑辣而大胆。她的稜角會像母親一樣磨光了嗎？

十三歲的時候，她就在工廠做「走鬼童工」。

六元半一天，去揩抹九個小時收音機盒。人家大工是九元一天呢。

那是一件吃苦自家知的工作。手持橡膠塊用「內功」去擦盒上乾結了的萬能膠。擦十個八個是沒問題的，但要不停地擦抹九個小時，那份疲倦就別提了。

小月由於初出茅廬，什麼也不懂，拚命的埋頭苦擦，旁邊的姐姐就說她：「孩子，你別用盡全力呀。你今天如果擦一千個，明天你擦九百九十九個，人家也會說你偷懶呀。懂嗎？而且你擦得多，就顯得其它工友做得少了。妹妹，你只是掙六塊半一天，就連小命也想賠上去哪？」

小月想想也是道理，就點頭表示懂得了。

翌日，她的手又酸又痛，把橡膠按在盒上只是發呆。兩個工友就用藥油替她塗抹，並把自己抹好的盒放在她的工作位上，又把小月未抹的搬過自己旁邊。溫暖地笑着。小月心裏陣陣感動……

六元半有什麼用呢？而且那單調的工作，那經常需要「走鬼」的精神負担，她受不了。（註：「走鬼」者，躲避勞工署之調查也。因「保護婦孺條例」規定，未足十四歲而參加工作是「犯法」的。）

她轉做了別的工作，玩具廠、餅乾廠、五金廠、……同樣需要「走鬼」，同樣不能使她稱心如意，唯一的收獲就是她不再幻想了，從經驗中知道了「天下烏鴉一般黑」的道理。

工廠裏的流水作業式的工作使她厭煩。什麼是「流水作業」呢？像玩具廠這條「拉」（不停來回走動的「鐵路」），只做太空人的，坐第一個位的工人上手，第二個上脚，第三個上摩打，第四個……每個人都要接應得好，才能把產品順利完成。一個錯慢了，整條「拉」就要塞車，就亂了。人的手要配合着機器，不是操縱機器。

每天緊張的勞動，使人看到的「形象」全是重重叠叠的，做玩具時看到玩具，做鐵罐時看到鐵罐，做餅乾時看到餅乾……她厭倦極了。

她決定轉業。

她做「點心妹」去了。

許多人歧視這工作，這因爲人們的心中有偏見。小月就曾經聽人這樣罵過：「你們點心妹有什麼了不起，就算你們全身都鑲滿了金，也不要你們做老婆。」

工作是辛苦的，捧盆的，捧了幾小時，手像要折斷一樣。預盆的，下班時，腰板都硬了。推車的，較好一點，但當人多的時候，要衝出重圍，要頻叫讓開，又怕撞倒小孩子，又怕倒瀉點心。又要不停地劈開喉嚨叫賣，眞是「口水多過茶」。

初做的時候，恨不得第二天就不幹了。

但體力的辛苦是容易克服的，還有許多比賣點心更辛苦的工作哩。

苦的是一股潛在的壓力，無處不在。行外人的歧視，自有其歷史根源，不足爲怪。

自己行內的人也排擠點心妹，這又是爲了什麼？不論有什麼差錯，比如厠所壞了，一些器皿丟失了，手巾少了，枱布未用先髒了……首先罵的，就一定是點心妹。用來對待點心妹的形容詞，應是：粗野、愚笨、無知！

這無形的壓力做成了點心妹的自暴自棄。十三四歲的點心妹都是貧窮人家的女兒，受了責罵，開始是哭，漸漸也就麻木了。她們的自尊心去了那裏？但又有什麼辦法呢？駁嘴嗎？說不定會丟了工作，回到家裏，父母不一定諒解。就算家人不責怪，肚子也要吃飯。而且，做東家的點心妹和做西家的點心妹，並沒有什麼不同啊。

一些很快成了小老人，修養得爐火純青，正是笑罵由

你笑罵，以不變應萬變。

一些見慣衣香鬢影，也學起時髦來了。買廉價的、但最有「型」的衣物來裝扮自己，扮得不三不四的，使人錯認爲小舞女。

一些找尋刺激來麻醉自己，吸毒、狂賭……

一些放工了，又另去兼職，以應付生活沉重的壓力。

她們大多數習慣用粗言穢語來做語助詞，這些語句不但有發洩作用，還用來「保護」自己，有着「我不是好惹」的味道。但這「味道」不是有點可憐，有點可怕嗎？

小月感到了被壓在底層的痛苦。她有時會怔怔地看着母親，很感動地想擁抱她。母親這大半生受盡了多少欺凌和痛苦啊？她愛母親。但除了相互的噓寒問暖，她們的心似乎有什麼阻隔着，這就是所謂「代溝」吧？

她尊敬哥哥，但哥哥不愛說話。

她似乎要「做」什麼，她有過人的精力，但是——嗯？

她也不願談戀愛，當小姊妹們驕傲地自誇：「跟男孩子出街，帶一條手帕就夠了。」她有點不開心，這不是妬忌，但總覺得不光彩。

當男孩子約她外出，她都搖頭。小姊妹勸她：「別做古老石山了，不然嫁不出去了。」她就會想起兩個姊姊無可奈何的「奉子完婚」。

難道一到十七、八歲，就要「人約黃昏後」？這眞是一種莫名其妙的虛榮心什麼的。

什麼「老姑婆」？笑話！沒有嫁不出去的女人，問題是她願不願意。

小月的思想透着智慧的光華，她在摸索人生。

她拚命的閱讀，只有這樣，她的心靈才獲得滿足。她明白了什麼是壓迫和被壓迫。她想，她這一代是比她的父母、比她的外祖父母不同。怎樣不同呢？是壓迫得更深更重了。而表面上，她是比上一代更「幸福」！

一些文過飾非的，一些歌功頌德的聲音文字，一些「選美」的玩意，一些什麼「節」的熱鬧，掩蓋着這些。

這些別有用心的宣傳是「成功」的，許多人都給麻醉了。

小月想叫，想呼喊。她的心激動得想爆炸。是的，沉默徹底說來是沒有用的。人們是沉默得太久了。

總有一天，她會說會喊的，會挺直腰板站起來的，而且決不會只是她一個。

（阿立插圖）

思嚴

李商隱和他的無題詩

晚唐大詩人李商隱，以其華麗工整的詞藻，高度技巧的筆觸，爲唐代詩壇別樹一幟。他的詩，讀起來婉轉流暢，琅琅上口，但含意却十分隱晦，用典又多，不大好懂。所以，後代的評論家，一致肯定了李商隱詩歌的藝術造詣，但却容易忽略他詩中的寓意。

從唐詩發展的過程來說，明代詩人高棅在他所編的「唐詩品彙」中，將唐詩分爲四個階段，就是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也即是唐詩由興起到成熟，由成熟到轉變，由轉變到結束的過程。李商隱剛好處於這最後的一個階段中，他吸引了盛唐、中唐一些偉大詩人的養料，豐富了自己的創作內容，在技巧方面，更是大大地躍進一步，把唐詩推進到一個新的境界。

李商隱的創作，數量也不少，在「全唐詩」裏面，收集他的詩篇就有三卷之多，而他那纏綿悱惻的詞采，感時憂事、別有懷抱的含蓄寄意，更成後代詩人學習的榜樣。到了宋代初期，楊億等摹擬其詩體，稱爲西崑體。

如果拿白居易的詩和李商隱詩作一比較，很明顯地看出了一條截然不同的分界線。白居易是一位現實主義的詩人，他的作品辛辣有刺，通俗易懂。特別是他早期和中年的諷諭詩，這些詩內容十分豐富，開拓了中唐詩壇的廣闊天地。李商隱繼白居易之後，代表晚唐的傑出詩人，在時間上，是緊緊地銜接着；但在創作的技術和內容上，竟然出現了完全不同的風格，這和晚唐的時代背景，是有重大關連的。

唐王朝的統治，到了中唐末期，藩鎮割據和宦官專權的局面，已經形成不可救藥的絕症，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完全暴露出來。順宗「永貞」年間，經歷了一場改革與反改革、進步與保守的儒法鬥爭，這場鬥爭雖然只有八個月的時間，但其影響却是十分深刻的。以王叔文、王伾爲首的革新運動分子，在憲宗即位之後，貶的貶，殺的殺，這正是白居易所說的「四望天日曛」的黑暗時代。這以後，唐王朝的統治，一步步向崩潰沒落方面走去。到了文宗、武宗時候，正是牛李——牛僧孺、李德裕黨爭尖銳劇烈的時代，統治階級只知結黨營私，士大夫惴惴不安於朋黨之禍，低首屏息仰附於各個大集團中，苟延度日。這樣的動盪政治局面，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當時的文藝活動。如果說，唐順宗、憲宗時代尚有一個敢以辛辣筆觸指摘時弊，揭露黑暗的白居易，到了文宗、武宗時候，就只能有李商隱這樣的憂時傷感、隱晦含蓄的詩人了。這是時代的悲慘，也是李商隱創作風格不同於白居易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

這裏應該簡略地介紹一下李商隱的創作和活動過程：

李商隱（八一二——八五八）字義山，懷州河內人（現在的河南沁陽縣）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主要是作幕府書記，可說是寄人籬下，鬱鬱不得志了。雖然他以進士出身，做過侍御史，但時間很短，大部份時間是作爲藩鎮的書記、參軍

等職，又夾在牛李黨爭的隙縫中，心有所愛，身不由主，他的心情，長期是沉重而又矛盾的。他的無題詩特別多，含意又那麼隱晦難懂，主要就是這種心理矛盾的反映。

少年時代的李商隱，得到令狐楚的賞識，使他和令狐家族結下了一段淵源。令狐楚是牛黨的大將，坐鎮河陽，賞識李商隱的文才，使他和一幫子弟相過從，又表署李商隱爲他手下的巡官。令狐楚的兒子令狐綯也是牛黨大員，對李商隱推荐極力，故得擢進士第。這時候，李商隱年約廿六歲，可說是他從政的起點，也可說是他一生重要的轉捩點。

李商隱從十八歲開始，便得到令狐楚的器重，與令狐家族有了特殊的關係，到他登進士第，整整有八年的時間了。而在這之前，李一再赴試，均告落第，他中進士，無疑是得力於令狐綯的推荐，這種關係，不能不在李商隱思想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唐代的士大夫階級，重視詞科出身，認爲這是飛黃騰達的正確途徑，李商隱也不可能例外。

事情往往和願望相反，就在李商隱登進士第這一年，令狐楚死了，李商隱爲他寫了誌文之後，還賦了「百生終莫報，九死諒難追」的感恩圖報的詩句，但剛過一年之後，他終於決定應涇原節度使王茂元之辟，作爲幕府書記。這個決定對李商隱一生來說，是重要的，這使他以後陷入牛李黨爭的隙縫中而無法自拔。

王茂元是李黨，李商隱所以作出這樣的抉擇，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值得一提。文宗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爆發了「甘露之變」，宦官更加專橫，殘殺無辜，累及許多朝官。牛黨俯首貼耳，屈服於宦官淫威下，反而與宦官勾結起來，這是激發李商隱思想的重大轉變，對牛黨感到絕望，轉而傾向領有兵權的方鎮大員，希望借助他們的力量壓制宦官。

這一時期，他寫過了「有感」及「重有感」等詩篇，反映了他對宦官專權的不滿情緒，惋惜李訓、鄭注的輕舉妄動，謀壓制宦官不遂的心聲。在他得中進士後，曾一度由西南至大散關（鳳縣）北向渡渭水直到寶鷄，寫了「行次西郊作一百韻」，這首詩，像有意地對西北藩鎮作一次調查報告。還有「韓碑」詩，歌頌唐憲宗和裴度平定淮西吳元濟的叛亂，都是這個時期的詩篇。

李商隱既然作出了這樣重大的轉變和抉擇，在他的心靈中，不可能是平靜的。他有過動搖，有過反覆不定的思慮和

痛苦，自然也要遭受牛黨的譏議和咒罵。令狐綯謝絕和他往來，而且把他說成是個「忘家恩，放利偷合」之輩，這對李商隱來說，是莫大的汚辱。他忍受這樣的漫罵和汚辱，我行我素。但有時又勾起了思想上的苦惱和矛盾，自己責備自己，這種反覆矛盾的心情，在他的詩章中是有所反映的。

在「有感」這首詩中，李商隱這樣說：

「中路因循我所長，古來才命兩相妨。勸君莫强安蛇足，一餞芳醪不得嘗。」

有才無命，這是舊社會知識分子對自己的抱負和他的遭遇有矛盾時的一種說法。「才命兩相妨」，也就是這種意思。他亦知道自己的短處，是「中路因循」，是徘徊歧路，躊躇不決，不知所從。但他最後兩句，却是肯定地鼓勵自己，不要畫蛇添足，脫離實際，爲自己製造麻煩，他是肯定地走自己要走的路。

他作爲王茂元的幕府書記，更進一步作爲王的女婿，當他赴京師應吏部博學宏詞科試落選回來時，又寫了「安定城樓」這首詩：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柳枝外盡汀洲。賈生年少虛垂淚，王粲春來更遠遊。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休。」

「安定」是涇州的舊名，也就是王茂元坐鎮的地方，這首詩前兩句，是寫「安定」城樓的外景，第二聯是借賈誼被貶謫和王粲荆州依劉表的故事，來表明自己的處境和當時的心情；第三聯眞正地說出了自己的志願和想法，他是想在邊區有所作爲的，他要迴旋天地，力挽乾坤，但這不能經由正當的途徑，因爲廟堂之上都是一幫腐鼠佔據了地位，他不願和他們爭奪這些，而是想投老江湖，在邊區幹出一番功業來。

這是李商隱的壯志，也是他脫離牛黨的原因。但是，他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他雖然得到王茂元的倚重，還得到一個「待御史」的虛銜，但不久之後，王茂元死了，他又回京師來，好久得不到調用，他只好應桂管觀察使鄭亞之辟，爲其判官。亞被貶循州，李從之，凡三年乃歸。他有一首無題詩，寫的就是這個時期的矛盾心情。

「昨夜星晨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嗟

予聽鼓應官去，走馬蘭台類轉蓬。」

蘭台是御史所居的官署，「走馬蘭台類轉蓬」，和聽着更鼓起身去應付官事，都說明他不安定的官場生涯。而他在畫樓西畔掛念着桂堂的人，這個人是什麼人？他沒有明說，只說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和曾經和一起共事飲酒，「分曹射覆蠟燈紅」的人。

當他從循州歸來後，又作爲京兆尹盧宏正的幕府參軍。盧宏正出鎮徐州，李又偕行。盧宏正死後，李回京，到了這個地步，窮途潦倒，他的「中路因循」的矛盾心情，也沒有完全擺脫。他不得已，再度向令狐綯求助，令狐綯給他補了一個太學博士的銜頭，就這樣算數。不久，他又應劍南東川節度使柳仲郢的招手，馬上放棄了這個太學博士的虛銜，再度作柳的幕府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五年之後，隨柳回朝，柳調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舉李商隱爲鹽鐵推官，派他到江東任職。一直到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八五八），病死河南鄭州，死時年僅四十六歲。

二

從李商隱的坎坷遭遇，長期憂抑的政治生涯來看，他的無題詩，不是無題而是有題了。他的心中，隱藏了很多要說而無法說得出口的話，使他不得不以無題詩的含蓄手法來宣洩。在詞藻方面，利用他的技巧，使人讀起來似懂非懂，似明未明，讀者可以意會到作者詩中別有所指，但却不知他所指的是什麼，這可說是李商隱的無題詩最突出的特點了。

除了上面列舉的那些詩篇外，李商隱還有很多的無題詩，都是膾炙人口的佳作，例如：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萊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

寫離別之情，寫思念之忱，確是使人有蕩氣迴腸之感，但覺詩中仍有一股莫明其妙的力量，不同於一般悱惻纏綿的傷感之作。「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之句，都不是消極的，而是有所作爲的、有所期待的。期待的蓬萊仙

境是什麼呢？這就值得仔細的推敲了。

還有：

「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爲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乾。蠟照半籠金翡翠，麝熏微度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千萬重。」

「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金蟾齧鎖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迴。賈氏窺簾韓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東風細雨，塘外響起的輕雷，這應該是有所指吧！賈氏窺簾，宓妃留枕，用的是韓壽、曹植的故事，這「一寸相思一寸灰」，相思的又是誰呢？

諸如此類的無題詩，在李商隱的詩集中，多到不勝枚舉，五言、七言都有，這就構成了李商隱創作的一個特點，也是後人批評他晦澀難懂的地方。

還有一些用起句兩個字作題的，如「爲有」「日日」這類的詩章，亦屬於無題詩的一類，這些詩大多抒發胸中的憤懣，或是寫人、或是寫己。

「爲有雲屏無限嬌，鳳城寒盡怕春宵，無端嫁得金龜婿，辜負香衾事早朝！」

「日日春光鬥日光，山城斜路杏花香，羣時心緒渾無事，得及遊絲百尺長。」

不管有題無題，李商隱的詩，華麗、工整不用說了，就從內容來看，有憂傷但不消極，有怨懟但不絕望。這和李商隱一生的遭際，是完全吻合了。

這裏，再引述他死前一年所作的「風雨」詩，作爲他一生的總結吧。

「淒涼寶劍篇，羈泊欲窮年。黃葉仍風雨，青樓自管弦。新知遭薄俗，舊好隔良緣。心斷新豐酒，銷愁斗幾千！」

李商隱的一生，正是在風雨飄搖中渡過，他自己也知已到了窮盡之年了。「黃葉仍風雨，青樓自管弦」這兩句，對當時社會的描繪，是十分深刻的，一方面是廣大人民的困苦，唐王朝的命運也一樣處於風雨飄搖中；另一方面却是統治

階層的荒淫無恥，不事振作。「新知遭薄俗」，說明他對李黨的感情，這種感情遭到薄俗的譏議和誹謗，而對牛黨的令狐氏，他還是不能忘懷的，所以有「舊好隔良緣」的傷感。

但是，李商隱的抉擇，無疑是正確的。這裏順便提一下牛李黨爭的背景，作爲本文的結束語。

晚唐的朋黨之爭，在性質上來說，是屬於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反映。在史書上，牛李黨爭，一直被認爲是兩種出身和門閥之爭。唐代是重視門閥出身的，這是繼承魏晉以來，士族門閥的狹窄之見。到武則天、唐中宗的時代，這種情況略有改變，把政權開放給一部份中小地主，通過進士詞科起用了一班新貴。這些新貴們到了中唐後期和晚唐，形成了一個新的門第，新的統治階層，這個階層就是以牛僧孺、李宗閔爲代表，維護當時流行的進士詞科。而李德裕則認爲進士浮而不實，主張用公卿的子弟。雖然如此，在李德裕的周圍親信中，亦不乏進士出身的人，他一樣錄用。從這一點來說，李德裕在用人方面，是比牛黨進步得多，他既重視公卿的子弟，也不排除有實學的進士，史書上說他所拔者皆「寒畯之士」，也許沒有錯。可見他的確做到用人惟賢，不同於牛黨的狹窄之見。

李商隱一生依靠的座主中，除了早年的令狐家族外，王茂元、鄭亞、盧宏正、柳仙郢都是和李德裕友善之人，都不屬於牛黨。

芬蘭蘇格蘭編印兩本新訂故事集

芬蘭神話故事集“芬蘭爐邊故事”（Tales from a Finnish Fireside）的最新修訂本已經出版。該故事集由詹姆斯·克羅伊德·波曼（James Cloyd Bowman）和馬克里·畢安科（Margery Bianco）收集編纂。“查多與文圖斯出版社”（Chatto & Windus）出版。

蘇格蘭民間故事集“世界盡頭的水井”（The Well at the World's End）的最新修訂本也於最近出版。該故事集由諾拉和威廉·蒙戈梅里（Norah and William Montgomerie）編寫。由波德里·哈德出版社（Bodley Head）出版。

前本的修訂本已將原有內容的某些尖酸刻薄的地方刪削。後本的修訂本也把原有的一些方言文字加以改動。但是這兩本集子，都收集了饒有興味的故事。

（禾子）

外國文訊

貓頭鷹襲擊小魚（石刻）

愛斯基摩的版畫藝術

夏果

看到了來自北極地帶的版畫藝術，是一次意外的收穫，擴展了我對版畫創作的視野。那是最近在香港大會堂展出的加拿大巴芬島西南端的多塞特角愛斯基摩藝術家的作品。包括有石版畫、海豹皮孔版畫、銅版畫；還有套色石刻，海豹皮孔版和石刻混合創作的版畫。

由於愛斯基摩人居住在遙遠的北極地帶，對這個民族會感到陌生，當讀到他們的作品，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可親的民族。是通過愛斯基摩藝術家們以清新、簡樸的藝術表現手法，把這一遙遠地帶多彩的生活、風貌反映在作品上帶來的。

透過作品，我們不只看到生長在北極圈冰天雪地的海象、海豹、熊、馴鹿、雀鳥和魚類，我們還看到愛斯基摩人在

漁獵生活中的勤勞、剛毅和智慧。在表現狩獵的場面，沒有描繪什麼地方景物，沒有雪橇和拖拉雪橇的狗羣，但畫面出現一片白茫茫的背景，是遠離他們族人聚居的冰宅，到達廣漠的雪原所在了。

愛斯基摩藝術家以簡單、明晰的表現方法，刻劃了勞動中的生活情況。作品人物和鳥獸的造型，是帶有圖案裝飾趣味的；這些生動的形象，都是經過誇張手法表現的，形成了愛斯基摩藝術的獨特風格。「在「捕魚」這幅作品中，描繪獵人們從浮冰上鑿洞用魚叉捕魚，那留在浮冰上的穴洞，還有游魚出沒，飛鳥二三在穴洞邊沿徘徊，這一具有顯著特色的北極地帶景色，是描繪獵者漁穫豐收的喜悅景象。另一幅「貓頭鷹襲擊小魚」的作品，作者雖然純以裝飾手法處理，但讀畫不難看出作者的寫實意圖；拿來跟「捕魚」這幅作品並觀，那二三飛鳥徘徊於游魚出沒的冰洞邊沿，看來牠們同樣要作「釣魚郎」捕魚，這便可以理解貓頭鷹襲擊小魚所存在的寫實構思。因此可以看出，愛斯基摩藝術家就是創作帶有幻想色彩的作品，也離不開表現現實生活的。

愛斯基摩人的禦寒衣物是以馴鹿皮縫製的，主食是海豹、海象和馴鹿……。愛斯基摩藝術家在作品上所反映

（版孔皮豹海）人獵豹海

（刻石）魚捕

的，自然與狩獵生活有關。作品叫人看到這個民族在與大自然作出艱苦鬥爭，也看到這個民族的合羣力量和樂觀精神。

讀「海豹獵人」這幅作品，就彷彿聽到一曲來自北極的凱歌。獵人們提了標槍和繩索，正列隊把獵穫物準備拿上雪橇讓狗隻拖回部落的前一刻。這一集體出獵的景象，獵人們爲荒漠冰原帶來一股濃厚的生活氣息。跟另一作品「在浮冰上的海象獵者」，同樣充滿生活氣息，刻劃出獵人手持長矛在風雪中追逐海象的生動形象。藝術家以不多的筆墨，簡單的故事情節，讓讀者在作品上作出更多實際聯想，那主要是作品來自現實生活的緣故。

愛斯基摩藝術家有着多面的表現手法，例如套色石刻「狩獵馴鹿」，這幅作品是具有情節性的；三個獵人隱蔽在一個較低的土墩上，持矛持叉正等待在不遠處出現的兩頭馴鹿就範，隨而一聲出擊。作品內容充份表現出沉着、機智，反映出愛斯基摩民族主要性格的一面。

讀愛斯基摩版畫藝術，更使我聯想到我國漢代的石刻畫像和磚畫像。石刻畫像的工序是先畫後刻，先把石地磨平，是陰刻線條的。愛斯基摩石刻，從介紹創作過程的紀錄影片看到，藝術家們在平滑的石面上也是先畫後刻，刻的是陽紋線條，雖然有個別圖形，如人物、動物形象是用塊狀構成的，依然是陽紋；主要是留着白地才顯示出一片白茫茫的冰原、雪地，因此愛斯基摩版畫很少用上陰刻線

（刻石色套）鹿馴獵狩

條。

出現在漢代畫像石的形象，有各種人物和奇禽異獸；在塑造動物形象上，有些是富於想像力和帶有裝飾性的。在漢畫中，就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所謂「四靈」的描繪，這些「神物」是刻在石闕、享堂、石棺、石函上的。愛斯基摩石刻版畫，也有「鳥靈」、「貓頭鷹之靈」的作品，這是愛斯基摩人用爲實用品作圖案裝飾的。漢畫像石和愛斯基摩石刻還有不少相近的地方，見於漢代以狩獵爲題材的畫像石，就有經過古代刻工誇張手法表現的兇猛野獸，如白虎玄豹，兇象野犀等；在愛斯基摩版畫作品上，也有巨熊、惡狼的形象，但兩種民族藝術作品都是把人刻劃得充滿戰勝野獸信心而表現出一派豪雄氣概。

漢畫像石有着深遠的藝術傳統，具有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歷史面貌。愛斯基摩石刻藝術，也有幾千年的歷史淵源，它同樣具有傳統的特有的民族藝術風格。由於兩者從內容以至形式都有一些相近的地方，所以在欣賞愛斯基摩版畫時便會覺得親切。加拿大愛斯基摩藝術家在每一幅作品上，都蓋上刻有作者名字的石印章，黑文印之下加蓋朱文印，顯出頗佳的色彩效果，有着和中國畫加蓋印章一樣能使畫面起着穩定作用。是愛斯基摩版畫的另一特色，跟中國畫有着這點相同的地方，讀畫時就會更感親切。

在浮冰上的海象獵者（石刻）

洗衣街

舒巷城

原始的洗衣街
也許眞的有過很多人在洗衣
他不知道
　也許那是夢一樣遙遠的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但現在
他經過的時候
鬧市聲中沒有搗衣聲
沒有潺潺的水流
　而携籃
　向小溪或者山澗
　或者向河邊的石級走去的
　浣衣婦
　更加沒有了

在染汚的空氣中
行人路上使人愁
前面疾馳而過的
是吐着廢氣團團的汽車羣
　不是逐水的輕舟

而且抬頭又是一座座的
　高到快要碰到噴射機的
大厦高樓
他感到有點暈眩了
　拿着一塊
　剛從快餐店買來的熱狗
　機械地坐下來
機械地吃着，吃着
在　插着一束枯萎薑花的廢紙箱旁
在　染着都市塵的一張長椅上

註：洗衣街是九龍頗長的一條橫街

「眞有這麼的不同」

曲明

以下是一個八、九歲的孩子向一間茶樓求職的經過（說確實點，是茶樓老板主動僱用孩子的經過。孩子叫汪落山，老板叫大哥成）——

「我不懂怎樣做，而且，我又不夠高大。」

「沒關係，我派你做走單，比方，人客告訴那些穿白衫的大佬，要一碗叉燒飯，他寫一張單交給你，你就將這張單送到樓下的燒味檔，這樣子跑來跑去，你行嗎？」

「行！我可以跑一天不疲倦。」

「那麼你明天就來上工，做跑腿，人工是每月三百元，在這裏吃晚飯；放工後，找一間晚上開門的學校讀書，只要你肯勤力讀書，學費不必你付，我替你交學費。」

汪落山喜得眼睛含了淚水，緊緊握住大哥成的手道：「老板，你眞好，我多謝你，不知應該怎麼說才對……有了三百元，夠了，媽媽有錢看醫生了，妹妹有麵包吃了。」

……

如果不加說明，乍看之下，你也許會誤會，孩子不是在向茶樓求職，而是在向社會福利署求救。

有這樣樂善好施的茶樓嗎？有這樣大慈大悲的老板嗎？（執筆至此，筆者眞想擲下筆桿，也去向大哥成先生求個好職位。）

有的。在某種作家的筆下，有這樣的茶樓，有這樣的老闆。而且，它和他還一而再被搬上了銀幕。

不避做文抄公，以下再從別的一本小說抄錄一段對

話。對話者的身份也是茶樓職工——

「多福酒樓較好些，拆的時候，每個工人不論工齡、職位，一概發三百塊。」

「三百塊遣散費？沒弄錯吧？要來做什麼用，做鹽不鹹，做醋不酸。那些做了半輩子的，就只值三百？眞是什麼世界。」

「總好過沒有吧！」

「唉！還是做賊好些，生捱死捱，日捱夜捱，到頭來還是只得三萬（眼慢、手慢、脚慢），再加三百，嘖嘖！那就差不多一世人了。那些老板就算錢多得壓死他了，也捨不得從指縫裏漏多點錢出來，希望他們『大發慈悲』，不如叫老虎不吃人，眞他媽的！」

上述的這段對話，不是出自什麼大作家的手筆，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茶樓工人的作品。這位工人作者眞不夠運，沒有碰上一個像大作家筆下那樣的「眞好」的老板，因而，捱了一輩子只得三萬（慢）加三百的報酬。可人家大哥成先生對一個乳臭未乾的童工，一出手就是三百元，而且主動預支上期，送學費。奉勸這位工餘時候也弄弄筆桿的茶樓工人，怨天怨地，不如怨自己「遇老板不淑」，而且沒有請大作家先生做個介紹，到大哥成那裏謀個職位，說不定他慈善爲懷，給你來個月薪三千塊。

做文抄公不怕做到底，這裏還要抄錄魯迅先生的一段話——

「……我們講旱災的時候，就講到一位老爺下鄉查災，說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災的，現在成災，是因爲農民懶，不戽水。但一種報上，却記着一個六十老翁，因兒子戽水乏力而死，災象如故，無路可走，自殺了。老爺和鄉下人，意見是眞有這麼的不同的。」

大作家筆下的老板與工人筆下的老板，也是「眞有這麼的不同的」。不過，上述那位茶樓工人作者對老板的觀感，大抵是從自己生活經歷中得出來。這一點是可以加以相信的。當然，我們並不能說大作家沒有生活，沒有見過茶樓老板，當他每天上茶樓吃其碗仔翅的時候，大抵都會見到老板表示歡迎的笑臉。（提起碗仔翅，那茶樓工人作者的作品中又有這麼一句話：「又熱又滾的碗仔翅裏有多少委屈的淚珠啊！」眞是掃興！）

高峯從地起

白繁茹

法國史學家與批評家丹納所著的「藝術哲學」，是一本很有吸引力的書。他用很豐富的材料來說明他的每一個見解，而且極有條理，有說服力。雖然這本書有些觀點在我們看來有不足之處，有些觀點也許不能同意。但是也有許多論見是很可贊賞的。

他認爲每一個偉大的藝術家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整個環境是基礎（丹納對這個大環境——社會，還理解得比較狹窄，着重在社會的風俗習慣與時代精神等上層建築方面）而通過羣衆，表現爲一種要求，這些要求由無數的藝術家表現出來，而他們的大量實踐，經過羣衆的選擇，經由最傑出的藝術家集中起來，這就產生了高峯式的藝術家。

他說明這樣的道理，用的很形象的語言：

「例如莎士比亞，初看似乎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奇迹，從別個星球上來的隕石，但在他的周圍，我們發見十來個優秀的劇作家，如韋白斯忒，福特，瑪星球，馬洛，本·瓊生，弗來契，菩蒙，都用同樣的風格，同樣的思想感情寫作。……」

他還舉了一些別的例子，如畫家盧本斯。盧本斯也很了不起，「但只要到比利時去參觀根特，布魯塞爾，布魯日，盎凡爾斯各地的教堂，就發覺有整批的畫家才具都和盧本斯相彷。」

香港的古典音樂愛好者，都會覺得貝多芬是很傑出的，而且他的風格也很獨特，極易分辨出來。其實，只因他的傑出，使得風格類似的其他作曲家黯然無光吧了。他同時期的作曲家斯波（Spohr）有少量作品今天還有人灌成唱片，買來一聽，就會發現與貝多芬有相似的地方，只是在內

容與技巧方面都遠遠比不上貝多芬吧了。

丹納觀察到的這些現象，我想是合乎事實的，而且也是本質的。

這可以說明：

其一，藝術作品歸根到底是社會活動的反映。在這裏，我們可以補充的是：社會中有不同階層，我們主張文藝應該是反映大多數人要求的。

其二，羣衆對文藝，以各種形式提出要求、意見、批評，（不一定只是寫文章。比方大多數人的喜惡，就是一種嚴峻的選擇）。這是很大的影響力。

其三，應當有大量的藝術家出現。沒有大量藝術家的實踐，沒有他們的失敗和成功的經驗，是不可能積聚足夠的條件，以產生一代的大藝術家與偉大藝術品的。不能忘記：高峯從地起！

其四，偉大的藝術家、偉大的藝術作品，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出來。主觀願望再强烈，也不可能叫天上突然掉下一件十全十美的作品，——如同墜下隕石一樣。

今天，新社會中羣衆性的創作在蓬勃起來，他們寫新人物，新生活，雖然往往還會有粗糙的缺點，公式化的傾向，但是從上面這個觀點看來，我們很相信，只要山花開得爛熳，必然會有一天在其中產生極美麗的花朵的！

眼前我們這個社會，還是舊社會。它需要什麼樣的作品？羣衆的要求怎樣？藝術家們怎樣在創作？將來怎樣產生比較令人滿意的作品？……這是一連串很叫文藝愛好者去深思的問題。

技法與定型

李幸

當然先有花，才有花這個稱謂；先有樹，才有樹這個名目。

同樣的，也當然先有詩，才有詩這個名稱；先有小說，才有小說這個類別。

如果杜撰出一個名稱叫作「芬」，規定了「芬」應該具有的若干特點，叫大自然長出一些「芬」來，大自然絕不會理會。同樣的，如果杜撰一個名稱叫作「彩講」，寫信要求雜誌的編輯登一篇「彩講」。編輯一定以爲是讀者無聊開玩笑。

事實的存在，總是先於名稱的出現。名稱不外是代表事實的符號吧了。

莫桑泊在「論小說」這篇文章裏，一開始就用憤慨的語氣，駁斥某一種論點：「這作品的最大缺點是，嚴格說來，它不是一本小說。」

眞的，這種論調，如今也仍然常常聽見，聽見人們把它加於小說、詩歌、電影……種種作品身上。說某些小說不是小說，某些詩歌不是詩歌，某些電影不是電影等等。

這就像，指着一株樹，說它不是花；指着一個新出現的水菓品種，說它不是水菓。

應該批評的是它的出現與存在價值；管它是不是花，是不是果呢？

並不是我個人完全同意莫桑泊的藝術觀點。我只是同樣地覺得，不應該拿某一種定型的技法，當作一切同類作品所必須恪守的成規。不管這種技法起於何時，有過怎樣的歷史。

用從事創作的角度來說，研究著名作家的作品裏的表現技法，對練習寫作，的確有很大的幫助。但這樣做，還要提防那在不經意中產生的壞效果。它會束縛我們觀察生活與表現生活的能力。換句話說，就是，使我們的腦袋裏有了種種式式定型了的藝術的框框。

歷史發展到今天，那運行的車輪，是加速地向前滾動。作爲加速交流經驗，加速推動歷史發展的文藝作品，自有它們本身應負的使命，從事創作的時候，殊不必老被已往種種現成的技法所束縛頭腦。

抱着深入生活，表現生活，負起文藝創作的時代使命的決心，有時會驅使我們創出新的技法，來表現新的生活內容。即使它不像已有的小說、詩歌、散文、雜文……那樣的技法。但是，這又何妨呢？何妨創造出新的門類來呢？

當新的類別出現的時候，又何妨給它一個新的名目讓它自立存在呢？譬如說它不是小說，就不叫「小說」，說它不是詩歌，就不叫「詩歌」……這樣是不是可行的？

在動人的生活面前

馮觀

兩個老人，一位已經百歲出頭，一位也快百歲了。身體都還不太差。就在今年的初夏，他們由澳洲經過香港，回到自己的家鄉——台山。

是兩位老華僑。他們是親兄弟。

他們出國的時候，社會一團糟。今天回家鄉，家鄉的新面貌叫他們認不出來。

他們的內心感受一定很多，很多。而且充滿激情。

當他們搭上祖國的火車，見到女服務員，女車長，很驚奇。這不是普通的驚奇，因爲老人是以他們自己的記憶來對比的。以前，當他們年青的時候，女人根本很少機會搭火車。他們還記得火車站上發生的一件慘事：一個長得比較端正的女孩子去接車，流氓居然要硬拉她去凌辱。她死抱住車站的柱子，流氓就下毒手把她刺死了。

那樣的舊社會！

這樣的新社會！

老人內心的對比怎麼會不强烈？

如果能夠由老人口述，有人給他原原本本記下來，我想，那會是很動人的文藝作品，即使那不像小說，不像散文，不像小品……。

如果有位文藝工作者，跟隨着老人一段期間，如實而生動地記錄下老人的行動、所見、所遇、所說、所感，那也會是一篇極生動的報告文學。

老人的例子不是很個別的。早已有無數「少小離家老大回」的華僑，對新舊社會說出了强烈的對比，表現了對新社會的深厚的愛。他們的遭遇有共同點，都聯繫到社會、國家、世界的變化。因此，如果有文藝工作者，能夠在這方面去下功夫，收集大量這樣的素材，就以二位百齡老人爲中心，把材料組織起來，使之更集中，更强烈，更有力，更典型，那就可能是非常有份量的文藝作品了。

總覺得，極好的題材，在今天，多的是。

只是，怎樣才能夠由那些動人的現實生活，轉化到成爲提高了的文藝作品呢？

這個問題要是能夠解決，像一兩份「海洋文藝」的篇幅將容納不下那麼多的稿件，因爲那將成爲新文藝的海洋。

夏易

風滿樓

活了幾十年，忽然覺得以前的日子都是空虛的。這種滋味，該如何抵受？

牢騷滿腔，心潮澎湃，吳老師迎風站在窗前，彷彿腦袋裏的思想，都讓風吹得颯颯作響，好不安定。

吳老師曾經把這層小樓起了個風雅的名字，叫作風滿樓。

從前的日子，生活實在過得風雅，於是，對一切感

受，都起着風雅的反應。如今，他倒不如把「風滿樓」改爲「風撼樓」。這才貼切啊！

眞的，這裏風好大，彷彿隨時會吹塌這層小樓。

眞的，這裏風好大，即使在到處都吹着和風的日子。

這裏，面對着筲箕灣的避風塘。塘內密集着的大艇小艇，在微波中搖擺着，起伏着。

大艇小艇，排列得很有規則，但每隻艇，都根據不同的規律波動，顯示着，艇羣底下，是一個動蕩不寧的世界。

艇上的生活也一定動蕩不寧的吧？是不是因爲艇下是水的緣故？

不是的，生活在陸地上的人，大家雙脚踏着實地，但生活還不是很不寧靜麼？

寧靜也吧，不寧靜也吧；艇羣也吧，屋羣也吧，過去，在吳老師眼中，這些全是風景，可供欣賞的風景。

「風滿樓」位處十三樓，是這座大廈最高一層，遠離煩囂，居高臨下，離動蕩的生活遠遠的。

何況，吳老師本來不是有過安定的生活的麼？

吳老師曾經是一家津貼學校的教師，薪水比較高，生活也比較安定。

這種個人的安定生活，却限制了他的視野，束縛了他的接觸現實生活的能力，使他教起書來，也採取了故步自封的態度。

表面看來，他倒是個好老師，他勤勤懇懇，似乎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但是，事實上，他是懶於過問世間事，懶於思考大問題。有時候，又生怕觸犯了什麼禁忌，碰破了飯碗。

退休的時候，他得了一份養老金。錢並不太多，但湊合了平日的積蓄，盤算着，也可以安渡晚年了吧？

誰知，在炒股票的風氣盛行的時候，這陣風，也曾經颳進這層小樓。來自外地的大資本，捲走了不少本地的小資本，也捲走了吳老師不少的積蓄。

他本是孑然一身，收養了一個兒子，當失業之風，吹遍這個小島的時候，他那個中學畢業的兒子，找不到工作。爲了養子的將來出路，他辛苦地供給養子去外國升學。這一來，他的衣食起居，更加無人料理了。

前幾個月，搶劫之風，颳進他這層小樓了。他被人綁着，威脅他寫支票取款。

劫匪一共兩個人，其中一個，竟然曾經是他教過的學生，眞是使他震驚之下，啼笑皆非。

吳老師的積蓄並不多，怎經得起這許多風險？他預感到，他這段風燭殘年的日子，實在不容易維持下去啦！

但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呢？

當這樁事件成爲新聞，登在報紙上之後，却引起了親友的注意，過去的同事與學生的關懷。於是，吳老師的冷落門庭，一時却又熱鬧起來，不斷有親友來訪——。

跟着，吳老師的生活起了一系列的變化。

眞是始料所未及啊！

原來，不只自然界有風，生活上也有風。當生活的烈風吹進吳老師的獨居小樓裏，吳老師的頭腦亂紛紛的。他的思想像許多碎紙片，在風中飛舞。飛舞的姿態，有時顯得瀟灑活躍，有時顯得震巍巍，淒淒清清。

吳老師站在窗前迎風，面對着避風塘。

避風塘外，是一片開闊的灰漫漫的海。鯉魚門，這個狹窄的海道出入口，可以穩約望見。一隻船，正拖着一條白浪，要駛出這狹窄的海口哩！這景緻，過去常常引起吳老師的閒悠悠的詩情畫意。

但是，今天，吳老師對此景色，却輪流地興起兩股極端相反的情緒。

一股是晚景蒼涼的感慨；一股呢，却是老當益壯之情。後一種情感，使他已不得可以迎風破浪，像一隻船駛出鯉魚門那樣，駛出狹窄的生活湖，駛進廣闊的生活海。

把吳老師的情緒弄得那樣忽高忽低，有如驚濤駭浪般波動着的，主要是兩個突然深深地、用猛烈的衝勢，衝入他的生活裏的人。

這兩個人，都是他教過的學生。

一個是淪落爲劫匪的畢昌盛，一個却是朝氣蓬勃，有抱負、有見解的霍永光。

畢昌盛，霍永光；霍永光，畢昌盛。兩個人的身影，輪流地在吳老師的腦海裏幌動。

畢昌盛，臉孔白淨瘦削，一如早年一樣，眉宇間，嘴唇邊，不時露出輕佻的、玩世不恭的微笑。

霍永光呢，健康明朗，神態堅毅果敢，也一如早年一樣。

吳老師是他們的老師，自然，曾經用過點心機，教導過他們，但如今回想起來，吳老師對他們的影響，實在微乎其微。

畢昌盛是不守規矩，專門搗亂的學生。過去，吳老師只能馴服他，迫他遵守課室的秩序，並不能改變他的品德。而霍永光呢，吳老師曾經很着力地鼓勵他，教他爭取

好成績，使會考時，可以取得許多個優優良良。但霍永光却自有主張，換句話說，吳老師的言語，也改變不了他的內心世界。

可是，今天，這兩個人物，却輕而易舉地，用他們的行爲，把吳老師的內在觀感改變了。一個用的行爲是打劫；另一個呢，是理想與事實。

今天，風不算大。風掠過寬闊的海面的時候，一點也沒有掀起什麼巨浪。但是，當風颸進這小樓的時候，聲勢可有點嚇人。吹得吳老師身上的襯衫，有點像風中的旗。吹得屋子裏的好多物件，都哆哆嗦嗦。一隻塑膠杯子，早已經連茶帶杯，落到地上。月份牌連着釘子掉了下來。一本雜誌，幾張報紙，從小客廳飛撲着，進了廚房。

不過，這種風，吳老師早就適應慣了，他不能適應的，是他腦袋裏的風。

他記得以前看過一本教育學的書。

那本書說，一個好的老師，不單只要熟習他所教的科目，還應該熟習他所處的社會。

一個好老師不只教書，還要教人。

如果對社會沒有正確的認識，如何能有效地去教人呢？

想到這裏，吳老師就苦笑，覺得，如果拿這個標準去衡量，他眞是枉爲人師很久了。

過去，一直，他實在毫無教育的理想，他實在只是抱着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態度去上課，雖然，撞起鐘的時候，他也撞得很虔誠，很認眞。因此，一直，他也被稱爲好老師。因爲，由他負責的科目，學生參加會考時，取得的成績一般都比較高。因此，校方也很重視他。

但是，如今，吳老師在自己的內心深處，却對自己獲得「好老師」的稱譽，發出了淡淡的悵惘之情。

又一陣强風吹進窗內，把小桌子上的又一本雜誌，吹到地上。

吳老師俯身撿起這本雜誌，這本雜誌正是霍永光所主辦的。這一期，有吳老師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裏，吳老師所批評的正是他過去的自己。

文章裏的鄧老師也常常地熱心地把許多道德標準灌輸給學生。這些道德標準，是鄧老師早年從他的上一代的言行那裏承受過來的。

鄧老師不加思考地、習以爲常地把自己慣熟的一切當作眞理，灌輸給學生。他沒想到時代變了，社會環境變了，新的社會環境，應該有新的道德標準。

鄧老師把學校當作一個孤立於當前環境的小天地。在這個小天地裏，當然，老師是權威，教師說什麼就是什麼，學生總會當作眞理那樣去接受。

於是，這種教師的教育的效果是什麼呢，要麼，是教出一些在學校又乖又出色，但進了社會，却束手無策的學生；要麼，就是教出一些把教師當作書呆子，把教師的話當作耳邊風的學生。

吳老師這篇文章，是一篇夾敘夾議的散文，裏面舉了許多生動的事例，很有說服力。

說起來，吳老師倒是第一次執筆寫稿哩，如果不是霍永光的熱心說服與及鼓舞，吳老師絕不會一鼓作氣，排除鬱悶與零亂的思潮，振筆疾書，把一篇大胆的自我解剖，寫了出來的。

吳老師這樣地受霍永光影響，吳老師自己也始料所未及。

每次，霍永光來訪，吳老師都像給注射了興奮劑一樣。

霍永光辦的那份刊物，主要是給中學生看的。霍永光並不滿意自己已經作出的成績，覺得許多方面，都有待改進。但是，一定是霍永光的氣質與熱情，深深地打動了吳老師，使吳老師把這份刊物，當作一片英雄可以用武之地，當作可以發揮他這一生的餘力的廣闊的場所。

是的，他舒舒服服地教了一輩子書，然後退休了。

如今，他忽然發現，自己生活在一個多麼動蕩不寧的社會裏，自己的生活，都有朝不保夕的趨勢哩！

然而，奇怪麼，在這種處境裏，他却忽然悟到了什麼了。有時，他似乎有生以來，從不曾那樣地振作過。

他覺得，他從事幾十年的教育事業，是虛有其表的，浪費精力的事業。如今，這份刊物，却可以發揮無限的教育力量，與無數的青年讀者，建立心與心間溝通思想的橋樑。使他的教育工作，可以理想地延續下去。

他與霍永光的關係，從師生關係變成朋友關係了。

霍永光常常來和他討論刊物的內容與編輯的方針。吳老師甚至肯爲這份刊物作校對工作。

風帶着點鹹腥味，颳進屋裏，颳得吳老師頭腦裏的思想，也彷彿帶點生活的味道了。

到底年紀大，給風吹得太久，體力似乎抵抗不住了。

吳老師從窗前回到那用三夾板間隔成的小臥房裏。

進了小臥房，照例，第一眼便又看見櫃頭上那個小小的鍍銀的盾牌。

這是紀念品，是他退休的時候，同事們聯合送給他留念的。盾面上刻着的四個大字是「春風化雨」。

銀盾的旁邊，有一隻也是鍍銀的碟子。這碟子却是學生們所合送的，銀碟上刻着的却是「桃李滿天下」。

兩件銀器已經發黃了，用來置放銀器的木質座架，也已經陳舊了，這表示時間留下了痕跡，吳老師已經退休了好幾年啦！

望着這兩件陳舊的紀念品，吳老師不自覺地又回憶起來了。

回顧他那行將走盡的一生，倒也實在說得上是桃李滿天下。

這許多他教過的學生，他們如今過着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呢？吳老師並不完全知道。但拿已經知道的來說，也着實能使他興起感慨。

這些學生，有好些，用世俗的眼光看來，是發達啦；有些成了工廠的廠主；有些成了很能賺錢的學校的校主；有些本來是富家子弟，現在繼承了家業，在上流社會，成爲活躍的重要角色；有些還年輕，正在遠赴異國，攻讀其碩士或是博士學位。

自然，也有好些是在中下層的社會中，辛苦地掙扎着、爬着，有時略略爬高一些，有時跌了下來，跌得很慘；有些過着白領階級的生活，有些當私立學校的窮教員，店員。

還有些，本來出生在窮苦的家庭的，如今，長大了，便過着與他們的上一代大同小異的生活，憂柴憂米，生活朝不保夕。

此外，還有極少數，墮落了，爲非作歹了。

每逢吳老師作着這種回顧，就像猛地看見了一幅眞實的浮世繪，不免驚心動魄地、興起了種種感慨。

尤其是，環顧一下自己的簡陋的斗室，想起自己的窮困的生活，便免不了自哀自憐，自嘲自諷。覺得在那茫茫人海中，自己的生存，像一片葉子那樣地無足輕重，像一片葉子那樣，對這個世界毫無影響；終於，也會像一片敗葉那樣，無聲地落下。

退休，對吳老師來說，曾經意味着被遺忘。

被遺忘在孤單裏、寂寞裏。

在那段孤單、寂寞的日子裏，他得過且過地活着，思想像停滯了一般，考慮的完全是日常生活中最瑣碎的事。

如果不是那椿刼案使他的名字被登上報端，就絕少會有那麼多的親友記起了他，給他帶來了如此頻密的慰問，

使他那冷落的門庭，一下子變得其門如市。

霍永光也是這個時期突然來探訪他的。探訪是爲了採訪。採訪了一段可以登在他的刊物上的有關社會問題的新聞報導。

而經過這次採訪之後，霍永光便成爲吳老師家裏的常客。

吳老師覺得，生活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霍永光之闖進他的生活，似乎很偶然。然而，他們之所以能合作起來，其中，却也具有必然的因素。

門鈴響啦，是誰來啦？

這些日子以來，凡是門鈴響，吳老師的心頭都會掠過一絲喜悅，以及一絲興奮或不安的預期。

預期着一些工作上的使人快意的，或是使人鼱憂的消息。

但是不論是什麼類型的消息，即使是使人鼱憂的吧，却也能使吳老師感到滿足。

吳老師喜孜孜地跑向大門，喜孜孜地從門上的警眼向外望，果然，他看見了好些個使人高興的臉孔。

這些臉孔，每張都結實、飽滿，朝氣蓬勃，興高采烈。簡直看一眼就可以令人得到激勵的效果。如果誰要爲「樂觀」這兩個字找個恰當的解釋，那麼，不用尋找字眼啦，就看一眼這些臉孔吧，看一眼就明白「樂觀」是怎麼回事啦！

這些年輕人，都是霍永光的朋友。霍永光把他們帶來了。

吳老師老了。老人最容易缺少的正是「樂觀」這種情緒。如今，他能常常看見這些臉孔，就比吃補品更易得到補益了。

吳老師開了門，迎進了一陣狂風，也迎進了這些青年。

照例，吳老師總會用半開玩笑的口吻，跟來客們說這樣的話：「是什麼風把你們送來的？」

這層樓，風很大，尤其是，當開了大門的時候，大門與窗戶兩邊的對流作用，突然加强，風勢便份外猛烈。因此，每次開門迎接客人的時候，往往，也迎進了一陣狂風。

屋子裏突然熱鬧起來啦！

一屋子，全是青年們的聲音、笑貌與行動。一屋子都是！裝得滿滿的！

「吳老師，我們決定了，我們把月刊改爲半月刊。」霍永光說。

「好極啦！好極啦！」

「吳老師，我們還決定了，把社址搬到你這裏來。此

後，一天到晚都騷擾你了。」霍永光又說。

「好極啦，好極啦，歡迎之至，我就歡迎你們來嘛！」

「吳老師，你這層樓風眞大，以後，大家出出進進，開門的時候多，屋子裏就時時都颳大風了。」另一個說，大家都隨着霍永光把這位老人稱作吳老師。

「你們帶來的風，我總是歡迎的啊！」

他們滿屋子走來走去，指指點點，研究小廳子如何擺得下三張辦公桌。他們研究書架與及其他物件放置的位置，他們還研究牆上的裝飾。

牆上，本來有一幅用鏡框鑲着的國畫，是吳老師自己畫的。畫意與內容，都是從某些古畫裏套過來的。畫面有枯籐、老樹、歸鳥與及孤巢。畫上的題名是「風滿樓主吳樹人」。

吳老師早把鏡框裏的畫取下來了，換上了一個青年畫家的水彩畫，畫的是風雨中的避風塘裏的艇艤。寫這幅畫的青年，今天也來了。

霍永光說：「吳老師，我們預備再下一期，弄一個特輯，報導水上人的生活，與及他們年輕一代的入學情況。我們已經規定好誰去負責採訪了。」

吳老師於是又覺得好極了。他住在這層樓好多年了，對於窗外那些艇戶的生活，實在知道得很少。他這位老師，對生活實在是居高臨下，脫離得厲害啊！

屋子足足熱鬧了一個多鐘頭。吳老師有時並沒有說話。但是，能聽見這些年輕人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語，能看見他們的魄力與幹勁，就使吳老師得到支持的力量。

一個多鐘頭之後，這批青年走了。屋子靜下來了。

但這種靜與從前的靜不同了。這種靜之中，似乎還孕含着動的傾向。

「後天，他們就把辦公室搬來了。」吳老師想。

「他們也是一番好意，除了照顧我的精神生活，還照顧我的物質生活，給我一點酬勞微薄的工作與租金，也算是一種生活幫補了。他們幾個人，可全是義務勞動的哩！」吳老師又想。

「但最主要的是，我今後的生活的路向，將要大大扭轉啦！眞是始料所未及。」他又想。

門鈴又響了，吳老師開門的時候，又迎來一陣狂風。是郵差送掛號信來了。

信是他的養子從美國寄來的。信裏說，有一天，收到一封很意外的信，署名是霍永光，看完信才知道霍永光是誰，才知道養父被搶劫與及出力支持一份刊物的經過。

信裏表示，霍永光是個非常熱情的人，他很感激他的來信。

信裏還說及美國社會的動蕩不寧的生活面。是呀，生活在動蕩，幾乎到處社會生活都在動蕩。吳老師倒奇怪自己以前爲什麼能夠活得那麼超然與風雅了。

風一陣陣地吹進這層不到三百呎的小樓。

無論誰，第一次走進這層小樓，都會興起同樣的感觸的吧？

——颶風來的時候怎辦？頂得住麼？

牆壁那麼薄，用槌子大力敲幾下就會碎的吧？

細細的窗框鑲上單薄而不夠明亮的玻璃，烈風來時，會不會把整個窗門吹去？會不會把玻璃壓碎，使碎玻璃像炸彈碎片那樣傷人？

這樣單薄的房子，給人的是不能安居的感覺。尤其是當吳老師情緒不寧的時候。

情緒不寧的時候，他會想：「是風撼樓啊！」

他還會想：「風在搖撼我。不管自然界的風，還是生活上的風。全部都來搖撼我，一陣烈似一陣，來自各個方向！唉，我老了，支持得住麼？」

白髮蒼蒼，不只額上和眼尾有皺紋，連嘴邊和面頰，這些不容易有皺紋的地方都起了細皺，連鼻子都不平滑啦！

連眼睛也老了很多。老了的眼睛就不黑，不明亮，就混濁了。

身體上的肌肉也退化了，鬆軟了，皮膚缺乏彈力了。

吳老師老了。

但是，想起後天，一羣青年人就要搬來辦公，吳老師便又振作起來，彷彿體內會滋生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會變成無形的支柱，支持他的體魄，他的靈魂。

「生活是在動盪，但又有什麼可怕的？要緊的是，我可以把我的餘生貢獻出來。主要是，我活在他們當中了。」他想。

奇怪，他的眼睛明亮了些了。

他走到窗前，迎着風，他開始構思他下一篇稿件。是構思，也是檢討過去，也是反對他自己的過去，也是建立未來的理想。

倒不是自己個人的理想，而是有關下一代的教育理想。

人迎着風，思想也迎着風。

思想彷彿成了透明的飛絮，透明的葉子，透明的尘

帶，在窗外、在空中、在海上，飄揚、旋轉、飛舞。

思想也變成了透明的船，透明的風帆。船在海上，駛向狹窄的海口。出了海口，便是生活的大海洋了。

船上有年輕人的歌聲笑語，船走得好豪邁，船上也有他，這個老人，他不老了，彷彿是個筋强力壯的船夫哩！

海面的遠處，的確有一隻船，拖着白浪，正要駛出那狹窄的海口。

****

編輯人語

這一期的編輯工作，從主觀願望言，我們仍想抓緊小說一欄，儘管進展非常緩慢，似乎也不能抹煞有一定的充實與個別的提高。其中應向讀者推荐的一篇是何力的"斜坡"。它描述了兩個青年人，抱持不同的思想作風，走着迥異的生活道路，從而必然地導致兩種完全相反的人生歸趨，引領人們知所抉擇。作品用平淡的調子，質樸的語言，踏實地寫來，使人覺得眞切而足資反覆回味。此外，謝君誼、黎江年都各能保持自家作品的風格特點；范劍的"石匠老池"，夏易的"風滿樓"，也給我們摹狀了一些可喜或比較可喜的人物影像。青年作者們的幾篇，分別從當前社會中獵取片斷的生活現實，加以剪裁編織，其中進步的足音是清晰可聞的。

新舊西安，在鮮明的對比下，可談的東西太多了，特別是近十年來，不斷湧現的新生事物。但"雁塔遐想"的作者黃蒙田並不以爲難於措手，他巧妙地運用那兒著名的大雁塔，透過從它頂層幾乎是無遠弗屆的眺望，把好些重要的、深具概括性或代表性的事物一下子都貫串起來了，使人讀之覺得分外自然生動，沒有枯燥刻板之弊。

本期喜得老作家夏果的一篇"愛斯基摩的版畫藝術"。夏果擅長以輕清筆調評介諸般美術作品。本篇通過一個在港舉行的畫展，給讀者簡賅精要地指出愛斯基摩版畫藝術的特點特色。其所提供的插畫五圖，也能取得與文章相彰相益之妙。

像曲明"眞有這樣的不同"一類的雜文，和方輔起"我和我的小兒子"一類的隨筆，都是讀者們所愛讀的，希望作家朋友多給本刊寫來同類性質，同樣長短的稿件。

****

黑店

瞿明

白脚板在黑店

張大嘴巴的「黑店」，彷彿要吃人！

第一次獨個兒走近它，跨進這間狹窄、骯髒、雜亂而暗黝的小型機器廠，竟止不住心跳。

破舊而褪色的大招牌，會塌嗎？原本漆金邊、甚爲鮮艷底大赭紅色已經剝落了，腐爛成隔夜豬血似的模樣。於是不自覺要舉起雙手，抱頭，恐防它會掉下來，把我壓扁。

招牌底下是鐵閘，鐵閘像漫畫中狼狗的牙齒，放射銀閃閃交叉的電光，那會使小孩子寒心的。我怕。

還有那駭人的機器，不分晝夜的轉動，永不厭倦地叫。一陣陣是富於攻擊力的軋軋、隆隆聲。耳朵有苦受。灰暗從招牌直瀰漫到工人的衣服及頭臉上，都染污了。裏面的人也是機器，爲機器所操縱，跟着車牀、跟着啤機轉，從不變換動作的姿勢，只是站着。僵僵的沒表情的臉，躲在巨大的機器背後。

這間「黑店」、所謂工場、機器廠，還不及我的課室大。三個學徒兩位師傅，便很擠了。加上笨重的車牀機器與亂七八糟的金屬雜物，足足把每方尺的地方都利用淨盡。

唬嚇得我不敢行入。要不要通傳？「黑店」，不像家，黑漆漆的世界使我吃驚，也惶惑，貼在鐵閘旁偷窺，很是猶豫，便在門口來回走，徘徊，期望裏面的阿發哥注意我，只是沒反應。團團跑，幌動的鐵壺無意中蕩到膝蓋來，「嗶。」烙傷了嗎？湯是沸的，腿部現出紅泡泡。

還不入去？自己不是爭着做挽湯的工作嗎？

「阿發的營養不好，老闆尅扣伙食，連湯水也不能多喝一口。」媽媽說。

「以前余伯一家待我們就是好，六七年鄰居了，比親戚還多照顧。」爸爸說：「以後煲湯加多些水，阿發的工場近，可以挽湯給他喝。」

爸爸媽媽的對話在腦中吵得緊，裏面勤勞的人才不會留心外面竄來竄去的小丫頭！便免不了失望，免不了開腔叫。雖然呼喚確實是微弱，因羞怯而聲浪小。

「阿發哥。」

軋軋的機器聲太霸道了，顯然聽不見。一個稍矮的「萬瘦之王」走過來。那大男孩通身是骨，瘦得像由樹枝砌成。

「找誰？」

「找阿發哥。」

他曳着樹枝砌成的身軀，搖入去。他也是「黑人」！

許多眼睛朝外望，辨不清年老、或年輕。都是同樣的疲倦。呆愣愣的黑黑的臉上，斑斑的佈滿了煤屎；一對特白特水靈的眼從黑臉中跳出來，直朝我挪近。他是阿發哥。其他所有滯重而疲乏的黑臉，全都湊上來，像牛、永遠得使用力氣的牛。我放下鐵壺，拔脚便跑。

站在街的盡頭，一面喘氣，我一面張望。

「阿櫻。」他在背後叫，整齊的貝齒在閃亮。只有牙

齒與眼的某一部位是白的，頗潔淨，但我更喜歡他的眸子，很晶亮，黑白分明，常常閃耀溫和善良的光澤。說眞話，他有男孩子少有的美好的大眼睛。

我站住了。他走過來，用有力的臂膀把我舉起，身軀便與地面成平行線，好玩呢！像坐摩天輪。在他的手臂上，我快樂的升降，快樂的旋轉。頭有些昏，地面的垃圾也在轉，先是怕，苦着臉，後來便笑了。

他靈活的把我身子倒轉，然後用左臂抱着我，說：

「好玩嗎？」

我誠實地使勁的點頭，微微喘氣。整條長街仍像個不斷幌着的浪橋、鞦韆板。他向我扮鬼臉，又不住咭咭呱呱的大笑。

「我們老闆不在廠，帶你入去玩，好不好？」

我喜歡他那清清爽爽的模樣兒，便同意了。

他還是抱着我，踏入「黑店」，便感覺極度的悶熱。沒有風扇。軋軋的機器聲吼近，一下下鑿進腦子去，聽來不好受，很折磨人的一種聲響——使人想睡覺，失却意志和精神。太狹窄的空間似乎把一切暗黝的東西都推到眼底，顯示了它長期性的沉悶。阿發哥放下我，在落地的一剎那，我發現自己的脚奇異的白。

穿着鮮黃色的拖鞋，踏着漆黑佈滿煤灰的地板，使我像置身於另一個世界，白白的小脚在這「黑店」裏，還沒踩在黑砂上，還沒踏在那些圓圓或方方棄置在地面的鐵鋼，我便覺得很不相適了。

「黑人」們的臉，有油跡、有汗，全湊過來，緊迫的沒生命的機器仍是軋軋地響。四方八面都是黑。我的脚太白，我的臉沒有煤灰。我一身的衣裳很清潔、沒有洞。但阿發哥的貼身內衣有孔，破了。看見便驚慌，甩掉阿發哥的手，也理不得拿回盛湯的容器，溜掉了。

因爲一雙白脚板，踩在黑砂上，太像影片裏那個「吸血僵屍」了。

快樂旅程

第二次到「黑店」，已掃除了心裏的閃縮與恐慌。脚也不再是白雪雪的怪相，進去以前，赤脚在地面踩幾下，還交互的摩擦，於是足部可變黑了。我的部份肢體與「店」中人儼然同類，便不像「吸血僵屍」了。

「小妹妹，你爲什麼不把湯分給我喝？」胖胖的一個學徒，綽號「大象」的，迎着我說。

「我又不認識你！」便緊緊的把壺抱着，沸湯的熱幾乎燙得我大叫。

阿發哥揭開鐵壺，蹲坐在地上。黑漆漆忙碌的工場泛着氤氳迷濛的霧氣，濃膩的肉湯香可滲透在充滿鐵銹味的空間。

都靜了，都停止了交談。

「大象」灼灼的呆視着阿發哥。「萬瘦之王」却故意背轉臉，不安定的搔頸。

「喂，」阿發哥推推無精打采的小李（即「萬瘦之王」）：「提神補品呢。大象，過來，一齊喝。」他坐在地上，作出手勢：「多拿兩個匙羹，我們鬥快！」

「媽媽說只給阿發哥吃的。」我固執的搶過壺子，「不給你。」

「會燙手的，不要燙傷。阿櫻乖，你媽媽對我好，請我喝；但是我對一班哥哥也好，大家分享了，才有意思！你要他們全骨碌碌的望着我喝嗎？」阿發哥在說道理。

這時，「大象」早拿了湯匙來。

「你不放手，我不喝了。」阿發哥平靜的說。

只得投降。

匙羹快樂的互撞，這樣合夥兒吃喝很熱鬧，如一羣爭食的小孩，却是和和氣氣的，很快便喝光了一壺子的湯。

「大象」哥哥拿自己穿着的衫角抹嘴，「萬瘦之王」却把一些鐵環、走了樣的塑膠圈給我玩。他說這是他的偉大傑作，親手做的。他們有大本事呢！不期然對他們很尊敬了。

每一次去「黑店」，都有盛大的收穫。檢回去的有不少畸形的鐵片，三尖八角，分給小朋友們，都鼓掌，都快樂的接受這些奇異的禮物，有時也拿走一些鐵枝，給哥哥趕野狗。貧婪的兄長倒不該霸佔了「金鋼棒」，是一枝銅製的空心長管，還常常用來表演武功，擺起「馬騮精」的架式。連哥哥也獲得「黑店」的剩餘物資呢。

往「黑店」，成了我的快樂旅程。

若然在午膳的時間去，阿發哥會舉起我，玩旋轉的遊戲，下望時，是他底柔和爽朗的大眼睛。

有許多事不明白。他們吃飯，幾個大男人，吃的只是兩碟餸，一碟黑黑的魚仔，或是一碟炒得青黃的菜。學徒哥哥們竟可以嚥下幾碗白飯。他們這樣本事，會製造玩具，會弄出許多形式的鐵扣、金圈、小環子，爲什麼阿發哥的衣服却有破洞？吃的差，又要辛苦的幹活？

常常揮舞着手臂，高高興興在凹凸不平的鐵鋼上行

走，於圓圓實心的鐵軸表面學習平衡的技巧，實在好玩。但圓軸的表面太滑了，不留神，連鼻子也可能保不住呢！

那眞是個新奇的小玩樂場，幹嗎這麼多學徒哥哥在一塊兒工作，也不懂得做遊戲，却兀自呆呆滯滯永遠重覆着各自的動作，或是把零件不斷推在「小火車頭」的底部，讓它擠壓成不知什麼怪物的，或是很用神的把鐵皮堆在圓圓的器械中，轉圈。

問他們，可沒有氣力回答。是欺負我是小孩子嗎？只會逗着我玩。某些時刻幾乎惱火了。不過髒髒的花面貓阿發哥有一對委實俊麗的大眼，光明磊落的開闔，擁有像我們年紀一樣的笑容，很戇直。趁着秀氣的貝齒，臉部唯一不被染汚清潔純白的部位便會噴發異常巨大的魔力，叫人捨不得不多看兩眼。

「你們有沒有小息？」

「什麼小息？」「萬瘦之王」哥哥困惑的反詰。

「休息時間。」

「哈哈哈。」驀地爆發了一陣空空洞洞的笑聲：「我們可以安息，但沒有小息！」

「要休息就得這樣。」「大象」哥哥傻傻的掩起胸口，扮肺癆鬼的乾咳，「萬瘦之王」却拉直了長舌頭，一個咽氣了，撒手死去的姿態。

滑稽的神情引得我大笑，笑到肚子痛。長長的白天，沒有小息，不是很痛苦嗎？他們應該哭泣。

「我們的老闆很兇的。時時突擊檢查，要我們拼命幹，愈勤力愈好。偷懶嘛，就扣人工、罵、大叫大跳，甚至趕你跑！」

「勤力有什麼好處？可以考第一嗎？」

李哥哥沒好氣的拍拍我肩膊：「你以爲我們像你，有這樣福氣讀書？不……我們……要……捱……世……界。」冷笑了兩聲：「勤力有什麼好處哪？」他很戲劇化的提高嗓子問。

「大象」答：「有，有，有好處，只有老闆有好處，錢包卜卜漲。」

「噢。」印象中，那未謀一面的老闆簡直是個比班主任更威嚴的人物，很兇惡。彷彿隨時提起鞭子，便會朝一羣黑奴似的學徒打過去。似乎毛毛蟲全爬上身了，我發抖！

「請你們回來做太子爺嗎？」粗嗄的大嗓門突然在背後咆哮：「白吃飯！塞得心眼都迷了，說說笑笑就敢收我人工！我要出錢哇，一走開就躲懶。」穿戴整齊的一個胖

男人搖過來，圓圓的棒形手腕大動作的舞動，像趕鴨子的。

乘着他不留神，我穿過他的翅膀，從脅下竄過了，遠遠在街外望，他那暴跳的樣子，活生生是躍在半空的大蛤蟆！

罵得出火，也熱。他解開了恤衫的扣子，露出粉白粉白的肉團，使我想起了母豬。

他坐到門口當風處，還在罵，敞着赤裸的上身。腹部過多的脂肪受不了地心吸力，垂下來，有摺痕。

奇異的白人，看守着一羣默默的黑奴，頓然使我很不快意。因爲那「白人」的臉上有太兇狠的顏色。纍纍的肉團吸收了太多的油脂，在整座黑而髒的店子中，出奇的變成兩個種類。

差點給他抓住，這一個大肉團的白人，便大大的、狠狠的削減我底快樂的情緒。

盛夏的午後，特別熱。悄悄的潛入「黑店」，「白人」老闆不在。兩個師傅出外吸新鮮空氣，另外些人在假寐，獨不見阿發哥。

「阿發哥呢?!」湊着「大象」的耳朵，我問。

他惺忪的略略抬頭，也不知道是否看見我，胡亂一指。又迷迷糊糊跌入他底睡夢中去。指頭的方向是一道窄門。推開那扇嘰嘰有聲的木門，踉踉蹌蹌的向前滑行幾步，有污水，滿地浸漬着。

這是「黑店」的後座，像一個密封的大箱掀開了方形的小窗，漏入陽光燦然，使我抵受不了突然的光亮，眼有點發花。

阿發哥坐在小木凳上，只坐在那丁點一小線的位置，污黑的雙手竟捧着雪白的冊子！吃力的記着，粗粗的食指鄭重的按在某個字上。

望望四周，厨房、厠所、密匝匝的並立。污水又淹到脚踝來，似乎沒有排水渠，好把臭氣與污水擠去。

「喂，」我推推他。日光照亮他衣服上的污漬，及或大或小的破洞。「讀書哪！」

「嗯！」他懨懨的笑笑：「以前讀過的書全記不起了！」

我高舉着湯壺：「入去喝湯。」

「在這裏喝好了。」

「坐在厠所前面喝湯？什麼胃口也沒有！」

「又不是嬌嬌女！」

他怡然的喝湯，忽然記起什麼的：「以後你最好由後

門入。」阿發哥指指天井盡頭的一扇半掩的小門：「老闆近來要監工，因爲要趕貨。你只要向靠近門口的小李打個眼色，我就會詐作進廁所，入來接你。」

「嘩，緊張刺激。」我是亢奮了。忽然想起粵語片中，後娘不給前妻生的子女吃飯，忠僕悄悄遞飯的那種酸淒。

隱隱約約的臭氣傳出，廁所的門，老得快要倒下來了。

「媽媽說這些湯有益，是潤肺的。」我指着盅中的湯：「還有呢。」

「夠了，這些留給大象喝，這幾天他老是咳！」

脚趾有點癢，彎下腰去搔。阿發哥興到，把我凌空的舉起，玩「騎膊馬」，便妥妥當當的坐在他肩頭上。

坐得高，又是個晴朗的天氣，覺得太陽已不露面，但蒼空還是清潔的，沒有灰雲。

「你抱緊我的額頭。」他鬆開了抓着我雙臂的手，便把我淹過污水的脚往身上擦，用他的衣服，充作抹布。

「好了，我送你出去。弄髒了，你媽媽會罵的，乖乖，坐穩。」

於是，寫意的坐在他肩膊上，便由明亮的後座進入黑暗的看牠室——工場去。天花板彷彿爬滿了醜陋的昆蟲，籠罩着黑氣。

機器都靜止了，仰起臉，却接觸一條長長的鬱尾巴，伏在牆壁的是陰險的蜥蜴，牠正炯炯的盯着我。

「嘩。」看牠要撲過來似的。

「喂，放下我，我要落地。」最怕見那些叫人發毛的蟲，陰惻惻的躲在角落，隨時等候機會，咬一口。

我狼狽的落在雜物堆上，幾乎栽倒。阿發哥在旁邊笑：「鹽蛇也怕！」

日子久了，發現呆在「黑店」並不是全然快樂的。有太多的疲勞，太多的禁忌。

我試着撫摸那自動的大玩具——機器，「萬瘦之王」與阿發哥齊齊的執着快要伸進去的小手臂：

「不要命嗎？整條手臂會鬧斷的。」反而是他們煞有介事，緊張的精神嚇怕我。

「會嗎？」退後兩步，機器還是冷冷的向前向後走。

「你們不是很危險？機器會吃人！」

「所以要隨時小心。」

「以前有個洪師傅就因爲沒睡足，不夠精神，軋！」

李哥哥從齒縫中擠出一聲：「整條手臂就不見了。」緩緩的伸出那皮包骨的手：「就這樣，斷了。」

寒冷兼痙攣感自後腦滑到脊骨，我神經質的提起雙手，還好！臂膀依然無恙，好好地掛在身旁。

禁忌，還有呢！小孩子不准亂摸機器，也不准湊前看。因爲阿發哥說鐵碎會射出來，要是不幸運，少許鐵屑飛入眼，就要身中金針毒鏢似的，受創傷，還可能要當一輩子的瞎子。

阿發哥在旁邊絮叨，「大象」半蹲着身子，手持鐵盾牌，護面，作太空人，另一手在進行燒焊的工作。鐵器上立即出現金色璀璨的火光。許多金色的星星四射。我怔怔的觀望，那比烟花更實在的魅豔的玩意。

「阿櫻，嗯，傻瓜！」阿發哥像是我的「監護人」，在「黑店」，總不放鬆監管的責任：「喂，燒焊，有什麼好看?!會壞眼的。」

什麼也不許看，不許摸，委實惱了，我一屁股坐在鋼鐵堆成的丘陵上，發脾氣。可是阿發哥……「不要隨便坐，會弄污褲子的，如果換了『大象』坐上去，重量太大，崩下來，準會給鐵壓死。」

雖然是生氣，還得謹愼的在記憶裏點亮許多的紅燈。不過陷阱太多了，「黑店」裏處處都是警告牌，剎那間，我全給危險包圍了。只不過密匝匝的一個小空間，便緊緊把學徒哥哥們全綑起——在網羅之內，面對着四壁的均是危險、危險、危險、危險。

我悶悶的走路，阿發哥把我送出門外，老是一個大黑漢跟着小白人。遠遠的還是那熟悉的眸子，那善良俊秀的雙目一眨一眨的亮，隨之又露出一排極白的牙齒。但整個壯碩漆黑的身軀却緊緊偎在鐵閘旁，給釘死了，不能跑。終於溶入「黑店」去，溶入那渾沌、暗黝、不見天日的整個氛圍中……

殘疾

火水爐上的大瓦傻狠勁的噴氣，許多煙。但媽媽說，湯還未夠火候，還要繼續煲，就待在小小的厨房中，煽出大量的汗水。只是「黑店」比這裏更熱，也不安裝電風扇。汗珠在一個個黑臉上，滙成一道灰線，劃過了煤屎密佈下青黃的皮色。

吃力的搬動一張籐椅，在門前對正大街的走廊上乘涼，遠遠搖過來的碩大身影，彷彿是「大象」哥哥，眞的

是「大象」呢。做夢嗎？他竟可以遊蕩到這兒，呼吸新鮮空氣？

「你媽媽呢？」他用手臂擦汗，髮脚在滴水，而闊大的臉龐竟反常地抽搐着，掩藏了平時憨然的笑意。

我指指屋內。他急急的進去。慢了兩步，他已吐出許多話語了。母親當下失落了早上那種舒緩的心情，神思轉爲凝重。

「阿發的住家在新界，又沒有電話，還是我去醫院吧。」媽媽抓起了小錢包，往外跑，「大象」敏捷的後隨。

「阿櫻，看門口，不要出街。」心不在焉的媽媽把鐵閘的大鎖鈎在門環上。

想發問，兩個大人已走遠。關了門，鎖上鐵閘，我是一人看守大本營哪！

沸熱的湯升起騰騰的怒氣，像無聲的炸彈，爆破後，冉冉的那陣烟。

「阿發哥呢？」跟最親密的「黑人」朋友分別了兩個星期，風聞他來訪的消息，放學時簡直是奔跑回家。

「他剛剛入了洗手間。」

「哦！」書包還是掛在右肩上，我呆呆的站在厠所門外，等。

「放學也不換衫，你傻了嗎？」母親爲我卸下書包。耳鼓已封閉了所有的絮叨，我是專心的盤算，怎樣質問阿發哥，躲在醫院玩也不預先通知，還算好朋友嗎？還有那諾言呢——要送給我一個圓圓的腕環，用不銹鋼造的。

拉動水厠聲。趕緊不思想，忙忙用眼盯住大門，迎接黑人阿發哥。門敞開，我張大手臂，等待跳上他寬闊的肩膊……

然而，迫近的是陌生人……是鬼！

蒼白的臉，失盡了血的蒼白；但最驚異的，是我目睹到出生以來所見過最醜陋的獨眼：左眼眼珠爆裂了，不是渾然的黑瞳，近上眼瞼的地方是灰色的，眼尾有道斜斜的傷疤，成一血坑，直伸入眼底，與其中的紅筋糾結在一起。簡直是血肉模糊！

我清楚聽到自己的尖叫。

模糊的記起自己發力在狂奔。

死死的顫抖地緊抓着媽媽的腿，躲在她的身後。在還未有足夠鎮靜去閉目時，他變色受大震盪的臉閃電的刻在腦板上。

「傻瓜，阿發哥嘛。發什麼痴病？天天希望見阿發哥，阿發哥一來又跑！」

「他不是，他不是。」我緊閉眸子不敢望：「阿發哥是黑人、大眼睛，又漂亮，他不是！」

我太恐懼了，他的手臂張過來，我不要他抱，厭惡的別過臉，可是母親並不願意作城牆，她還竭力想把我扯出亮相。趕急跳上牀，拿被單密封自己，驚惶的哭，哭聲似乎能壯胆，便嚎哭得更起勁了。

「二嬸，我走哪！」是來客低沉的聲音，顫巍巍的，嗓子好熟稔。我偷偷的從被單中弄出一條縫，向外張望。

他還不肯離開似地，痛苦的盯着被單。右眼正常，只是滿有倦意。左眼是暴突的灰眼珠，轉動困難，長時間停滯在某一處，活動時，眼角的傷疤可以牽動整個的肌肉範疇，那一眨眼眞是太吃力了。殘缺的眼珠充滿憤怒，糾結的紅筋像在冒火，與他憂愁的嘴角很不相稱呢。其他臉部器官是正常的，却滿是悲戚。回頭再瞪，灰眼珠要跳出來，嚇得我再次封死那道小縫，繼續哭……

「唉！生得整整齊齊的一個人，就這樣殘廢了。」飯桌中媽媽在嘆氣：「開了夜工還要繼續做，只得那麼十六七歲，那裏捱得住！」

爸爸說：「瞎了，一脚把人踢開，資本家，沒良心！」

「聽說有多少賠償？」

「眼睛可以賠償得來嗎？」

「阿發哥呢？」

媽媽先是不理睬，後來便大罵。說我給那陌生人以難堪。

「阿發哥呢？」流着淚問爸爸，父親說，他來過了，在某一天。

「那個不是。」我搖頭：「他不是阿發哥。」

答案仍是令我失望。印象中的阿發哥從來沒有白過，他是黑人。爲什麼要把一個被魔鬼吸乾了血、很青蒼的怪物說成是阿發哥，那個東西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個醜陋的深洞長在臉孔上，儲積仇恨底火焰。絕望的傷目，已經瞎了，還是睜大，用力的要撕破什麼，狠勁的睜大。

「那個不是阿發哥。」想着想着，我又自對自喃喃。

父母同時投以責備的神色，遂加深了沉重的憂悒。本來已是很孤僻畏縮，現在連名正言順外出的機會也失掉，我是不能再探險，再去探索「黑店」了，止不住又哭了起

來。

有一天，掛着黑眼罩的「獨眼俠」來訪，爸爸媽媽都叫他做阿發，是的，他確實擁有與阿發哥相若的好看的牙齒，可却比壯碩的阿發哥瘦，沒有大動作，也泯滅爽朗的笑容，顯得畏怯，臉顏也青黃得很。

大部份對話沒聽進去，他的黑眼罩蓋在左眼上像海盜，裏面掩藏了什麼呢？我眞想爬上去掀開它，那像個厚厚的簾幕，摒絕了世界。

「這次行船，又不知什麼時候見了？」媽媽易激動，她的聲音有點走樣。

那右眼明明想掉淚，水汪汪的，他還支撐着，擠出苦笑，難看死了。

「阿媽說，多謝你們照顧我這麼久，有湯有粥都少不了我的份兒。」

「幾年同屋共住，大家自己人一樣，不要說這些話。」母親掏出手帕，在拭眼：「你要生性……」還輕輕的在他的肩膊上拍了幾下。「獨眼俠」垂下頭，像病弱的小孩，不過身形是高大的。

「阿櫻！」

他怎麼會認識我？怕陌生的情緒促我躲過一邊，他想拉我的手，還蹲下身子呢！我再次退後。

我傷害了他嗎？他不過是陌生人！難怪我要遠遠的避開，暗晦的神色迅速伸張，連那黑黑的眼罩也愈發滯重了，要逃避什麼的，他扭頭便走。

連母親也呆住了，那狂奔的姿勢太突然！

我好奇的張望那遠去的身影……

往後，陌生的獨眼俠、半人半鬼的訪客、包括我最惦念的阿發哥，全失踪了，淹沒在茫茫人海中，不知道躲在哪個黑暗的角落？在日光下的街道，永遠不會遇見他們，永遠不會出現——一個相會的偶然！

尾巴

當我穿上中學校服時，那一間狹隘的小型工廠沒有了。「黑店」垮台，那些帶點寒傖的小店舖全部靜悄悄的關門了。不知什麼時候，又拔起了巍峨的高樓大厦，全是工廠。

再不容許小孩子竄出竄入，守在門口的不是白肚腩有

摺痕的老闆，兇兇狠狠的。却是一個穿了制服的看更，或者也可說是一部小機器，用來打工咭的。

今天，站在「黑店」的舊址。工廠區是死城，靜寂的，不景氣的日子，逢着多月來的陰天，巨幅的布條上面寫着「結束營業」，在雨中，正可憐的滴淚！

除了眼與牙齒，那好看純白的兩個部位外，阿發哥的樣子已很模糊了。我只記得——他的衣服有洞……

疲憊的黑臉譜交叠，跳出了灰眼珠，爆出火舌，火舌捲走了「黑店」，而「黑店」繼後的什麼工場不論高高矮矮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九十、無數的工場、廠房，彷彿也將塌下來，全都崩塌了。在這陰晴不定的鬼天氣下……

一九七五年六月廿四日

英國出版了東方文學大辭典

仲思

英國"佐治阿倫及恩雲"出版公司去年出版了一套《東方文學大辭典》。由捷克學者普魯切克（Prusek）担任主編，編輯顧問集合了英國倫敦大學、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美國的密切根大學、夏威夷大學等多間大學的教授共十二人，由他們合力編撰。

《東方文學大辭典》共分三卷。第一卷是《東亞文學》，第二卷是《南亞及東南亞文學》，第三卷是《西亞及北非文學》。其中收有二千篇論文，特別是關於亞洲與北非的文學，幾乎都有論及。

第一卷《東亞文學》的封面，以魯迅先生的墨迹作設計，很有特點，這一卷包含有中國、日本、朝鮮、蒙古的文學作家與其作品的介紹。

第二卷包括有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諸國的文學。

第三卷爲《西亞及北非文學》，上溯至古代埃及和近東古國的文學與文化，近代則論及蘇聯近東地區的文化，對於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以及阿拉伯諸國，包括到摩洛哥、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等北非諸國。

書用每一個命題，介紹了各東方國家的作品及其情況，包括古代、中古及近代的作家，並分析其時代背景與不同影響，另外對於一些特殊的文學樣式，亦作專題介紹。

最初這部文學辭典是在捷克首都布拉格開始籌劃的，後來却因蘇聯入侵捷克，轉至英國，結果在倫敦出版。

本書每卷購價五·八五英鎊，三卷共約需港幣兩百八十元。香港只到了很少的幾套，因爲印數不多，是專供文學研究者作參考用的。

外國文訊

孩子孩子

黎江年

一

夏天黃昏，很多人到公園內乘凉。

夕陽用金黃的光線，把那些樹、花、轉盆、滑梯等等的影子都拉得長長的。最有趣的是千秋，一幌一盪之間，影子被拉長了又縮短了，縮短了又拉長。

羅添揚和弟弟一起在一個沙地上玩。這是媽媽吩咐的。媽媽說，弟弟身體不好，暑假期內添揚要多點帶弟弟到公園裏玩。現在弟弟玩得有點倦了，走到沙地來玩沙。他從膠袋裏拿出那套小桶、小壺、小鏟……建造城牆、堡壘、運河、火星研究站……

「來，我跟你玩一個遊戲，」羅添揚對弟弟說：「我負責埋藏寶物，你負責尋寶。」

「尋寶？」七歲的弟弟瞪大了眼睛。「你有什麼寶？是花生、是糖？」

「是這個！」羅添揚舉起小壺、小桶，「我把它埋藏起來，看你找得到不！」

饞嘴的弟弟有點失望。但他覺得這個遊戲還是新鮮的，於是答應一起玩。

弟弟走到不遠的一株樹後，自己藏起來。添揚聲明不准偷看，一面叫着一面把小桶小壺埋藏在沙堆裏，又故意隆起了幾堆沙。

弟弟走回來，叉着腰，細心地察看了一下，開始動手去挖了。當然是先挖那幾堆被故意隆起來的沙堆。

沒有，沙堆裏面沒有「寶物」。弟弟睜着詫異的眼睛再把所有一些稍爲隆起的沙堆端詳一番，然後來一個翻天覆地的搜索。

一個寶藏被發現了，是一個小桶。接着又挖出另一個寶藏。可是有一個小鏟却始終找不着。後來還是讓哥哥來自動揭曉。

弟弟要求調轉來玩，他負責埋「地雷」。於是羅添揚就只得躲在樹後等。

羅添揚出來搜索了。他很快就把對方的「地雷」拔除掉。可是又是那把小鏟，始終無法找到。

弟弟站在一旁得意地笑着。羅添揚再奮起精神展開「地氈式」搜索。還是毫無結果。弟弟被他的瘋狂搜索的動作惹笑了。

羅添揚差點要投降了。他忽然瞥見放在沙池的石欄杆上的那個膠袋有點隆起。他一手抄起那個袋，隨即大笑起來——小鏟赫然放在膠袋裏。

哥哥有點像獅子逮住了小兔子那樣的神氣，望住眼前的獵獲物，說：「你犯規，出詭計！」他故意逗弟弟，「我把敵人全部俘虜了！」

弟弟要求再玩一次。做哥哥的却說：「你和你的地雷都全部被俘，再沒有人指揮了，怎麼能夠再玩呢？」

弟弟要哥哥躲在樹後，哥哥却說：「不，我已經勝利了，遊戲該結束了。」

弟弟要捉哥哥。哥哥連忙跳出沙池逃走。弟弟去追他，一時匆忙，在跨越石欄杆時，一條腿抬得不夠高，撞着了石欄杆，整個人摔在地上。

羅添揚發覺弟弟沒有追來，回頭一看，連忙跑回去扶

起他，替他檢查傷勢。

弟弟的尾趾傷了，滲着血水，膝蓋上也刻着幾條紅色的路軌。他想哭，可是羅添揚鼓勵他不要像小白兔那樣嬌嫩，要像獅子那樣威武。他用手帕替弟弟包紮傷口。很快地傷口止了血。膝蓋的傷勢算不得什麼。他叫弟弟走動走動。弟弟覺得痛，而且尾趾傷了連穿鞋也有困難。

天漸漸暗下來，該回家了。

羅添揚把玩具收拾好，放在膠袋內。他叫弟弟把鞋也放進膠袋裏，然後要他拿着。弟弟叫起來，說他連走路也有困難，再拿物件，不是叫小白兔去去拉大車嗎？

「站起來，把手箍住我的頸，」羅添揚發命令。「讓我揹你回家。」

「哥哥，」弟弟在他的耳背後低聲地說：「明天我長大了，你跌傷了脚的時候，我也揹你回家。」

「好，」羅添揚同意了。「現在，你記着不要丟掉膠袋。」

回到家裏，羅添揚放下弟弟，要替他塗點藥。媽媽正忙着做家務，見到這副狼狽的模樣，連忙走過來看，發覺弟弟的脚趾沒有再流血。

羅添揚拿起電話，搖給張老師：「老師，我想到辦法了，下學期轉學來讀書的何卓齡，我負責揹他上學放學，你說可以嗎？……我夠力氣的，我剛才揹着弟弟回家，能夠走上樓呢！」

二

何卓齡轉到這家學校讀書的第一天，心情很奇特。他不知道這一羣同學是怎麼樣的。他第一次接觸他們是在暑假期間。那一次，教師和幾位同學到來探訪，爲了他的一條腿患了小兒麻痺後遺症，行走不便，大家決定開課時要來揹他上學。所以這天一早，何卓齡就穿着停當，吃過早餐，等候同學們到來。

爸爸已經上工去了，媽媽要管顧一個妹妹和一個剛誕生不久的弟弟，因此照料何卓齡吃完麵包後，就自個兒忙開了。

還未到七點鐘，羅添揚和梁小明就已經到來。

羅添揚揹起他，沿着樓梯走下去。最初走得很輕快，轉了幾次彎以後覺得並不那麼好走。梁小明要來「接力」，羅添揚說能夠應付，沒有答應。梁小明其實也並不輕鬆，他揹着兩個書包，挽着一個書包。這些書包也都是沉甸甸的。

到了街上，走過一個街口，到達校車站。有十來個同學在那兒排隊等候校車。羅添揚走近，就有幾個同學前來接應。放下何卓齡後，羅添揚不禁想起，弟弟比何卓齡輕呀！

校車到來時，羅添揚揹何卓齡上車。回到學校，教師早已在門前等候了。

下課休息時，何卓齡坐在位子裏，一動也沒有動。很多同學都離開課室到外面走走。羅添揚來問他要不要出去，他笑了一笑，搖搖頭，沒有答腔。羅添揚自個兒去了。第二次休息時，他很想去厠所，可是他不知道厠所在那兒。教師本來已經對他說過，要去買東西吃或者要去厠所，都可以問羅添揚。可是羅添揚剛巧跟着教師拿練習簿去了。梁小明也不在課室。其他同學他又不大熟悉，這樣亂問人會招來恥笑或作弄的。他不知該怎麼好。當他漲紅着臉想向一個經過他座位前的同學發問時，羅添揚的聲音從耳後傳來了。「要出外走走嗎？」

何卓齡像見到了媽媽那樣高興。他點點頭。羅添揚要來揹他。他不肯，站起來，要自己拖着那條用鐵架支撐着的腿跟羅添揚走。羅添揚有點粗率，一句話也不說，揹着他就走出課室。他不敢向兩邊張望，怕人家注視他，特別怕接觸到那些嘲弄的眼色。可是沒有人看「會景巡遊」。羅添揚揹他去厠所，然後又揹他回來。

梁小明有點不高興，走上前來，看樣子要跟羅添揚吵架：「你老是霸着去揹他怎麼行，該輪到我了！」

羅添揚却只是笑。

「只顧張開白牙齒笑做什麼？又不是叫你賣牙膏！」

梁小明還是很兇：「應該輪到我去揹了！」

「剛才不見你呀！」羅添揚還是在笑。「難道要我跟你玩捉迷藏，把你找回來？」

梁小明還是很嚴肅。「有人跌損了手肘，我帶他去衛生室塗藥！下一次休息，該由我揹他到外面走。就是散步，也得由我揹，不准你再做『霸王』！」

「我的霸王做不成啦！」羅添揚用手指碰一下梁小明的鼻子。「以後要由你分配時間服務了。」

幾個孩子都笑了起來。

何卓齡的緊張心情一下子消失了。

放學時候，幾個孩子輪着揹何卓齡上校車。又輪着揹他回家。

小同學們告辭以後，何卓齡逗小妹妹說：「妹妹，快

點長大，來哥哥的學校讀書。」

「你不嚷着退學了嗎？」媽媽一面替小弟弟換尿布，一面問他。

何卓齡心情開朗地說：「媽媽，我可以安心讀書了，教師同學都很好，他們沒有一個人取笑我呢！」

三

何卓齡很快地在學校裏讀了三年。

在這期間，他曾經聽教師的意見，接受過針灸治療。那條萎縮了的左腿，脚背本來向着地面的，現在已經能夠矯正過來——脚背朝天了。

醫生說何卓齡的病情較深，能否全部痊癒還得看進一步治療才能決定。

三年當中，羅添揚幾位小同學每天都來揹他上學放學。雖然到了後來，何卓齡的腿較爲有力，勉强可以行走，但大家說他家的樓梯不大好走，還是要輪着揹他。雨天時候，那個負責揹書包的小孩就較爲吃力，要騰出雙手來打傘。梁小明總是自己穿雨衣，揹着三個書包和三個水壺，看準風向雨勢，撐起傘來遮護着何卓齡。他常常自己取笑自己——「我揹着這麼多雜物，就像隨街遊盪的瘋子——他們也是身上掛滿了東西的！」有時他會故意叫嚷：「瘋子來啦！」引得羅添揚笑得站立不住，要中途把何卓齡放下。羅添揚總是笑着警告梁小明：「你要顧着我是『三斤揹兩斤，跌下來爬不起身』的！」不過他又安慰何卓齡：「放心，如果我跌交，一定是向前仆，不會向後倒的。唔，向前仆，就像狗吃屎那樣。」這樣一說，三個小孩又笑了起來。

天熱時候比較辛苦，揹的人背上有汗。何卓齡的胸前也有汗。天冷時沒有那種悶熱的味道，可是衣服穿多了，行走又不方便了。而且冬天的早上漆黑，爬樓梯也不好過。

風雨陰晴，寒天暑天，何卓齡就這樣在小朋友們的幫助下讀了三年書。而這第三年，他已經是六年級，快小學畢業了。

畢業是一件令人歡喜的事，可是何卓齡的一家，在他畢業前的一段日子裏，却讓不安的氣氛籠罩着。

學校是設有中學的。小學畢業後升上中學就是。可是升上中學是要成績、操行都好才會被選上的，何卓齡夠條件嗎？

父親替他留意報紙上的招生廣告，打算要他報考其他學校，準備萬一直升本校不成，也好找個着落。年紀這樣小，不升學，要他去做什麼呢？

母親更加担心，孩子如果不去讀書，閉在家裏，怎樣打發日子呀！她常常感到自疚，覺得孩子的腿殘廢了是由於她照顧不週的結果，她總覺得對孩子欠下了什麼。雖然這並不是她的過錯。

父母有時在何卓齡睡着的時候，談論着他的事。何卓齡却睡得甜甜的。他覺得生活在友愛中，安全、開朗、彷彿連在夢裏也一切沒啥餘憾似地。

有一天，何卓齡放學回家，高高興興的對父母說：「老師叫我問一問，我升上本校中學讀書，你們覺得好不好？」

「怎麼，你有資格升上中學？」剛剛休息在家的父親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呀！」何卓齡很認眞地說：「老師說，爲了好好地照顧我，學校讓我升上中學讀書。同時跟羅添揚、梁小明編在同一個班裏，讓他們繼續幫助我。」

母親的眼眶紅了。「這是眞的嗎？」她喃喃地說着。

父親執着何卓齡的雙手。一時說不出話來。

三歲的小弟弟走上前來，要趁熱鬧，不小心踢着床脚，跌倒了。

七歲的姐姐連忙扶起他，一面要揹他玩。

「人家羅添揚也是這樣揹弟弟的。」小姐姐在哄弟弟。「他說他是揹弟弟回家，才發明了這個幫助人去讀書的辦法。來，我們也來互相幫助。」

弟弟立即止了哭。可是他有意見：「姐姐，讓我來揹你！」

全家人都笑了起來。

夏天的假日

【阿聯・埃及】邁哈穆德・台木耳 著
穆 川 譯

邁哈穆德・台木耳（Mahmoud Teymour）是阿聯（埃及）當代著名的小說家和戲劇家，在阿拉伯世界被稱爲「現代阿拉伯短篇小說的前驅者」。

台木耳一八九四年誕生於開羅一個書香世家，他家族中很多人都是從事文字工作的，父親就是一個著名的作家。他們家裏是當代很多知識界人士時常聚會的地方。由於他自幼就喜愛文學，因而他拋棄了原來學習的經濟學，專業從事短篇小說的創作。早年作品受法國莫泊桑的影響很深，以後才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他的短篇小說是以埃及現實生活爲基礎的，主要是描寫二十世紀的埃及城市和農村的生活。他同時也寫戲劇，劇本節奏明快，多是社會性的喜劇和諷刺劇。

由於他從事發展阿拉伯語言的文學，很有成就，一九五四年被選入開羅的阿拉伯語言科學院。這兒介紹的是他的一篇喜劇性的短篇小說，在描寫人生百態方面，台木耳確是有其獨到之處的。

——譯者

巴利赫·伊芬迪是一個政府官員，他脾氣好，心地善良。這不只是他的上司，就是他的下屬，都是異口同聲稱讚他的。對於交託給他的工作，他都能盡心盡力，完成得很好，而且他已經好幾年，不論是冬天還是夏季，都從沒渡過一次假。每天他一早上班，到晚上就在咖啡室消遣消遣。

今年夏天天氣特別炎熱，巴利赫·伊芬迪覺得有眞正休息一下的需要了；他不休不歇地工作，身體現在敲起警鐘來了，他覺得自己以前十分健全的體魄，已經不那麼好了。因此，他急急忙忙去見上司，很不好意思地提出要渡假，這一請求立即被上司愉快地答允了。

巴利赫·伊芬迪滿臉笑容地離開了上司的辦公室，但很快他就感到不知所措，因爲他還沒有考慮過到什麼地方去渡假好呢。難道他得把這段大好時光，在自己孤獨沉悶的家中，和他經常去消遣的那間像拍賣市場一樣喧囂噪雜的咖啡室裏，平均分配地渡過嗎？

他一個曾熱心關懷他的健康情況的朋友，提議他離開首都，選一處氣候和環境都跟他生活了好多年的首都截然不同的地方，去換換環境，好好休養一下，一定能使健康有所增進的。

巴利赫·伊芬迪決定聽從他這好朋友的意見，立即準備離家旅行去。

在他面前，只有兩個地方可供選擇：第一處是到卡弗蘇發達找哈格·利茲克，另一處就是到亞歷山大港去探拉薩特先生。很快地，他從他的親戚哈格·利茲克和朋友拉薩特先生之間；在農村中渡假還是到避暑勝地去玩玩，在四週是鄉村田野的卡弗蘇發達或有「海洋之驕」稱號、環境優美的亞歷山大港之間，作了一番權衡輕重的比較之後，決定選擇去亞歷山大港。

他的朋友拉薩特肯定永遠也料想不到他會去探訪他的，這將是眞正令他吃驚的事，何不就讓他出其不意驚喜一下呢？過去拉薩特到首都來玩時，他不是不只一次盡過地主之誼嗎？拉薩特經常不請自來作客，也沒有事先通知一聲。他曾不只一次對巴利赫·伊芬迪說過，隨時歡迎他

到他在摩哈蘭灣的家中去作客。他那朋友講得那麼有誘惑力，現在他多渴望能到亞歷山大港去旅行，享受一下那風光綺麗的海灣生活啊！

巴利赫·伊芬迪從未到過亞歷山大港，也從沒有機會去看看大海而使自己心曠神怡。根據過去從報紙上見過的圖片，以及憑聽到的傳聞而想像出來的一切境象，在他前往摩哈蘭灣朋友的家的路上，一一湧上心頭，使他心中充滿了愉快的希望。

到達摩哈蘭灣。在問了好幾次路後，他終於在正午前按照地址來到了朋友居住的地方。那是一間多層的公寓大廈，這種建築純屬爭取空間，把居民像蜜蜂在蜂巢裏那樣給裝起來。他那朋友拉薩特就住在最頂樓的一個單位裏。

巴利赫提着那裝滿了各式各樣的禮物的衣箱，爬上那些樓梯，他來到那層樓的門外時，已經完全喘不過氣來，汗水從額頭直往下滴着。他按了按門鈴，聽到裏面傳來鈴聲的回響，門很快打了開來，走出一個愁眉苦臉，容貌粗糙，肥胖臃腫的女人。

她就像硬掙扎着才迫出話來咕噥着說，「按鈴是禁止的，我告訴你。」

「對不起，我不知道呢，」巴利赫不好意思地結結巴巴地說，「我是巴利赫，是拉薩特先生的朋友……請……請通知他，我在這兒。」

他在唇邊露出一付狼狽不堪的笑容，但那肥胖臃腫的女人理也不理他，伸出她的食指，按住他的口，低聲地說：

「巴利赫先生，我請求你不要大聲講話，不要出聲，夫人好多晚連眼睛都沒合上過呢，跟着進來吧。」

她蹠着脚尖，輕輕地行進飯廳，巴利赫跟着她走了進去。他偷眼望了望她那不同凡響的軀體，他覺得她像沒有骨架子似的，盡是一團團的麵粉團，每動彈一下，都變化出一種新的討人歡喜的形狀。

她一把他帶進飯廳，就走掉了。當他可憐巴巴地坐下來時，一種使人沉重的、壓力無窮的沉靜，使他感到吃驚不安。他回想起那接待他進來的女人所講的話，設法弄明白到底是什麼意思。他一次又一次聽到緊張的低語聲，不安的嘆息聲和小心謹慎的脚步聲，這使他越發覺得不舒服了。

突然，一聲女性的慘叫，痛苦地喊救命聲從外邊傳進客廳來，嚇得巴利赫直跳起來，渾身哆嗦。接着傳來更多聲喊叫，越喊越大聲，越叫越痛苦，巴利赫恐怖不安得在客廳來回踱起方步來。跟着整層樓又回復一片死寂。巴利

赫坐回到他的椅子上，用手帕揩了揩臉和給自己搧涼，他一面豎起耳朵，傾聽着屋裏任何一點聲響。

他聽到大門格格的打開了，只見他那朋友拉薩特愁眉苦面走了進來，頭髮蓬亂，容顏枯槁，也沒戴着帽子。沒神沒氣地向巴利赫簡單地問了聲好，跟着就急切地問：

「生了沒有？」

「什麼生了沒有呀？」巴利赫莫明其妙地答道。

拉薩特語無倫次地講了幾句，總算把他家裏那種不同尋常的狀態揭示了出來：拉薩特是第一次在等着「喜事臨門」的。他的妻子已經陣痛了兩天，正在難產呢。拉薩特的神經幾乎爲此整個兒崩潰了，他一秒鐘也無法忍受留在家裏，他已經整天地在外邊漫無目的地遊蕩，只是爲了打探一下最新消息才回家來的。

就在這當兒，他妻子又尖聲叫喊，而且喊聲變成了一種有反射力的厲呼，拉薩特揑緊拳頭盡向自己的頭上打。

「我要瘋啦！」他用一種窒息的聲音叫起來，「我要發狂啦！我再也……再也支持不下去啦。」他從大門溜了出去，像一隻逃命的野獸一樣三脚併成兩步地跳下樓梯走掉。

巴利赫愣站在房間的中央，他想立即離開這房子，免得再受這種包圍着他的恐怖折磨。他的目光落在幾步以外的衣箱上，那衣箱裝滿了禮物，擠得快要裂開來了，這提醒他應該再停留片刻，也許最糟的情況已經渡過了，不過立即他又聽到那產婦發出一聲尖叫：

「我要死啦……我要死啦。」

巴利赫一手挽住了衣箱的箱把，走向門口，突然他發現正與那肥胖女人碰個正着。

「拉薩特先生竟在這時刻離開了家，眞是要瘋了，」她說着，斜眼望了他一眼，「家裏就只有幾個女人，那接生婆要些什麼必需的東西，該怎麼辦好呢？該怎麼辦好呢？」

那接生婆走了出來，也是一身肥肉，硬包在那一塊短短的白布裏，這就叫做衣服了，而且全都揉皺和縮起，就像那身肥肉在千方百計要迸出來似的。

她向巴利赫走近來，昂起頭，捲起衣袖，就像走進踔跤比賽場似的。她用一種沙啞的命令式的口氣，開始向他發號施令，提出種種要求來了。

「這些東西得立即買回來，」她用這麼句話結束了她那番命令。巴利赫凝視着她那肌肉突起的裸露的手臂，趕快應道：

「你要的一切我立即照辦。」

他跑出門去，過了一陣，抱了一個大包，裝滿了從藥房買來的藥瓶子和別的東西回來了。他回到這頂樓時，已累得差點倒下來啦。對於這整件事，他開始感到惱火。他很快振作起來，不管怎麼說，難道他這樣做不是已經夠義氣了嗎？在這種不幸的時刻，他不是夠俠義心腸了嗎？

他一走進飯廳，那肌肉纍纍的大手臂就向他伸過來，一把就將那包東西搶了過去，走進一間房間去了。她才一走，那肥胖臃腫的女人就又突然出現。

「客廳裏有一個客人，」她有氣無力地說，就像見了鬼似的。然後從背後一把將他推進了客廳。

那客人是一個聽到消息前來探視和道喜的鄰居。巴利赫熱情地歡迎了他，心想在這危急時期也許可以用得着他幫忙，可是那客人才祝賀了幾句什麼健康之類的話後就走掉了。

跟着而來的，是一連串像滔滔不絕的河流似的客人，巴利赫才送走一個，說聲再見，又得迎接另一個了。他覺得自己在對客人講述事態進展的情況，眞是口才好極了，特別是他除了只聽過那女主角的聲音外，根本就對她一無所知，只不過聽見那尖叫聲就像火車的汽笛聲一樣，不斷地抱怨和喊救命而已。

人來人往，屋裏一片混亂，人們大聲激動地講着話，而同時從那女主角房間中傳出陣陣的喊救命的叫聲，有時比別人的談話聲更響亮。整間房子就像警報一樣驚恐，而巴利赫覺得自己竟成了這事情的中心人物。他在迎送客人時除了道謝，還得代朋友裝出感到很驕矜的神氣來。

那個結實肥大的接生婆又走到他跟前來了。

「情況很嚴重，」她兩手叉腰說道，「我需要有人來幫忙我……去請一個醫生來吧。」

巴利赫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他該到哪兒去請一個醫生來呢？他今天才到埗，以前從未到過這地方啊。他正想把自己的想法向那接生婆解釋，她却塞了一張紙頭給他。

「這兒是一些可靠的醫生的名字，立即去給我請一個來。別忘了在你手上有着兩條人命啊！」

聽了接生婆這麼句話，巴利赫拿着那張紙，衝出門去。他很快就截停了一部計時車，他坐上去，上山又下山，才在一個地址停車，又坐上車奔向另一個地址去，這個醫生出診去了，另一個醫生則在睡午覺，不準人打擾他。担誤了一些時間，他終算帶了一個醫生回來了，這醫生的名字是沒有在那份名單上面的，還是那位計時車司機給介紹的呢。

那醫生精力充沛，熱情專注地去進行他的工作，穿上

了潔淨的白罩衫，戴上了紅色的橡膠手套，還戴上一頂白色的帽子，很技巧地將那一撮搭拉在額頭的油光可鑑的卷髮，塞進白帽子裏去。

巴利赫覺得時間過得很慢，他不斷地被來往打聽消息的鄰居打擾着。他整屋子跑上跑下，服從地聽取那肌肉鼈鼈的接生婆的命令，聽取那有着波紋卷頭髮、戴白帽子的醫生的吩咐，又粗聲粗氣地對那又肥又胖的女傭人轉達，還生怕因爲自己轉達錯了，誤了大事。

突然，一陣尖銳的哭聲從那母親的房間傳了出來，那個等待已久的新生嬰兒宣佈自己降臨世間啦，爲了這團還不到幾磅重的肉塊，眞把整個世界都鬧翻了天了。當那些親朋戚友——包括他認識的和不相識的人——都來用互相恭喜煩悶他時，他感到一陣興奮的刺激像電流一樣透過全身，甚至那個肥胖臃腫的女傭人也樂極忘形，撲上前來抱住他，在他的面頰上響亮地印上兩個吻。至於那個臂膀粗壯的接生婆，她喋喋不休地講述她如何英勇果敢不折不撓地幹好了她的工作，如何設法從死神的爪子下救出了這兩母子。過了一陣之後，那戴白帽子的醫生出來了，手中抱着那初生的嬰孩，孩子已包裹得好好的，一眼望去只看得見他兩隻豆大的小眼睛和尖聲大哭着的嘴巴。

醫生一把將那嗥叫着的包裹塞給巴利赫，他莫明其妙地接了過來，抱着他在房間裏團團轉走來走去。事情終算安靜下來，醫生要告辭了，巴利赫一直送他到樓下大門口，塞了一叠鈔票進他的手中。

當巴利赫跟醫生告別後，他回到那層樓，發現整層樓已一片靜寂，他跌跌撞撞地走進客廳去，望了一眼手錶，才發覺短針已經走了足足一整圈，這時已經是半夜了。他覺得自己四肢再也支撐不住，就癱倒在一張椅子上。打了一個大呵欠，伸了伸懶腰，整個骨架子都像散了似的，他站起身來，換到一張舒服的沙發上躺下來，才一躺下，就累得熟睡過去了。

過了一會，巴利赫被人用雙手硬將他搖醒，他吃驚地抬起頭來，眨巴着眼睛，只見一個人影在眼前晃動，活像一個在市集上變戲法的人那樣在尖着嗓子大叫。

「恭喜我吧，我的朋友，」他在說，「你的到來給我帶來好運氣，我是一個男嬰兒的爸爸啦！」巴利赫抹掉從自己嘴角流下來的口水，努力睜開眼睛。

「恭喜你，老朋友，恭喜！」他聲音發啞地嘟噥了一句，話才說完，就倒回沙發去，他的鼻鼾又響得像一隻公牛打呼嚕一樣了。

我和我的小兒子

方輔起

這一天我氣極了，狠狠地把不滿十歲的小兒子鞭打了一頓。他知道自己錯了，不敢哭，只是低下頭，嘟着嘴，接着撲在床上，把頭埋在枕間，久久不肯起來。

原因是他把我珍藏的一些早年郵票，胡亂貼在明信片上，寫上對門小孩子的名字，在上學時偷偷投入街口的郵筒裏。再早幾天，又打碎了一個我心愛的花瓶。

第二天，當他在沐浴時，看到他身上的鞭痕，我又後悔起來。想起魯迅先生「風箏」裏提到的精神虐殺，更加上幾分慚愧。爲了補過，我逗他玩，帶他去散步，買冰淇淋給他吃。

說起來，小兒子也是怪可憐的。我們都不在家，他上午上學，下午自己關在鐵門裏。孤零零地一個人，做着超過孩子負担的乏味的「家庭作業」。直到吃晚飯時，我們回家，房子裏才增添了幾分生氣。

對門的孩子也是關在鐵閘裏，他更小，只有六歲的光景，有一個老太婆陪伴着，更不准走出鐵門一步。

小兒子發明了一個與對門聯系的辦法。他要媽媽買了兩個塑料製的小笛子，偷偷在鐵門邊塞一個給對門的孩子。大家約好只要一方吹笛子，彼此就到鐵門旁邊瞧一瞧。

有一次我回家，見他功課還沒有做完，就蹲在鐵門旁和對門的孩子隔着門下象棋。

另外有一次，又見他們把我從遠地買來的一些風景明信片散在地上觀玩着。

以後，他們陸續把家裏好玩的東西都搬到鐵門旁互相欣賞。雖然我沒有目擊，但我相信這會包括我的仿明瓷花瓶和珍貴的郵票本子。

終於就出現這一次集中的「事故」：花瓶破了，名貴郵票被寄掉了。

在這之前，小兒子常常在晚飯時這麼問我：

「爸爸，今天晚上有空嗎？」

「沒空！」

我的工作正忙得一塌糊塗。

星期六晚飯的時候，孩子又問：

「爸爸，星期天有沒有空，能帶我去玩一次嗎？」

「沒空！」

星期天我得加班。

每當孩子看到報上電影廣告，諸如「動物奇觀」之類，他就要求說：

「爸爸，帶我去看這個電影，這是適合兒童看的呀！」

這個孩子也算乖巧，他知道大多數暴力、神怪的電影，爸爸媽媽是不會帶他去看的，所以每每提出的看電影的要求，倒提得很準確。

我難得有空看一次電影。但爲了安慰他，就不經心地說：

「好吧，改天帶你去看。」

改天，改天，好些孩子可觀看的電影，都在改天的情況下「換畫」了，自然孩子經常露出失望的眼光。

孩子在他的週記中寫道：

「我多麼渴望爸爸帶我去看一次電影，到公園去玩一次啊！可是，伴隨我的，不是爸爸媽媽，却總是一隻玩具貓和一隻玩具小熊。」

我們常常嘲笑孩子：「這麼大了，還抱着一隻玩具熊，還和它說話，你害羞不害羞？」

可是，儘管你嘲笑他，寂寞的孩子還是把小熊摟在懷裏，當作親密的朋友看待。

有一次，總算抽出時間帶他去看一套叫什麼「機靈狗」之類的電影了。電影乏味得很，我在打瞌睡，可孩子却興奮得回來還議論那「機靈狗」好幾天。

慢慢地，他的興奮又消失了，重覆地露出那期望着、期望着但又懷疑的眼光。

……

開明的社會輿論在議論着，有識的教育工作者在議論着，小學生的「家課」太多了，孩子們對作業感到厭倦、乏味，課外活動太少。但我的孩子還是只能機械地重覆着每天的抄書、抄書、習字、COPY BOOK，一題又一題的不知其所以然的算術。

報章上在報道着大量的治安不寧，黑社會分子魔爪伸向少年兒童，車禍，意外……等等的新聞。所以，誰都得把孩子從學校回來就關在家鐵門裏，像坐牢一樣。我的家也不能例外。

城市工作的緊張，生活的重担，把許多人壓得喘不過氣來。除了肚脹腸肥的富商巨賈外，誰能不加班加點？誰能不精疲力竭？我每每吃了晚飯還要加班，直到深夜，才拖着疲乏的脚步回家。和小兒子，難得有一天暢快的玩一頓。

深夜，看見兒子睡得正甜，我又想起那次鞭打他的事。遂又想起魯迅先生的「風箏」。這個精神虐殺的一幕，的確使我的心情變得沉重。但光要求孩子的寬恕是沒有用的。問題在於教育、社會……

什麼時候，能使孩子們過個快快樂樂的童年？到處有玩的，有益身心的娛樂，有利兒童身心健康的成長；上學讀書不再成爲精神上的負担，家課成爲興趣的來源；社會給兒童以温暖和關懷，而不是毒害和冷漠……

我盼望有這麼的一天。

我的孩子更盼望這一天快點來到。

過千帆

里程

拙居的壁上，掛着彩色斑爛的月曆，每一頁都印上美術作品，工作之餘，隨意欣賞，算是爲自己增添一點生活的情趣。這是近幾年來的事。

起初，千方百計把月曆拿到手，本港印的，內地印的，兼收並蓄，掛個滿壁。到了年底，換上新的，也把舊的收藏起來，作爲自己的「財富」。可是，近一兩年，興趣有點不同，貴精不貴多，認爲這樣才顯得雅緻，更適宜於閉來欣賞。比如今年，就只掛了中國國際書店印行的、用關山月的中國畫「俏不爭春」作封面的一種。也想過要找到那十二個月份全用上戶縣農民畫的，但終歸不忍使別

人割愛，不去强求了來。其實，我獨自鑑賞「俏不爭春」和其他十二幅傑作，覺得這也該滿足了，何況那裏面畫的秀麗江山，有一些是曾經親臨其境，寄托過自己的歡欣和遐想的？

我沒有眞正學過美術，只在當學生時上過「圖畫」課。記得有一兩個學期，担任圖畫課的老師，當年便是有點名聲的，人是和藹極了，彷彿被藝術薰陶得飽和，怎樣也生不起氣來似的。這位老師近二十多年，還在揮筆作畫，愛畫黃山迎客松。今天如果遇到他，他對我可能還有點記憶，我將告訴他：別來三十年，可還知道他的近況，借以表達我的敬意。只是在當年，圖畫一向被看作閒科，無足輕重的，所以即使遇到名師，也一樣怠於學習。何況從那以後，有一段期間，人事匆匆，生活逼人，還哪有餘閒去過問繪事？

可是，儘管年事漸長，新的興趣却依然可以培養起來。這居多是由於環境的因素，特別是來自朋友的啓廸。其間的一些紋路，往往也就做成自己的甘美的記憶。

年前曾暢遊江南，讓我跨越了省界，到著名的魚米之鄉去找尋滋養。在飛機上，我看見了未看見過的魅力無限的錦繡長空。在旅遊車上，我看見了從未看見過的飛翠流金的廣濶田野。太湖的浩淼，西湖的秀麗，園林的雅致，大橋的壯偉，梧桐林道的清幽，虎丘山麓的寧靜……還有，即使是小橋流水，澤畔人家，菜畦花叢，稻浪輕揚，都無一不洋溢着詩和畫的氣息。在這個時候，會想到用詩句去歌頌它，用畫筆去渲染它，丹青可能有助於傳出它的風神。也在這個時候，我覺得作爲一個畫家，該是有福的了。

記不清具體的日子，總之是後來看到錢松喦所作的中國畫「春滿石城」。近景一片碧綠，枝椏盤屈，萬葉爭榮。這分明是南京到處可見的法國梧桐，我和朋友們曾在那兒衷心地讚賞過的。遠景山色泛藍，江岸綴翠，帆影依稀。這滔滔江水也是熟悉的，或許曾經載渡我們的江輪正是在這兒鼓浪。

後來又看到宋文治的中國畫「太湖之晨」。近景果樹凝碧，電架巍然，屋舍錯落。中遠景田疇萬頃，帆檣點點，湖水與長天一色。這幅畫把我帶回太湖之濱，再一次倚欄遠眺，重温舊夢。眼前又是碧波湧動，有時似乎要沖到脚下，有時又似乎向遠處翻騰，彷彿整個天地都在浮動，太湖究竟有多深多濶啊！

就是這樣帶着秀美江山的印象，不時走進畫家在作品

中所創作的境界，透過他們的畫幅，我一再回味那一次遨遊江南之樂。

也記不清具體的年月，總之是有一次，一位朋友邀去參觀一個由幾位畫家聯合舉行的中國畫展。他在電話中殷殷致意，說一個搞寫作的人一定要博識，一定要多見世面，一定要懂一點藝術，尤其是自己祖國的藝術。顯然，他是以他長輩身份，兼爲一個具有藝術修養的人來對我說話的；我從沒有想到參觀畫展也是一樁必要的學習，經他一說，才恍然若有所悟。那天到了畫展會場，這位朋友已先到，就由他把滿壁丹青給我解說。不厭求詳的述說中，寓寄了朋友對我的指點和鞭策。

從這以後，我就把看美術展覽當作學習。自然，不是學習繪畫、雕刻、攝影的技術，說實在的，我沒有這方面的才能；我所要求的是從藝術作品裏吸收一點精神的營養，對於藝術本身至多想接觸一些創作上的知識。

有一年春天，我和弟弟到廣州小住，與一位長輩同行。在廣州文化公園，適逢有個全國攝影作品展覽，我們一行人同往參觀。裏面的作品豐富極了，擺滿了幾個展覽廳，粗看一遍，也得花個把鐘頭。黑白的、彩色的都有，反映的都是新生事物，讓人們看到今天中國社會的縮影。

我們站在一幅彩色人物影像面前：一個三十多歲的女性，身穿工作服，肩着一個鑽筒，態度端莊自然，眉宇間有英氣，微笑着站在工地上。這就是照片中的人物。她是大慶油田的一個工程師。同來的朋友對着照片，欣賞着，似乎有話要說。然後，他的目光轉到另一幅作品上去，那也是一幅人物的影像，同樣是勞動者，同樣是女性，同樣身在工地，不同的是一幅雙人像。這位朋友沉吟一下，終於指着前面的那一張作品，開口問我的弟弟：「你看這幅照像好在哪裏？」我的弟弟信口回答了一句：「它是彩色的。」這個答案顯然未能令人滿意，誰都不會給他六十分。於是，我抱着「解圍」的心情，請朋友來說說他的見解。

在這位朋友的啓發之下，我們都有了一點體會：這位女工程師正在到工地參加勞動去，半途有人要給她照像，她覺得時間還許可，便欣然同意，隨便站在一邊就給拍照了。她的態度是那樣自然，一點也不拘束，一點也不矯揉，不像那邊的一幅，兩個女工肩並肩站住，停留在靜止狀態中。這位女工程神的精神又是那樣的飽滿，神采奕奕的看着前邊，顯得滿喜悅，滿懷信心，像隨時準備把心中樂事告訴別人。朋友說了幾句這樣的話：藏在畫面裏頭的

東西，比寫在畫面上的還要多，甚至多得多，容許別人去發掘，也容許別人去增添；這才是藝術。——但我過去沒有想到過，這才算是眞正的、高明的藝術。我想：這一美術創作的道理，何嘗不適用於文藝創作呢？

當着現代中國畫展覽要在這裏舉行的時候，我又有一次特別的經歷。事前我完全不知道這裏會有這樣一個盛大的展覽，只在一些刊物上看過幾張展出作品的介紹，覺得那些作品都是能把人們的精神境界提升到新的水平上去的。可惜原作難得一見。想不到一個絕妙的消息就傳來了，傳來消息的不是別人，正是一位美術修養很高的、素所敬畏的朋友。他告訴我將有那樣的一番盛事，還邀我去參觀預展。

這一樂眞非同小可，但更樂的是去到會場以後，朋友告訴我，有哪些作品也必須格外注意，人們曾經對這些作品做過怎樣的評價。憑着這些具體的指點，逐幅欣賞起來，就容易領會得多了。

自從看了這個作品異常豐富、異常輝煌的盛大展覽之後，我對中國畫的興趣更濃了，却又有點變化了。以前很喜愛那些描畫山水、風景的作品，欣賞畫中的田園詩；現在却更喜愛那些刻劃崇高精神面貌的人物畫，覺得要學會在這些畫面上看出更多的、意義深刻的東西來。作爲學習，似乎要把重點放在這裏。

近來看一些現代國畫中的人物畫，就有這樣的心情：要看到人物的內心，要看到他們想的是什麼；要從他們的精神世界看到中國社會的生機，甚至看到世界的未來。昨天傍晚收到的一份內地來的報紙，上面刊出一幅工人畫的畫，畫題叫做「海上巡診」。港灣上，海鷗在水面上飛翔。畫幅的大半，是三個在船上的女青年。披着頭巾的在搖櫓，船快要靠岸了。掛着袴包的張開嘴，打着手勢，像向岸上的人高聲地喊着什麼。坐在船頭的拿着藥箱，眼光朝着前方，作要站起來的姿勢。她們心境開朗，神態穩定，看得出是滿懷信心走向工作現場。寫了這三個人物，就是寫了許多的人和許多的事吧？

這是我的一些平凡的經歷，是我在這方面的學習已經走過的一段路程。我珍貴它，因爲我珍貴祖國的賜予和朋友的關懷。……當我快要放下手裏的筆桿來休息的時候，我又看看壁上彩色斑斕的月曆。那上面的畫幅會給我多少鼓舞啊，甚至是對於我的寫作。月曆已經翻過一半，下半的畫幅，完全可以相信，它們將會繼續發放同樣的光彩，給我帶來同樣的喜悅。

中國古代的婦女作家

黃健

讀「紅樓夢」，看曹雪芹說：「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這樣的事實，想來是有的，於文學方面說，中國歷史上不是出現了如班昭、蔡文姬、李清照、朱淑眞等許多口碑不廢的名家麼？

然而，忽然又想到，文學史上所載的女作家，却也多數僅止於寥寥的數個，至多也不過略提到清代的一兩個彈詞小說女作家如陳端生、丘心如等的名字，而在幾本不同版本及地區出版的文學史上，有的甚至連朱淑眞這位頗有成就的南宋詞人也遺忘了。

是不是中國歷來很少婦女作家呢？爲什麼文學史書上總是只記載着那麼的幾個？

假如我們翻看一下文學史以外的有關書籍，却不難發現，儘管在封建社會裏，中國的廣大婦女根本沒有受教育的權利，而古往今來，中國畢竟也出現了不少善詩能文的婦女作家。

且不提那些被湮沒無聞的婦女作家，也不怎樣去翻查某些古籍的零星記載，僅是掀掀文學史以外的常見的有關書籍，就會看到，歷代出現的婦女作者，雖沒男性那麼多，却也有一定數量。隨意舉些名字，略如西漢有卓文君、班倢伃，東漢有班昭、徐淑、蔡文姬，東晉有謝道韞，唐代有武則天、薛濤、魚玄機、李冶、張窈窕、陳玉蘭、步非煙、莫瑜兒、王韜秀、竇梁賓、程長文、晁采、姚月華、杜秋娘，五代後蜀有花蕊夫人，宋代有李清照、朱淑眞、張玉孃、唐婉、韓玉、管道昇、蔣桃、陳君寶夫人、魏夫人、孔夫人，元代有珠簾秀，明代有黃夫人、沈宜修、葉紈紈、葉小紈、葉小鸞，清代有劉清韻、席佩蘭、阮罹眞、梁夷素、林以寧、玉筠、賀雙卿、朱素仙、周穎芳、陳端生、梁德繩、顧太清、陶貞懷、丘心如、程蕙英，以至秋瑾、呂碧城等等。此外，歷來還有不少妓女詩詞作者，如關盼盼，劉采春、徐月英、顏令賓、楊苧蘿、段東美、趙才卿、盈盈、嚴蕊、聶勝瓊等等，簡直不可勝數。她們或作賦、或作詩、或作詞、或作散曲、或作雜劇、或寫劇本、或寫彈詞小說，體裁形式，交錯紛陳，並非單一。

在質量上，她們的好些作品並不比男性作家遜色。內容方面，或抒情寄事，或反映所見所聞，甚至描寫勞動人民生活及表達愛國熱情的詩篇也有不少；比之那些尋章摘句、惟務雕蟲的腐儒可謂高明了不知多少。

可是就在上列這些名單中，却不難發現，儘管各人生活的年代不同，但她們的出身，始終離不開兩個方面，一是官吏統治者的妻妾女兒，一是青樓妓女。比方班昭是史官班彪之女，蔡琰是學者蔡邕之女，蔣桃是宰相寇準之妾，張玉孃家庭世代爲官，管道昇的丈夫趙孟頫不但做官，還是有名的書畫家。而關盼盼、趙才卿等則是唐宋名妓。

事實上，也只有她們那樣出身的婦女，特別是官家眷屬，才有機會接受到例外的教育。像清初賀雙卿那種出身於農民家庭的婦女作家，簡直是鳳毛麟角，少之又少的。

在那些時代，青樓妓女，包括唐代名爲女道士實爲半娼妓的魚玄機、李冶等，因爲經常要陪伴那些所謂文人雅士相互酬唱，既要學會琴棋書畫，也學到了寫詩作詞。至於官吏統治者家庭出身的婦女，她們不少是在閉適無聊的

生活中，跟隨父兄讀一點書，認識幾個字，寫幾篇詩文，抒情記事，以消磨日子。正如小說「紅樓夢」所描寫出來的女子如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等一樣，都能在閒逸生活中寫出幾首好詩，但下層的勞動者了鬟們，她們便根本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不要說寫詩，字也寫不出幾個。

既然，中國歷代出現了那麼多的女作家，何以幾種不同版本及地區出版的中國文學史書所記載的名字却是那麼少呢？

有人認爲這是文學史作者的責任，他應該多找資料，多提幾個。或謂，文學史的作者深受儒家重男輕女的影響，故意對婦女作家存在偏見。……

這些，都是其中一部份理由。在讀了一些有關婦女作家及其作品的書籍後，歸納起來，我發覺了如下的因素：

內容狹窄，缺乏社會意義。這是古代婦女作者的作品常見的第一個缺點。她們雖然寫詩作詞，但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思想毒害下，可以說，她們寫作的目的大部份是爲了抒發個人生活中的喜怒哀樂，而哪裏有想到要諷世、傳世呢。同時，「三步不出閨門」的封建道德的束縛，令她們很少機會能像男子那樣或萍蹤四海，或遨遊神州，深入廣大老百姓的生活中，自然也就造成作品內容的局限，社會意義不大了。比起同時代許多有社會意義的男作家的偉大作品，她們自然要被遺忘。而蔡文姬及其《悲憤詩》之能突出地被保留在文學史上，不也正因其有社會意義及高度藝術技巧的緣故麼？

其次，婦女的作品在文學史的發展上，缺乏承前啓後的創造，這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

正如前面所提到，大多數婦女根本不存在着諷世傳世的思想，加上生活面的局限，她們的作品，大都是因襲前人的形式體裁。特別是由於受了封建思想的影響，她們心目中，多數不敢、甚至不想存有與男子一爭短長的意圖，封建的教條迫使她們處於「順從」與「附屬」的地位。故此，文學發展史上的「開風氣之先」之類的革新創造，往往便成爲男性作家「專利」的工作了。

第三，逼使婦女作家多數不能在文學史上立足的許多因素中，男子、特別是那些滿腦子孔孟之道的男子，還應負最大的責任。縱觀歷來婦女的作品，除李清照、朱淑眞等少數人外，多數女作者留傳下來的作品都是一首半首的詩詞，或一篇半篇的斷章殘句。爲什麼？照常理說，一個善於寫作的人，肯定一生不會只作一首詩、一首詞的，那

麼，她們的作品那裏去了？答案是被身爲男性的道學儒生們所抹殺了。

正如蘇之德在《中國婦女文學史話》（香港上海書局出版）書中所說：「封建社會裏，只許男子舞文弄墨詠月吟風，女子是無份的，她們只能做針線活和進廚房，要麼，就是有罪。」在這種思想意識下，對婦女的作品存有偏見是很自然而普遍的，除了少數作品如李清照、蔡琰等的詩詞因其社會意義及藝術水平而抹殺不了之外，大部份婦女的作品均被盡量貶低價值，只偶而留傳一兩首他們認爲滿意的來作爲陪襯或小擺設看待。對婦女的創作，他們不僅不支持、不鼓勵，還加以打擊抹殺，如孔丘在《論語・泰伯》中表現的那樣㊀，縱然是有治理國家才能的大臣，只要是婦女，也不予承認。所以，對歷來有文學才能的婦女作家，那些儒家學者還能讓她們出來「拋頭露面」、「耀武揚威」而勝過堂堂的鬚眉麼？

總而言之，歷代大多數婦女作家，其所以不能在文學史上發揮作用，雖有種種因素，歸根結底，還是和歷代統治者及儒家們從思想意識到實行對婦女的壓迫這一主要原因分不開的。

但，縱使如此，中國婦女還是不甘於受壓迫的，歷來不少女作家對於不合理的封建制度也曾進行過不懈的鬥爭，如魚玄機、朱淑眞、劉清韻、陳端生、陶貞懷、丘心如、程蕙英等等，她們或以行動，或以作品「對所遭受的壓迫和束縛提出控訴，表達了廣大勞動婦女傾慕於自由解放的强烈願望。」（《中國文學史》、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由於時代的變遷，今日中國婦女已逐步解除了各種束縛，煥發了新姿。中國女作家也和男作家一道，掃除障礙，共同爲現代中國文學的蓬勃發展貢獻出自己的力量。我感到，在這種光輝前景下，回顧一下古代中國婦女作家所受的束縛，於今天也是有重要意義的。

註㊀《論語・泰伯》記載：「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在孔丘眼中，婦人是不算爲「人」的。

鄭辛雄

人婦的事故講

話說，有個很古老很古老
也很愛充撐場面的婦人
她從地下裏來
從墓穴裏來
從漢代裏來
走一條漫長蛇行之路

她捎帶着一口大箱子
那口大箱子也捎帶着她
她携帶着一口中箱子
那口中箱子也携帶着她
她懷藏着一口小箱子
那口小箱子也藏下了她……

不是兵荒馬亂出奔逃難
並非吹吹打打從娘家出嫁
隨身携備太多的行頭物器，她
坐橋子——
乘馬車——
趁風帆——
搭輪船——
擠汽車——
迫火車——
趕飛機——
從歷史望不盡眼的隧道
跋涉七十多萬個日夜
來到這七十年代的驛站
講述自己的故事
講述自己的家族
講述自己的朝代

她使用的言語聲韻
是自己那具經歷兩千年風雨的女體
她的臉，她的髮膚，手和脚
還有不腐的陶器、木俑、漆盒、錦帛
和那些箱槓棉衣、絲綢、綾羅
和那些藥材、糖果、餅食
和那些記事竹簡、畫幅……
揚一揚很古典的驕矜
睜了睜兩千年前的倨傲

講當年甙侯七百戶
講當年風雷叱咤，窮奢極侈
講當年婢僕燈影，路有餓殍
講公子哥兒偷盜工匠智慧
講夫人小姐截劫婢僕愛情
講租稅重
講百姓窮

披星戴月，攀雲揹日
趕那麼遙遙的路
跨踏那麼多朝代門檻
除了爲現代人講故事
她還帶來兩千年前的貴族絕症
保持古細菌嚼嚙過的肺葉
來到二十世紀人民話事的國度
在紅色醫院白色的病床上

接受解剖
接受檢查
接受分析
讓我們提防杜絕
二千年來的潛伏病菌！

一九七四年一月初稿
一九七五年六月改成

文藝書訊

■水滸新談　雙翼著。收有談論水滸人物及歷史背景等文章二十三篇。香港萬源圖書公司出版，定價港幣六元九角。

■梁山與梁山英雄　雙翼著。“水滸新談”的姐妹篇，收入有關水滸地方名物文章二十四篇。香港萬源圖書公司出版，定價港幣六元四角。

■人生的彩虹　海辛著。短篇小說集。香港萬源圖書公司出版，定價港幣四元六角。

■小說中的婦女形象　黎儀著。收入談論中外小說中的婦女形象的文章十三篇，香港上海書局印行，定價港幣二元五角。

■底層的人們　（墨西哥）M·阿蘇埃拉著，杜漸譯。長篇翻譯小說。“世界文學選譯”叢書之一。香港大光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五元。

■磨刀的藝術　（新加坡）夏文新著。散文隨筆集，新加坡而今出版公司出版，定價馬幣八角。

■演出與創作的若干問題（新加坡）冬琴著。文藝評論集。新加坡而今出版公司出版，定價叻幣一元二角。

■得與失　（馬來西亞）馬漢著。短篇小說集。馬來西亞今天出版企業公司出版，定價馬幣二元。

京華零拾

凌亦清

天壇

像巨大的金頂藍傘
擎天而立
傘下有傘　傘下有傘
毋用鋼筋
只要楠木柱的支撐
容納四季歲月時辰（註）
這就是
祈年殿　祭天壇

天子祭天
愚及庶民
祭事年年有
天災却等閒
騙人騙己的玩意
已上演了幾百年

到今天
焚香盡散
禱告聲消
迭有五穀豐登年
而天壇
還有地壇
日壇月壇
都變成
破穿迷信的鏡子

註：祈年殿共有二十八根柱子，當中四根象徵四季，外圈十二根象徵十二個月，最外圈十二根象徵十二個時辰。

頤和園

縱有蔥葱林木
縱有清洌湖水
縱使昔日的頤和園
是瑤池是瓊宮
在那拉氏眼中

多少人對它搖頭痛哭
爲了酒肉行屍的奢華
竟把
一塊又一塊
民族血汗灌溉之土斷送
還賠上
一筆又一筆
榨取自民脂民膏的巨款
以及
我們的屈辱

直至
萬壽山不再蒙羞
昆明湖洗脫哀愁
歡快的足印喚醒了
昏睡的十七孔橋
和橋畔那頭
刼後重生的銅牛

松柏爲我們蒼翠
湖水供我們泛舟
頤和園　遂成爲
最美好的人民公園

萬里長城

從不設想
自月球往下望
只怕太不清楚
只怕會把你看錯

假如說神話
你是那
奔躍崇山峻嶺間
千萬巨龍的化石
在你身上
我們不過像
幾棵樹中的侏儒

但你實在是
融滙了多少世紀
勞動血汗的長河
深埋着多少朝代
民族英靈之寶藏
你經得起雨雪風霜
你無損於地動山移

在你跟前
個人的力量
個人的才智
怎不渺小

聲市

韓牧

行人

要過馬路就像要過河
奔流的不是浪花
是一羣羣虎鯊

一天　你嚇然發現
那條叫「斑馬綫」的浮橋
不見了
河岸豎起了一列鐵欄

一個箭頭指向下方
說是鑽過陰森的地府
才可以登上彼岸　要嗎
找一個天虹的起點

說不定有一天
你正在考慮過河的途徑
一隻白袖拍一下你的肩頭
「喂　你阻街　跟我走」

綠色

洋房外的　草坪
或者半山區的　林木
綠色啊生長着的綠色
竟成了富豪的特徵

而我　也有綠色
是無處可放　放到廚房
那一盤半黃的萬年青

把陽光　把泥土
都還給植物吧

必須把綠色還給植物
必須把植物還給
種植的人

報攤

幾十種報紙的標題
幾百種雜誌的封面
肩擠着肩　眼花撩亂——
各種意識形態
各種財慾色慾的聯合大展覽

他閃閃縮縮
買一份嚴肅的日報
他明目張胆買一本淫書

當你拋下硬幣
口裏叫出一個名字
這個響在報販耳裏的聲音
往往代表你的價值

學校

貧窮的學校在鬧市
樓上是新潮的妓寨
樓下　天天是熱鬧的殯儀

貴族的學校在山崗
總有一條花木扶疏的汽車路
有女傭提書包
有司機代步

血汗

什麼時候起
銀行多過米店了

這裏是最繁旺的「地王」
四間龐大得壓下來的銀行大厦
把這十字路口
團團夾住

不管你從東來　從西來
從南來或者從北來
都逃不過這一關
家裏不安全
把血汗寄存在銀行
有人利用你的血汗
榨取你的血汗

廟前廣場

不要以爲全部都是乞丐
這些呆坐的　呆蹲的
是年老的貧窮
被職業壓迫完了
然後釋放出來的傴僂的身子
這些垂着鬚根的老榕樹
而現在　廣場漸漸年輕了
這些呆坐的　呆蹲的
是剛被職業拋棄的

榕子　開始墜落
墜落在廣場的水泥地上

雨的聯想

陳玉楷

雨
有人讚你是純情水
只是當
一把傘兩個人的時候

雨
有人罵你是奪命水
是
賣街邊的
地盤幹活的
新填地找餬口的
……

雨
以前你來的時候
你可知道
我總以爲你是來探訪我們
巴不得
攀上天虹
和你緊緊的擁抱在一起

雨
現在你來
你可知道
我只覺得你是來打劫我們
我只好靜悄悄的縮回雙手
放進袋裏　數着指頭
看看是三個月或四個月
三個「大餅」或四個「大餅」㊀
因爲
你的身價不同了嘛

雨
如果我在深山
要是你來得浪漫
我會給你寫幾首詩　或
揮灑幾筆水墨　或
狂草幾個大字
讓你躍然紙上
讓你歌唱詩中

雨
如果我在深山
要是你來得兇猛
我會給你開幾道河　或
築幾層壩　或
鑿幾條長渠幾個瀑布
讓你奔流大海
讓你發電溉田

雨
在這裏
我只好
穿上雨衣

八月十二日寄自港大

註㊀：香港人稱一元硬幣爲「大餅」。

中秋

浩泉

歡樂的燭光在花燈中躲藏
追逐孩子們的歡笑
月餅的甜
放置在每個人的心間

團聚——
花的美好
月的圓
銀光融了情人的溫馨

而柔美的光輝呵我們
不能忘記這是太陽的變奏
如水柔情來自火球的烈焰

然而——
在霓虹的血盆大口下
花燈被吞噬
一盆銀輝也流瀉了

月亮還是故鄉的圓
當你踏遍異域的黃沙荊棘
蘭花總不能永遠無根
它渴想故鄉的泥土陽光

海峽那邊
今夜也月圓
家裏圓桌上
杯碟少缺
故鄉的親人正等着你
如浪子歸來啊
不速之客

繁榮三瓣

（泰國）曾　凡

一　都市的繁榮

都市的繁榮，
掛在女人不能再薄再少的衣着上；
以及　自門縫中擠出的靡靡之音。

鋼骨水泥植起的森林裏，
有紅燈　有綠燈，
有血淚拌和的醇酒。
那羣弱肉强食的高等動物，

在其間穿插着互相追逐。

都市的繁榮，
懸於街旁乞丐襤褸的衣着上；
以及　伏在一邊虎視眈眈的當舖裏。

二　繁榮與現實

巴別塔式的建築物一層層地往上疊㈠，
塔上的人一再保證——
人類快要漫步天堂，
與仙女共舞。
於是一雙雙失神的眸子又拼命仰望：
唉　太高了，
在塔外吞風飲露的人，
現實　更是淚影中閃動的字眼！

他媽的，
如此說來，
高樓叠起的生活靠不住；
路林卡斯的保證也都是謊言——㈡
當還有青年徬徨在街頭；
當勞動力還受到失業吞噬。
這就是繁榮，
阿門！

三　繁榮的棄嬰

浮動在人流中，
重踩了多少個十字街口，
踟躕的脚步，
該朝哪個方向轉彎？
繁榮　是懸在天際的彩虹，
瑰麗但遙遠，
鬧街上的燈紅酒綠，
只能掩飾夜的淒愴，
照不亮　也温暖不了
窮人的心！

於是　在華燈下，
疲倦的眼睛，
又盼望能再來一個普羅米修士！㈢

注㈠：據聖經的記載，巴別塔是人類爲表現自己的智慧及藉以攀登入上帝國度而建起的一座高聳入天的高塔。

注㈡：神話中上帝派來統治人類的神。

注㈢：普羅米修士是希臘神話中宙斯的叛徒。他本是天上的神，但爲使人類有光明和幸福，自天上偷了火帶到人間來，因而觸怒宙斯，被罰以酷刑。

從無信的出寄

江瀾映

妹妹：

你在哪裏？

當我寫這封信給你的時候，已是深夜。我曾經想：你能收到我這封信嗎？——信紙一張又一張的撕掉，然而，我竟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執起筆來。

我承認，我的理智和感情在不斷地交戰。終於，內心裏一種不吐不快的感情佔了上風，於是，我寫了。幻覺中，我是彷彿看到你坐在我的身旁靜心地聽，你流着淚，你……。

你從小就不愛流淚，因爲，你是在母親的淚眼中來到這人生。反而是我——這個比你年長十多歲的大姐姐却常常在生活的浪濤中哭泣。啊，妹妹，你雖然是我的妹妹，在我的心目中，你是我的女兒；我常常驕傲地認爲：你的生命雖然是父母所育，然而，你的生命也同樣是我和你的二哥哥共同檢回來的。

還記得你在一個醫院的三等產房中降生的那一刻嗎？

——那時，母親爲了進醫院生產你，我們家窮得連草紙也無能力購買，是醫院裏好心的產婦們給母親拼凑來的。唉，那時，老實說，父親是連七塊錢的住院費也拿不出來啊！父親常常說，我們這個家庭不應有你，母親一聽這話就難過得直淌淚。到後來，我再長大一點時才明白，母親當時要不是身體太過虛弱，她原本就可以不再生你的。那時沒有避孕丸，母親要不生孩子，只能找人用手術動子宮解決。誰知，這一來，身子就更垮了，妹妹呵，你想想，那時候，窮苦人家的年輕母親是多麼爲難呵！

當時，我和你二哥哥雖然並不明白母親的苦衷，但是，我們是十二分同情母親的。還記得，就在你誕生下來的第二天，母親抱着紅紅白白的你哭得多傷心！就是爲了父親那一句話。父親說：「趁還在醫院，就把孩子送給別人吧！抱回了家，你更捨不得了。」

「就是餓死，我們也抱着她啊！」母親一邊哭一邊說。

這時，十三歲的我和十一歲的你二哥嚇得也慌了。我們從母親的懷中抱去了你，用仇視的目光望着父親。

啊，父親，他也在這個時候淌下了幾滴淚珠。——他心軟了。不爲母親的滂沱淚眼；這淚，在母親懷胎十月的日子中，早把他的心浸硬了。然而，他終於敵不過我和你二哥哥的怒目。何況，當時，我們還說了話。我說：「有我們一天，就有小妹一天，我們不吃，也給小妹吃。母親如果有工做，我們就輪流看管小妹。」

說起來，當時我們也眞太難爲了父親。我知道父親是不容易淌淚的。何況事實在當時我們家才得我和你二哥、你三個孩子！父親不是一個沒有計劃的人，因爲環境不好，他和母親十年不孕育第三個孩子，直到不能不在無可奈何中養下你。這，在當時作父母的人來說，該是多麼的難得呀！

妹妹呵，那是一段多麼艱難的日子。自從抗戰勝利後，我們的父母就和此地許許多多捱盡苦難的人一樣，以爲國家逐漸强盛，這裏的人們也會逐漸過個好日子；誰知不是。做小職員的父親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會計工作，過不了幾個月便又從半失業而至於全失業了。直到你世出的前兩年，千盼萬盼盼到咱們國家的新生解放。那時，父親多高興啊，而我——你這才十一歲的姐姐也彷彿受到那一份快要翻身的喜悅。但是，很快地我們就明白：畢竟是兩個社會的不同，家鄉的種種變化和我們生活的地方一切都兩樣，殖民地這個字眼第一次通過一位老師的口傳入我小小

的心靈，而我，也是在這一年中失學了。

妹妹，你知道我那時失學的痛苦麼？我想你是不知道的。爲了不使父母難受，我連他們也沒告知。就在你出世的前一年，學期已上了三分一的課，有一天，我早上回到學校，當家的修女（我當時唸的是一所教會學校）把我從課室裏叫了出來。在課室門外，她很大聲地對我說：已經叫你告訴父母許多次了，還不交學費，我們不能饒恕，你——今天不用上課了，念在天主的仁慈，我們准許你拿到學費就回來。——我，就是這樣，在衆目睽睽之下，羞紅了臉，含淚回課室收拾好書包走回家。

我當然不可能再回到那家學校了。爲了不使父母傷心，我對正在失業的父親說：爸爸，我不唸書了，我今年十二歲，也應該爲家庭負一些責任了。父親無言地望着我。我知，他心裏是明白的。

那一年，正是美國對新中國禁運的一年。在港澳，大量的工廠倒閉，工商百業蕭條，連父母這麼壯年的人還找不到事做，何況一個十二歲的小娃娃呢！

當時，我能夠做的，也只是小城裏無數窮孩子所能做的家庭手工業——做火柴殼和做炮竹；做一千個火柴殼賺的是三角半錢，還要自己貼上漿糊，而我們家因爲住的是二樓，缺少晾晒之地，只好幹比做火柴殼更低價的炮竹。那時，爲一大籮炮竹上紅皮（貼炮衣），才得一角七分錢，我和母親合二人之力從早到夜的做，好不容易才賺到三角四，還要等到初二、十六才累積出糧。那些老闆們眞狠呵，做半個月才能拿到錢，而煑漿糊的漿粉錢却先要自己嘔出！

你的二哥算是幸福的了。一來，他年紀比我還小，二來，也許因爲是個男孩，在一個親戚支持之下，他還得以繼續學業。當然，這也是環境使然，要像大量使用童工的今天，即使你二哥有人支持學費，那還是要唸不成書的。餓着肚皮來上課，畢竟是十分難受的事情！若拿溫飽與求學相比，誰還會選擇後者呢！

妹妹呵，你還記得麼，當你學會走路的那年，有好幾次，你要跟着哥哥去上學。也眞難爲你二哥。不是我們忍心甩開你，事實是一家幾口人有好幾天沒飯吃了，爸爸只好到朋友家東坐坐西坐坐，既是爲了找工，也是爲了厚着顏碰一餐飯吃；而我和媽媽則分別到母親娘家的堂兄弟姐妹處幫幫工，企求換得一點點米回來……。那種情景，這二十年來，我每一想起，心頭就感到有難以抑止的酸凄。

妹妹呵，你應該知道我們是多末的疼惜你。就是因爲

太疼惜了，所以，當你稍爲懂事，我們家的環境稍爲好轉時，父親和母親都不願把過去了的苦向你提，而我和你二哥都因爲先後來到香港工作，對你的關心又少了。你還記得你中學畢業的一天嗎？我和你二哥特意請了一天假從香港來到澳門參加你的畢業禮。——當看到你——一個十八年前我們從醫院產房母親懷中抱過來的嬰孩如今竟戴上了畢業的大紅花時，我們的心該有多麼的高興啊！

還記得，感情易於衝動的我，在那一剎間又流出了熱淚。但，那不再是哀傷的淚，辛酸的淚，是幸福的淚，是激情的淚。

妹妹呵，你還記得，那一天，母親笑得多歡麼？我們伴着你回來，母親一接過你手中的畢業證書時，她連聲音也抖了。不住連聲地說：畢業啦，我們家的小妹終於畢業啦！而父親——那個十八年前我們曾經用仇視的目光注視過的父親，表面上雖不如母親那般激動，但我可以想像到他的心情：他必定比我們任何一個都有更難忘的印象。妹妹呵，也許你當時太高興了，我想你是沒覺察出你的父母兄姊那種超乎一般畢業生家庭的喜悅吧？

妹妹，我得承認：這幾年我和你二哥都忽略了一件事，就是沒有從認識上更好地幫助你。只是簡單地以爲，你完成了學業，又長大成人，而且還有父母在身旁，工作和生活都絕不成問題了。當然，我們也曾聽母親說你很悶，嘗試做過多份工作都不如意。我知道，你是有抱負的，你希望當教師，可惜你畢業之時並不能如願以償，畢業即失業的陰影很自然地籠罩你的心境，但是，你仍然以代課的身份來償還你底宿願。我明白，你是希望等待，再等待的。爲此，你招來了母親的不滿，認爲你沒有誠心負担家庭，說你不體諒父親年邁，兄姊各自有家庭負担。母親從來不曾大聲說過你，於是，你感到自尊心受到難以抵受的打擊了，你怨恨母親把你當「搖錢樹」……。唉，妹妹，你怎能夠這樣想呢？這和你欲作教師的願望又何等不相稱呵！

事實上，也不能怪你。在這個人浮於事的社會，即使找一份普通的女文員的工作也不容易。在不情願做一家商店的收銀員的心情下，你終於選擇了進工廠做女工一途。不用說，比較保守的父親和母親，對此都會十分不願意的：一個中學畢業生，他們撫育了十八年的女兒，到頭來還是出落得這麼「低微」！

其實，你又何曾願意呢！果然，帶着這種遊戲人間的心情，你在工廠裏竟然向少數貪慕新潮的女工看齊。從

此，你變得愛打扮，喜享樂；你，和爸爸媽媽的心離得越來越遠了。……

妹妹呵，我眞的沒有想到過這一切的變化竟是如此的急速。在我看來，你能夠進工廠去也是一件好事。因爲，對於從未挑過生活重担的你，我想這會是一種好的鍛鍊。誰知，我錯了。我竟以自己的感情來代替了你的感情，我忘記了你背上載着一個中學畢業生的包袱。短短的一兩年，待我和你二哥都發覺問題嚴重時，我們姐妹之間竟不能坦誠地交換意見。我不斷的給你信，可是却收不到你片言隻字。妹妹，你是恨我嗎？你是認爲我們都站在父母一邊來「教訓」你嗎？——唉，我除了埋怨我們姐妹分隔兩地致使不能常常當面懇談外，還能說什麼呢？——你，對我和哥哥的誤會也太深了。

妹妹，現在，你在哪裏？你這樣的不告而別，可知道母親和我有多担心嗎？爲了父親不滿意你帶回來的男朋友，你竟如此任性地離開了家庭，離棄了我們，這樣做值得嗎？

妹妹呵，請相信，我們，家裏的任何一個人都誠心願望你得到幸福。正因爲如此，父親才會勸你帶眼識人。如果你們都是勤懇工作，作風正派的青年人，愛你的父母又怎麼會不允許你們談戀愛呢！你想想，你自己想想呵，你入學唸書的日子比姊姊多，怎可這般糊塗？

今天，收到你的工友華姐的信。她說，你有幾天不回來了。華姐是個好工友，可惜我們認識她太遲。妹妹呵，你知道你離家後媽媽哭得有多傷心！而我和你二哥又不在她身旁，多虧了華姐常常來我們家勸慰。妹妹，你想想，你冷靜的想想吧，想想我們一家過去的苦，想想你這生命是怎麼撿回來，想想父母爲我們操勞半生，你就會覺得冷酷的只是這個社會，而不是生活在你周圍的親人了。你大概還不了解華姐吧？她是個好工友，才比你長一歲，父母雙亡，獨力養活一個四口之家。她生活得何等樂觀！她的抱負又何等崇高啊！——她是一個比我更好的姐姐。

妹妹呵，妹妹，你在哪裏？我十分衷誠地希望聽到你的聲音，希望聽到你回家來盡情傾訴！

愛你的姐姐

×月×日　夜深

一天的黎明

夏映棉

酷熱。

在威記絲織廠的牆壁上，掛着一個古式的羅馬時鐘。其實，在這間幽暗而狹小的屋子裏，說「牆壁」，是夠不上的。它的四周，以及平頂的屋蓋，是用木條和鋅鐵板釘搭而成的，活像是一個密不透風的方形罐頭。

這家威記絲織廠擁有兩台絲織機，已經經營了二十幾年。鋅鐵板抵受不了風雨的長期侵襲，早就百孔千瘡。於是，鋅鐵板上蓋上了鋅鐵板，滿眼都是補釘。有幾處銹損的地方，更草草地蓋着幾張麻包袋子。而且，有人偏愛在它上面釘上「跌打聖藥」、「專醫梅毒」之類的牌子，使得它在人們的眼中，像是一位襤褸憔悴的老人，沒有一點「威」風。

事實上，今天香港的絲織業，作爲社會競爭的失敗者，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這說起來，是題外話了。

不過，在過去的二十幾年中，威記還是有所發展的。十年前，威記老板利用威記賺到的錢，開設了一家新威

記，並爲威記新換了一台絲織機，增添了一台「羊角」機。

日間，威記有兩名工人上班，一個值車，另一個是專打羊角的女工。晚上，就只有肥拾一個人了。

先前說到的那個羅馬鐘，孤獨地攀附在鋅板上的十字木條上，正如耶穌的受難圖一樣。

羅馬鐘上面，均勻地蓋着一層塵埃，玻璃門子也灰濛濛的，喪失了光采。裏面圓板上的羅馬時標數字，更加顯得模糊不清。但，從依稀的時針的影子，可以知道，時間已經接近凌晨四點，新的一天的黎明就要到來了。

肥拾正好上完了最後一枚螺絲，就從絲織機下面退出身來。自從七點鐘接班以來，做不了兩個小時，這台老爺機就一直不聽使喚，總是錯花。肥拾只好把另一台也關了，專心一意修理起來。

此時，他挺一挺僵硬了的腰板，捏着拳頭輕輕地搥了幾下，那裏有一道長長的結了疤的手術刀痕。

隨後，他站了起來，猛地裏感到一陣酸麻，使他不由自主地跌坐在地面上，他感到眼前一片昏黑。他咬着牙，用雙手支撐着上身，然後吃力地伸直麻痺了的雙腿。

在凌晨的死寂中，羅馬鐘的鐘擺聲顯得格外清晰，連他的心臟，也附和着鐘擺的節拍，激動地跳着。他感到腦袋空盪盪的，額角在隱隱作痛，剛才爬上龍頭的時候，他叫一根鐵條撞上了。他只好一動不動地閉目靜坐在那裏。

其實，看起來，肥拾並不很肥。只因他的頭頂半禿，人們就說他是「十個光頭九個富」中的第拾個。慢慢轉化，他就得了肥拾這個花名。至於他的眞實姓名，反而爲人們所淡忘了。

他曾經是一個喜歡說笑話而近於詼諧的人，但，近些年來，悲哀在他周圍築起了無形的四壁。他已經慣於在孤寂中生活了。……

「噹——」羅馬鐘悠長地響了四下。

肥拾沉重地吐出一口粗氣，睜開了雙眼，頭不那麼暈了，腿不那麼麻了。他順手拿起身旁的白背心，胡亂地擦一擦臉孔，然後抓着機頭，緩緩地站了起來。

他扳開機頭右邊的手掣，然後俯下身去，在淡黃的燈光下，注視着梭子帶着經綫在緯綫間來回迅跑。一串汗水，順着臉頰滴到編織中的領花紋上面，隨即消失。

他看到織機已經恢復正常，才又沉重地吐了一口氣，接着，把另一台機也開了。

現在，他有功夫了。於是，取下掛在頭頂上的毛巾，把汗水淋漓的腦袋、臂膀和赤裸的上身，都痛快地擦了一

遍，在地面上扭出一灘水來。

他把毛巾搭在肩膀上，坐在高脚的圓櫈上面。此時，他才發覺到籠罩着他的重重熱氣。苦熱已經延續了兩個星期，今天又特別令人難受。剛才，他一心只想着把機器修好，現在，他只能專心品味這迫人的熱浪了。

你看，天花板「保暖」得那麼好，像壓着一個上火的巨型燙斗。地下，也在回吐着日間吸進的太多熱能。

那麼熱。車間瀰漫着騰騰的烟霧，造成了一種濃烈的挑戰氣氛。

「媽的！」肥拾感到暴躁，胸間彷彿被融成了一鍋滾熱的鐵水。

他一下子喝掉剩下的大半杯紅茶，走到屋外去了。

威記絲織廠的門外，是一片空蕩的曠野，死寂。遠處的小山擋住了海面吹來的風，門外並不比門內好。

遠處的小山脚下，坐落着幾間農舍，亮着微弱的燈光。再遠處，是衛星城荃灣所炫耀的不夜。

抬頭仰望長空，夜的天幕上散佈着星星，半眯着矇矓睡眼。彎彎的月牙，也無精打彩地匿躲在雲的陰影中間。大地像中暑暈倒的病人，連悲嘶的蟲聲也沒有了。

肥拾再用毛巾，擦一遍身上迸流的汗水。忽而，他感到一陣噁心，忍不住就在脚跟前嘔吐起來了。

他感到疲乏難受，又有點目眩。看樣子，今天是工作不下去了。於是，他走回廠內，把兩台機都關了，又在交班冊上寫明情況，隨即熄了燈，關了門，離去。

眼下，伸延着狹窄崎嶇的田間小道，兩旁都是菜地，也不乏坑坑窪窪。這條路，肥拾已經走得很熟了。平時，即使在月黑風高的晚上，他依然可以健步如飛。現在，由於身體不舒服，所以脚步就不免慢了起來。

走過田間小道，就到了山下那幾間簡陋的農舍。

他一步步地登上山頂。站在那裏，可以看到波光閃爍的海面，依然沒有一絲風。他喘了幾口粗氣，盡量把精神振作起來。

往下走了不一會，到了山腰。他聽到了潺潺的流水聲，他的身軀彷彿在這瞬間輕快了許多。

他朝右拐了一個彎，然後抓住一根小樹幹，跳到下面的一個土台子上面，並熟悉地在附近，找出了一張卷着的草蓆。

他挾住草蓆，跑到溪邊，急不及待地把溪水澆向自己的臉上和胸前。溪水是清涼的，使他感到舒暢愜意。接着，就用毛巾把身子擦乾。

他攤開蓆子，把它舖在一塊平滑的石板上，躺了下去。他的身軀，在疲乏的同時，有了一種「着落」的感覺。

肥拾把雙手枕着腦後，感到很受用。

溪水映出的月影，在他洗臉擦身時所掀起的漣漪下，詭譎地幻動了。

「我找到了一個好地方！」肥拾心裏對自己說。

說起來，是五天前的事了。那一天早上，他下了班，無意中拐到這裏來，就在這裏洗把臉，休息，後來不知不覺地睡着了。等他一覺醒來，已經是午時。他在這裏足足睡了半天了。許久，他都沒有這麼好地睡一覺了。溪水是怡人的，長在溪邊的無名樹的葉子又爲他遮擋了陽光。

自從有了那次經驗，這幾天放工後，他都帶備草蓆，到這裏來睡幾小時的白日覺。昨天，他更把蓆子藏在附近的一個小洞穴裏邊，方便今天再來。

「這裏，比我的家好多了。」他想。

想起家，使他感到悲愴。

他曾經擁有過一個家庭。他的善良的妻子阿麗和天眞的兒子少松。他們曾經一起共度無數淒風苦雨的日子，一起經歷過毀家、迫遷、甚至無米羹炊的時光。他們也有過歡樂。

而現在，這一切只存留在他的記憶中，和無盡的哀傷相伴。

妻子和兒子葬身在木屋區的一場離奇的火災中，這給予肥拾慘重的打擊。笑容不復掛上他的嘴角。但他不能不咬緊牙根，堅靱地走上往後的生活道路。他是孤寂的，而妻子和兒子的身影，以及過去那些笑中帶淚的往事，却無法擺脫地縈繞着他。

木屋區的大火之後，他孑然一身，搬進了「三棟屋」一家石屋中去，在那裏，他租了一個床位棲身。去年年尾，二房東的兒子從船公司失業回家，就客氣地叫肥拾搬走。

凋零的絲織業，使肥拾常常處於饑餓的邊緣，甚至租一個床位，他也感到吃力。

後來，他效法幾個單身漢，在一個荒廢的空地邊緣，蓋了一個小房子。房子是用木條和鐵鋅板搭成的，面積很小，恰好架得起一個單身床位。小房子完全暴露在驕陽之下，鋅鐵板熱得燙手，裏面就像蒸籠一樣。白天要在這裏成眠簡直是侈想了。

記得有一天，肥拾不必上班，他一早躺到床上，門也

不關，但由於熱，加上做慣夜班的關係，使他在床上足足輾轉了六個小時，依然不能睡去。臨天光的時候，他索性爬到屋頂上，躺下來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待到他猛然扎醒，只見屋子下面圍着一堆人。有個警察用手指敲着鋅板，對他說：

「下來，下來！你這樣躺着，太惹人注意了。下來，下來！……」

後來，他就常常花五毛錢，跑到「美心園」去，叫一杯奶茶，然後就靠在牆邊打盹。美心園做的是街坊生意，牛記笠記也無妨，不存在什麼「有礙觀瞻」的問題。掌櫃的也有同情心，並不會對肥拾施以白眼。……

——而現在，他不需要到美心園去了。他在這小山的溪澗邊，找到了一個「桃源」。

月光輕綃一般地蓋着肥拾的身軀，流水發出了樂韻，他舒然地合上雙眼，沉沉睡去。

夢中。他看見妻子，臉上堆滿了笑容。她坐在衣車旁邊，手揚着公仔衫，眼望着他。

他看見兒子坐在冲涼盆裏，眨動圓大的眼睛，問他：

「爸爸，爲什麼別人都叫你肥拾呢？你又不肥。是不是你家裏有十個兄弟姐妹，你排第十？」

在夢中，肥拾笑了。——

「咚！」

一塊石子掉進溪澗，把肥拾從夢境帶回現實，一時，心間塡滿了惆悵。

他望一眼遠方，魚肚白的天際顯出了微紅，黎明了。

他信任地望一眼頭頂上濃密的枝葉，嘆了一口氣，又把雙眼合上。

夢中。他看見妻子，妻子正朝着他招手。

他看見兒子，手上拿着蘋果，喊着：

「爸爸，抱我！」

驟然間，風雨來了。妻子摔倒在地，兒子被門板壓住了，肥拾猛地撲上去，一片鋒利的玻璃刀一樣插進他的脚背。但他仍然奮力抱起了兒子，扶起了妻子。他的脚上鮮血流淌，他感到一陣苦楚。……

已經是午時時分了，附近的農民早就澆完了菜地，準備回家了。一個中年農婦爲了給新挖的水池引水，就扛着鋤頭，走到溪邊。

她先在溪水中浸洗雙脚，抬頭間，見到不遠處的一塊石板，上似乎鋪着一張蓆子，不禁有點詫異，就順着眼把

周圍環顧了一遍。

突然間，她看見就在她的五步之外，躺着一個男人。她緊張地走前去，那個人一動不動地，口角滲着血漬，睜着一隻慘白的眼睛死瞪着她。

隨着一陣窒息般的顫抖，她拼命地尖叫了起來。

不一會，許多農人，循着她的叫聲，握着鋤頭扁担，奔跑前來。

「有一個死屍！」農婦結巴巴地叫着。

「是不是搶劫？」大伙紛紛圍了上來。

「不，你們看！」

這時，人羣中走出一個老農，他蹲下身去，輕輕扶起被稱爲死者的頭顱。

「別，別碰它！」有人緊張地說：「等會警察來了，會罵我們挪動了屍體。」

「管他！」老者伸手探探那人鼻息，厲聲喝道：「怕什麼，萬一他還有救呢？」

「哎，你們看，這個人好面善！」一個青年插進嘴說。

「對了，是威記絲織廠的伙記。」農婦已經不再慌張了，她也蹲下身去，問：「亞伯，他還有希望嗎？」

老農轉過頭來，嚴峻地望着她，搖了搖頭。他把那人的頭輕輕地放回原處，說：

「你們看看他的身體，脚背上還有兩個牙齒印，是毒蛇咬死了他！」

是的，肥拾死了，死得那麼平凡。

肥拾死後的半個月左右，他那間遺留在空廢的土地上的小房子也消失了。在那裏，新豎起了一個牌子，告訴人們，這裏快要興建大厦了。

建築工程還沒有動工，那些「跌打聖藥」、「專醫梅毒」之類的小牌子又多掛了幾面。

海誓

荻笛

因爲生長在大海之濱，自幼便由祖母用米漿、魚汁和着海的故事喂大。

所以，我很早就懂得了很多奇異引人的有關海的故事。

你看那氣勢洶洶、反覆無常的大海，不是很可怕麼？

可是，孫悟空造它反、八仙把它搞個不亦樂乎！

還有凡夫俗子張羽，憑着他那堅强的意志和無比的貞誠，也把大海煮沸了，把龍王門跨了！

大海的故事就是這樣地教給我無畏、教給我勇敢、也教給我叛逆！

可是，那天，有一件令人警醒的事發生在我的身上。

一位讀師範的朋友急着要我替她找一些有關香港漁業發展的材料。

對於朋友的要求，我一向是很少推辭的。何況我一直認爲，自己對海是熟悉的，了解的。

於是，花了兩天的時間，翻查了一批有關的資料。

官方的公佈說：十年來這地方的漁業有大發展，魚產增加達百分之百，漁船機械化程度是東南亞的表表者，又新建了漁市場、新訂了保護漁民的法案……

那些資料，彷彿把這地方的漁民，都繪成了天之驕子，把漁區，寫成了人間樂園。

我正翻着，抄着，另一段消息使我呆了下來！

那消息說：這地方十年來的漁民減少了百分之五十，洋機器使很多漁民陷於破產，新法例吃人不吐骨……

對着兩堆同一內容，但觀點却完全相反的資料，我愕然，無從下筆！

我以爲熟悉和了解大海。但那是

十年前的事了啊！

離開大海十年啦，海上的叔伯們又經歷了多少狂風惡浪啊？

帶着疑惑，也帶着愧意，我回到了童年時期生活過的漁區。

風依舊，海依舊，叔伯們喜客多話也依舊，只是那熟悉的面顏哪，却染上了新的風霜。

海的故事啊，也增添了新的內容……

「來吧，你的船也該裝機呀，分期付款，免首期，保證三年歸本……」那是洋老闆的媚語！

於是，果眞很多的漁船裝上了新機器，可是，當那些款項還不及供完，機器却銹了，不能開了！要修麼，比裝新機還貴……

於是，多少人封艇破產，多少人賣兒抵債，多少人被迫上岸爲那些什麼工業的大老闆提供廉價勞力……

新市場、新法例，多動聽的名詞呀！

可是，請查查吧，世界上那個地方賣魚要扣魚肚水！

立法，就是要向漁民七除八扣，出要納，入要稅，盡是吃人的法呀！

還有，這邊要發展、那邊要塡海，迫呀、燒呀，很多漁民就是這樣離開了世代賴以爲活的漁區……

當然，除了這壓迫的一面，更有着那團結反抗的一面……

這些事的發生，可不是一年半載，一朝半夕的事！

然而，對我來說，却是多麼陌生！

我不是曾自詡爲大海的兒子麼，我不是以爲自己對海是熟悉、了解的麼？

這可不可能啊！

難道我已背離了大海，背離了父兄，背離了自己曾經生活過的天地！

然而，叔伯們却在親切地關懷着我，要我多到漁區走走！

他們說，你是大海的兒子啊，你的筆可要記下更多大海的歌聲——那壓迫者的怪嚎，反抗者的高呼，歡樂的頌歌……

啊！我是大海的兒子！

這是多叫人自豪的稱呼！

父輩們並沒有把我摒棄！

警車上的學生

莽蕊

「嗚！嗚！嗚！嗚！」一輛警車發出短促而嘶厲的尖叫，在一座大厦門前急急地煞住。

車上先後跳下幾個穿制服的人，押着兩個帶上手銬穿着校服的年青人，走向電梯。

路經的途人，都用詫異的眼光駐足觀看。雖然這裏幾乎每天都可能發生這一類事情，但出現在眼前，還是禁不住要引起他們心中的好奇。

不夠十來分鐘，電梯的門再次打開。圍觀的人讓出一條路，給穿制服的和被押着的穿過，人們發現，裏邊多了一個被銬鎖的人，也是身穿校服的，却又戴着眼鏡的瘦長年青人。

喝叱着，議論着，年青人被驅趕着上了車。警車又發出刺耳的尖叫，揚塵而去。

新坐上這輛囚車的瘦長年青人，叫陳彼德，今年十九歲，是一間英文書院F.5的學生。他的神情並不顯得過份的慌張，不過也微微抖着身子，俯着頭，望也不望同車的兩位同學一眼。

他也許在想着什麼吧？一個人碰上面臨厄運的時候，總是會思慮許許多多已經或將要發生的事情。

他在想再過幾天便開始的會考不能參加了嗎？他在想法庭開審的時候自己將是副什麼樣子嗎？他在想今早天濛濛亮時三個人幹的那回事嗎？他在想還不知情的可憐的媽媽嗎？

天色已經接近黃昏了，頭髮開始斑白的媽媽，這時候該在半山那個悶熱的廚房裏，像往常那樣忍受油鍋蒸騰着的嗆喉的氣味，替主人家做餸

榮。

她已經這樣做了二十多年了。結婚不久，爲了幫補家計，媽媽就開始了她漫長的女傭生涯。

生下他的那年，爲了照顧他，媽媽改在家裏替人洗熨縫補，爸爸呢，就更加辛勤地在碼頭加班工作，一家人縱然過得很困苦，但並不缺乏家庭的溫馨。

沒想到，他三歲的時候，有一天，辛勞積疾的爸爸，在碼頭的橋板上，扛着貨包，一個踉蹌蹶下，就此一瞑不起了。

爲了帶大他，抹乾了眼淚的媽媽，只好忍着剜心般的疼痛，把他送進了孤兒院，自己又到富裕人家中當女傭去。

還有着媽媽相依的孩子，誰捨得送去孤兒院呢。但媽媽的苦心，除了他，又有誰知曉呢。爲了他，媽媽想得很深、想得很遠。想到將來要供書教學，想到要撫育他成材，她不能不含辛茹苦去攢幾個錢，她不能不忍心母子的暫時分離，她不能不把他放置在一個缺乏母愛的環境裏。

「彼德！」聽到這一聲親切的叫喚，他就知道媽媽看他來了。只有在這個時刻，他才忘却孤兒院給他的孤獨感，得到片刻的歡樂。可是當媽媽對他說「彼德，媽該走了」的時候，他眼前又浮現那給他起這個名字的、管制着他的修女那副冷酷的面孔。

忘不了那一天，他七歲生日那一天。天空是湛藍湛藍的，園裏的杜鵑花是殷紅殷紅的。媽媽又看他來了，他沒嘗看見媽媽那般高興過。媽媽牽着他的手，離開那幢黑洞洞的樓房，邊走邊對他說：「彼德，媽送你去讀書，你再也不用回孤兒院來了。」

他多麼開心，儘管小小的心靈裏仍然深埋着對孤獨的恐怖，但從今天起，他已經可以和媽媽相依作伴，媽媽再也不用十天半月才見着他一面，彼此再也不用爲匆匆的離別而傷心掉淚了。

他進了學校，過着和孤兒院截然不同的生活，有那麼多同學和他嬉戲遊玩，有不少功課要他努力去溫習。但是，孤獨的感覺還在齧咬着他的心。他只是寄居在媽媽的一個熟朋友的家裏，媽媽還是仍舊要十天半月才能見他一面——一個月放兩天假，那是主人家的規定，她還得靠做女傭的收入培育他呀。

孤獨的感覺，伴隨他年齡的增長而加深。爲了驅走這個幽靈，只要有人願意向他伸出雙手，他便會連忙攀附過去，握着，跟隨着，不管走到什麼地方。走進一個五光十色的世界也好，走進一條黑漆陰森的街巷也好，

只是不要讓他空着雙手，亂抓着四周流動的空氣，處身在一個空蕩蕩的只響着不絕的回聲的空間。

他那些同學，也就是他那些朋友，五七個人同一個班級裏，被人稱作「死黨」。乍看起來，他們確也義同兄弟，口袋裏的錢是不分彼此的。當然他只是個窮學生，但他那幾位「兄弟」，家裏却似乎頗有幾個錢，所以經常不會缺乏花費的。爲此他很感激他們，也感到很溫暖。

也許是長大了吧，也許是身爲快將畢業的中學生了吧，更多的，也許是「派對」、酒吧、歌廳那類場合給他的濡染吧，他已經懂得什麼叫「派頭」，學着他的同伴着意的裝扮自己，從衣飾到髮型，細心得有如一位時髦的花花公子。

不得閒的媽媽，很難管束他。但是，眞正疼愛孩子的媽媽，儘管少見孩子的面，也不難覺察孩子身上的種種變化。每當有機會和他在一起時，媽媽就苦口婆心地從旁勸導他，告訴他當女傭的辛酸，告訴他這十多年來生活的不易，告訴他要學會自己管束自己。媽媽的話是委婉的，媽媽從來沒對他嚴詞訓責，因爲她心裏總懷着一股對他歉疚之情。

每聽到媽媽的申訴，他就流着淚。可是，淚水裏，閃爍着的不是痛悔，而是他內心深藏着的自卑。他自卑媽媽爲了自己要去當女傭，他自卑女傭的孩子要忍受失減母愛的孤獨，他自卑自己還沒有能力去找很多的金錢。因爲他一直認定，一切都是錢之過，他憧憬着「老子有錢」的一天。

啊，那一天，豪華的住宅裏，媽媽坐在漂亮的沙發上，高興地望着他和朋友們開「派對」，有人奠菜，有人捧酒，有人招呼客人，媽媽什麼也不需要做。

「只要有錢，什麼辦不到呢！」他很讚賞那幾位「兄弟」的這個見地。

他更無心向學了，他更放任自己了。在這些日子裏，媽媽離他更遠，搬到九龍一個半山區的新主人家裏去。新主人家更苛刻，沒有一定的放假日子給媽媽，媽媽只能覷主人不在家的時候，通過電話才不時聽到兒子的聲音。

送虎年迎兎歲，過年的歡樂氣氛洋溢在每一個家庭。他寄居的家裏，雖然經濟並不很寬裕，但多多少少也辦了一些年貨，囑他叫媽媽回來一道過年。

可是，媽媽在電話裏的聲音，帶着强忍着的哽咽，說主人家這邊忙得很，人客多，酬酢忙，工夫緊得分不開身，要他在叔叔嬸嬸那邊高高興興

過年。

他那能高興得起來呢？大年夜吃團圓飯的時候，他悄悄走出寄居的家，也沒有赴那幾位「兄弟」的約，孤零零的一個人在街頭躑躅。

逢年過節，倍增的孤獨感總要襲上他的心頭，像幽靈驅不走，趕不開。媽媽不在身邊的這個大年夜，使他自卑的心，愈難仰制傷感的淚。在幽暗的街角，他咬着牙齦，猛捶着路邊的欄杆，在心底放聲叫着：「錢！錢！錢！這金錢堆起的社會！」

他的心思向誰透露？他的情緒向誰發洩？他以爲這個冷酷的社會是沒有人理解他的，除了那幾個日夕相處的「兄弟」。

「兄弟」畢竟摸透他的心。他們哼着「人生如賭博」的調門兒，笑嘻嘻地勸他想開點。然後打開報上跑馬派彩的消息說：「一個冷門跑出，有幾十萬分派，唔發達都幾難！」

僥倖的心理，最易灌入空虛的希望中。他們這幾個學生哥，也學人們到茶樓刨起馬經來。下注，四重彩；下注，六環彩；下注，孖寶；下注，單式；下注，複式；下注……下注……

什麼都下過了，什麼都試過了，兩個月來，他沉浸在博彩的狂熱裏，一到跑馬的日子，就借故逃學，把節衣縮食剩下來的零用錢，和幾位「兄弟」合份湊數向馬場進貢。失望和落空並沒有使他的熱度冷却，正如「兄弟」們所說的，「輸一場就多認識幾匹馬，多認識匹馬就加添一分中彩的成數。」還眞是「物有所值」哩！

在落空中他們也確已積累了賭徒的「經驗」。爲了把賭中的成數增高，單式不如複式，複式不如大包圍。可是，那幾個湊起來的零用錢，夠得上去「大包圍」嗎！

「不大包圍也來個小包圍。」他們當中一個說。小包圍？數字也不夠呀！「大丈夫，一不做二不休，不會從別人的口袋裏掏？」另一個說。

於是，今天早上天濛濛亮，他們三個抽到「掏」簽的，便聚攏到一起，爲「小包圍」去湊數。

他們的胆子也眞壯，一邊窺伺目標，一邊嘻哈談笑。可也是，誰會想到穿校服的學生哥，竟是……

目標很快就抓準了。一個揚着削蘋菓的小刀，一個箍着那猛擰着的頸，一個就飛快地往那西裝筆挺的口袋裏掏。一霎眼的工夫，什麼都做好了。

在分散逃走的時候，他回首一看，那個驚魂甫定却又不甘損失的人，正向着掏他口袋的猛追。

「追不上的，他的年紀那麼

大。」他安慰着自己，到寄居的家，伴稱頭痛，就倒在床上。

他耐心地等着電話，等着那幾位「兄弟」約他在那間茶樓聚首，他謀算着該劃那幾條馬纜，他想到大伙兒興冲冲地簇擁着走向投注站進行「小包圍」的情景，心裏就不禁樂起來。

時間是漫長的，空間是沉寂的，他寧靜的心在漫長和沉寂中，好像天空移動的浮雲那樣，開始顯得有些散亂、有些晦暗。

當門鐘響起，有人去開鐵閘的時候，他發覺自己的確已經進入了「小包圍」——另一種的「小包圍」了。

他的心再也樂不起來，不過，也僅是抖顫了一陣。他明白了自己眼下的處境，再抖顫也是不頂事的。

他並不孤獨，而今坐在這輛黑色的車上，除了幾張陌生的、虎視耽耽的面孔外，還有兩個熟悉的頭低俯着，一聲不吭地低俯着。

「一切都會輕判的，因爲自己還是個學生。」他斜睨了一下身邊陌生的幾張面孔，心裏喃喃獨白，好像實在了許多。可是他一閉上眼的時候，彷彿看到了母親那張在暮色中顯得異常失望和蒼老的面孔，他的心再也不能平靜，只是一個勁地在猛烈抽搐……

校協戲劇社七周年紀念演出

五幕寫實劇 棲上

九月二十日（星期六） 三時・八時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日）十時・三時・八時

利舞台

票價：三元・五元・大堂前座六元半

聯絡：H-716895

作迹　陳　　（寫速）道地尼堅

3 1761 11926539 5

海洋文藝

第二卷第九期

一九七五年九月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三號地下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NO. 3, ON NING LANE,
SAI YING PUN,
HONG KONG

發行：利源書報社
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一號

印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北角英[illegible]

定價港幣二元

per
PL3119
.H6
H33
v.2:no.9
(1975:Sept.)
CANADA_HK